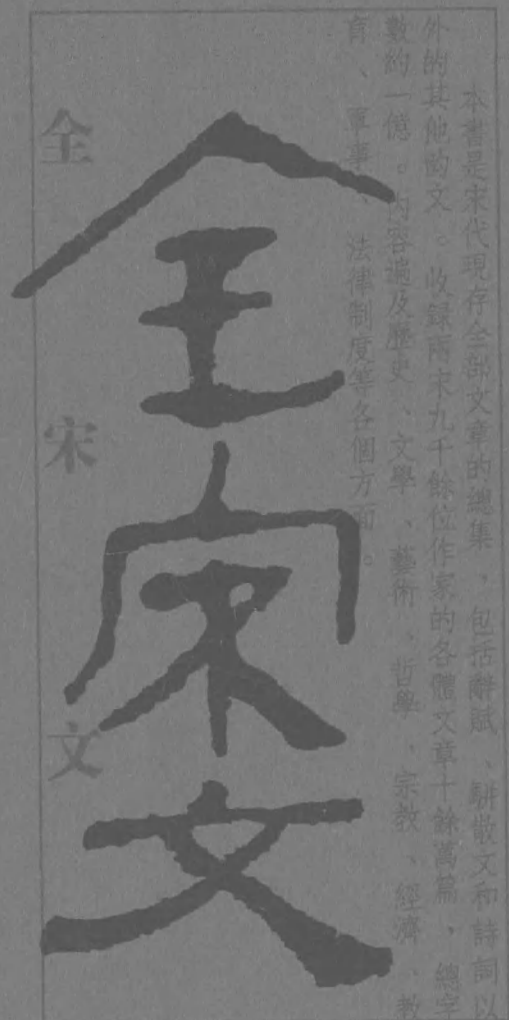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六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九九三

樓鑰 九四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一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一一

全宋文卷五九九四

樓鑰 九五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一六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二一

盛夫人墓誌銘……………二三

江元適墓誌銘……………二四

知嵯縣季君墓誌銘……………二六

全宋文卷五九九五

樓鑰 九六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三〇

洪子忱墓誌銘 三三

蔣德言墓誌銘 三六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三八

鮑明叔墓誌銘 四二

全宋文卷五九九六

樓 鑰 九七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四四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四九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五三

全宋文卷五九九七

樓 鑰 九八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五七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六〇

高端叔墓誌銘 六二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六六

全宋文卷五九九八

樓 鑰 九九

孺人俞氏墓誌銘 七〇

趙明道墓誌銘 七二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七四

周伯濟墓誌銘 七六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七八

全宋文卷五九九九

樓 鑰 一〇〇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八三

黃仲友墓誌銘 八七

趙深甫墓誌銘 八九

安光遠墓誌銘 九一

全宋文卷六〇〇〇

樓 鑰 一〇一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九四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九八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一〇〇

全宋文卷六〇〇一

樓 鑰 一〇二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一〇八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一一一

績谿縣尉樓君墓誌銘 一一三

戴伯度墓誌銘 一一五

駱觀國墓誌銘 一二七

全宋文卷六〇〇二

樓 鑰 一〇三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一二〇

參議方君墓誌銘 一二四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一二九

全宋文卷六〇〇三

樓 鑰 一〇四

林府君墓誌銘 一三三

戴俊仲墓誌銘 一三四

通判姚君墓誌銘 一三六

王夫人墓誌 一三九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一四一

全宋文卷六〇〇四

樓 鑰 一〇五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一四五

司法晁君墓誌銘 一四九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一五一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一五五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一五八

全宋文卷六〇〇五

樓 鑰 一〇六

周伯範墓誌銘 一六一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一六三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一六五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一六七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一六九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一七一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一七四

全宋文卷六〇〇六

樓 鑰 一〇七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一七七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一七九

瑞巖石牕禪師塔銘 一八一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一八四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一八七

全宋文卷六〇〇七

樓 鑰 一〇八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一九〇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一九四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一九六

宋金部郎鹿何墓誌銘 一九九

全宋文卷六〇〇八

樓 鑰 一〇九

故皇子肅王埶興靈前夕敕祭祭文 二〇四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二〇四

祭龔參政茂良文 二〇五

祭謝樞密廓然文 二〇六

祭王丞相淮文 二〇六

祭羅樞密點文 二〇七

祭趙觀文彥逾文 一 二〇七

祭趙觀文彥逾文 二 二〇九

祭趙侍郎粹中文 二一〇

祭莫侍郎叔光文 二一一

祭陳閣學居仁文 二一一

祭史敷文彌正文 二一二

祭王侍御伯庠文 一 二二三

祭王侍御伯庠文	二	二二三
祭王侍御伯庠文	三	二一四
祭薛寺正季宣文	一	二一四
祭薛寺正季宣文	二	二一五
祭鄭龍圖伯熊文		二一五
祭呂太史祖謙文		二一六
祭呂寺丞凝之文		二一七
祭從舅汪刪定大辯文	一	二一七
祭從舅汪刪定大辯文	二	二一八

全宋文卷六〇〇九

樓 鑰 一一〇

祭姜總管文		二二〇
祭劉宜人文		二二一
祭史宜人文		二二一
祭族兄心上人文		二二二
祭謝雲臺傑文		二二三

祭周通判去非文	……	一二三
祭陸提刑洸文	……	一二四
祭趙安國鎮文	……	一二五
祭張梅州祖順文	……	一二五
祭趙運使善忬文	……	一二六
祭舒簽判琬通判璘文	……	一二六
祭從兄少微縣丞文	……	一二七
祭李府君文	……	一二八
祭表兄馮藉田端方文	……	一二八
祭叔父郴州文	……	一二九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	一二〇
祭伯母馮恭人文	……	一二〇
祭王樞密剛中文	……	一二一
祭鄭衡州若容文	……	一二二
祭趙路鈐不枯文	……	一二二
祭徐少卿子寅文	……	一二三

祭趙恭人文……………一三三三

祭袁通判章文……………一三三四

祭魏丞相文……………一三三四

祭王令人文……………一三三五

祭劉宜人文……………一三三六

全宋文卷六〇一〇

樓 鑰 一一一

祭王參政之望文……………一三三七

祭劉衢州朔文……………一三三八

祭王詹事十朋文 一……………一三三九

祭王詹事十朋文 二……………一三三九

祭薛寺正文……………一四〇〇

祭鄭司法頡文……………一四〇〇

祭陳司戶僖文 一……………一四〇一

祭陳司戶僖文 二……………一四〇一

祭湯寧海烈文……………一四〇二

祭陳安人文	二四二
祭劉天台孝憲文	二四三
祭周侍郎文	二四三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二四四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二四四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	二四四
安穆安恭皇后改諡告太廟祝文	二四五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二四五
奉上孝宗皇帝諡冊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諡冊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	二四五
孝宗皇帝諡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二四六
孝宗皇帝欝宮神圍除去鋪屋窠木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永思陵祝文	二四六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柘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祖宗神主于初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二四七
權奉安神主祝文	二四七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二四七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二四八
啓欝	二四八

前夕日初昏奏告	二四八
發引時前祭告	二四八
啓奠行禮	二四八
祖奠行禮	二四九
下皇堂時前奏告	二四九
掩轡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	二四九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二四九
至櫓宮奏告帝后祝文	二五〇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宮鼓吹導引曲	二五〇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二五〇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二五一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祖宗帝后祝文	二五一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二五一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室帝后神主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室祝文	二五二
還殿正奉安祝文	二五二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以俟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二五二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祝文 ····· 二五三

天地 ····· 二五三

宗廟 ····· 二五三

別廟 ····· 二五三

太社太稷 ····· 二五四

太一宮 ····· 二五四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思陵永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櫨宮表文 ····· 二五四

全宋文卷六〇一一

樓 鑰 一二二

改元奏告祝文 ····· 二五五

天地 ····· 二五五

宗廟 ····· 二五五

社稷 ····· 二五六

太一宮 ····· 二五六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 二五六

天地 ····· 二五六

宗廟 二五七

社稷 二五七

諸陵諸櫓宮表文 二五七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還正殿奉安祝文 二五七

奏告太廟祝文 二五八

春分前修飾櫓宮奏告諸陵祝文 二五八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二五八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二五九

陰雲不見交蝕祭謝祝文 二五九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櫓宮表詞 二六〇

改元嘉定奏告祝文 二六〇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二六〇

宗廟諸陵 二六〇

太社太稷 二六一

太一宮 二六一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二六二
諸帝旦表	二六二
諸后旦表	二六二
諸帝望表	二六二
諸后望表	二六三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二六三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櫨宮香表詞	二六三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	二六四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瀆	二六四
宗廟別廟	二六四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二六四
禳蝗祝文	二六五
天地	二六五
社稷	二六五
酺神	二六五
雩祀祝文	二六六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二六六
上帝	二六六
太宗	二六六
皇地祇	二六七
再奏告宗廟別廟	二六七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二六七
內中禳蝗文	二六八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	二六八
天地	二六八
宗廟	二六八
別廟	二六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二六九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二六九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二六九
祭告酺神文	二七〇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二七〇

台州謁廟祝文 二七〇

東嶽行祠 二七〇

靈康行祠 二七一

諸廟 二七一

靈康正廟 二七一

全宋文卷六〇一二

樓 鑰 一一三

辭廟祝文 二七二

先聖 二七二

諸廟 二七二

温州謁廟祝文 二七三

先聖 二七三

諸廟 二七三

祭酺神祝文 二七四

辭廟祝文 二七四

先聖 二七四

諸廟	二七五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二七五
一	二七五
二	二七六
三	二七六
四	二七六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二七七
三代并陪葬位	二七七
先君工部	二七七
土地	二七八
畢工奉安神主	二七八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	二七八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二七九
海神廟祈雨祝文五首	二八〇
一	二八〇
二	二八〇

三		二八〇
四		二八一
五		二八一
迎神像行道祈雨祝文		二八一
海神廟謝雨祝文四首		二八二
一		二八二
二		二八二
三		二八二
四		二八三
海神廟祈晴祝文二首		二八三
一		二八三
二		二八三
海神廟謝晴祝文		二八四
海神廟祈雨雪祝文		二八四
海神廟謝雪祝文		二八四
海神廟發海舟祝文		二八五

海神廟禳謝颶風祝文三首 ····· 二八五

一 ····· 二八五

二 ····· 二八六

三 ····· 二八六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 二八六

一 ····· 二八六

二 ····· 二八七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 二八七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 二八七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 二八八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 二八八

平水王禱旱祝文 ····· 二八九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 二八九

祭勾芒神祝文 一 ····· 二九〇

祭勾芒神祝文 二 ····· 二九〇

春賽諸廟祝文 ····· 二九〇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二九一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二九一
先聖	二九一
兗國公	二九二
鄒國公	二九二

全宋文卷六〇一三

樓 鑰 一一四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二九三
滿散朱表	二九三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祝壽道場青詞	二九四
滿散朱表	二九四
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二九四
滿散朱表	二九五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二九五
滿散朱表	二九五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二九六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二九六

滿散朱表……………二九六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二九七

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二九七

皇帝本命萬壽觀青祠……………二九七

滿散朱表……………二九八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二九八

滿散朱表……………二九八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二九九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祠……………二九九

滿散朱表……………二九九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三〇〇

滿散朱表……………三〇〇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祠……………三〇〇

滿散朱表……………三〇一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祠……………三〇一

滿散朱表	三〇一
太一宮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醺青詞	三〇二
滿散朱表	三〇二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醺青詞	三〇二
滿散朱表	三〇三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醺青詞	三〇三
滿散朱表	三〇三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三〇四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	三〇四
先君九幽青詞	三〇四
先君九幽青詞	三〇五
疏意	三〇五
母氏醺謝醢蓋青詞	三〇六
保安醺青詞	三〇六
疏意	三〇七
丁巳本命醺青詞	三〇七

疏右語 三〇八

全宋文卷六〇一四

樓 鑰 一一五

東樓畢工醺謝青詞 三〇九

政府襍火青詞 三一〇

保安醺青詞 一 三一〇

保安醺青詞 二 三一〇

下元設保安醺青詞 三一〇

奉使回程醺謝青詞 三一〇

森秀菴畢工醺謝青詞 三一〇

仲舅九幽青詞 三一〇

禱旱青詞 三一〇

疏意 三一〇

謝雨青詞 三一〇

人日設醺青詞 三一〇

疏意 三一〇

禱禳風潮青詞	·····	三一六
郡治禳火青詞	·····	三一六
叔祖母九幽青詞	·····	三一七
杜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	三一七
景孟舅奉使還醮謝青詞	·····	三一八
九幽青詞	·····	三一八
季舅九幽青詞	·····	三一九
疏右語	·····	三一九
馬氏建黃籙醮青詞	·····	三二〇
城中禳火青詞	·····	三二〇
疏右語	·····	三二一
從子伯時九幽青詞	·····	三二一

全宋文卷六〇一五

樓 鑰 一一六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	·····	三三二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	·····	三三三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三二三
重明節功德疏四首	三二三
一	三二三
二	三二四
三	三二四
四	三二四
瑞慶節功德疏五首	三二五
一	三二五
二	三二五
三	三二五
四	三二六
五	三二六
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三二六
東宮	三二六
太子妃	三二七
宗正司	三二七

温州守	·····	三二七
放生疏文	·····	三二八
皇后生辰功德疏三首	·····	三二八
東宮	·····	三二八
太子妃	·····	三二八
皇孫	·····	三二九
皇孫生辰功德疏	·····	三二九
金山寺水陸疏文	·····	三二九
普覺觀音祈雨疏文六首	·····	三三〇
一	·····	三三〇
二	·····	三三〇
三	·····	三三〇
四	·····	三三一
五	·····	三三一
六	·····	三三一
迎請普覺觀音遶城行道祈雨疏文	·····	三三二

普覺觀音謝雨疏文四首 ····· 三三二

一 ····· 三三一

二 ····· 三三三

三 ····· 三三三

四 ····· 三三三

普覺觀音祈晴疏文三首 ····· 三三四

一 ····· 三三四

二 ····· 三三四

三 ····· 三三五

普覺觀音謝晴疏文二首 ····· 三三五

一 ····· 三三五

二 ····· 三三五

開元寺迎請普覺觀音祈雨疏文 ····· 三三六

普覺觀音祈雨雪疏文 ····· 三三六

普覺觀音謝雨雪疏文 ····· 三三七

普覺觀音祈禳颶風疏文 ····· 三三七

海神廟禳風供斛疏文	三三八
郡治祈雨供斛疏文	三三八
淨光祖佛謝雨疏文	三三九
送蒲杓潭聖水供斛疏文	三四〇
普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三四〇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三四一
獄空道場疏文三首	三四一
一	三四一
二	三四二
三	三四二

全宋文卷六〇一六

樓 鑰 一二七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首	三四三
一	三四三
二	三四四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三四四

右語附	三四五
持誦三經發願文	三四五
鵝湖已老住温州淨光疏	三四六
丹丘同老住鴈山崇德疏	三四六
皇甫道錄住玉隆宮疏	三四七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巖疏	三四七
昕老住台州寶巖疏	三四八
雪庵瑾老住天童疏 一	三四八
雪庵瑾老住天童疏 二	三四九
真濟爰老住慶元湖心疏	三四九
雲老住育王疏	三五〇
靈隱觀老奉敕住天童疏	三五〇
呂妙嚴求僧疏	三五〇
西山行者求僧疏	三五〇
陳如璧求僧疏	三五〇
王妙容求僧疏	三五〇

温州北山隱清修造疏	三五二
開元觀修造疏	三五三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三五三
化經幢疏	三五四
臨安縣葬遺骸疏	三五四
慶元府砌街疏	三五五
環村建橋疏	三五五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三五六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三五六
開元寺修造疏	三五七
白水鑄鐘疏	三五七
修董孝子廟疏	三五八
慈溪崇壽觀修造疏	三五八
建井亭疏	三五九
妙應院作塗田疏	三五九
岳林寺作塗田疏	三六〇

修戒壇疏	三六〇
慈溪縣建夾田橋疏	三六一
東湖二靈山鑄鐘建藏疏	三六一
龍潭法海院起殿疏	三六二
象山棲霞觀起殿疏	三六二
黃州雪堂建思賢寺疏	三六三

全宋文卷五九九三

樓 鑰 九四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舜，舜生棟，是爲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產，居邑中，不治他事，篤于教子。母鄭氏繩之以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無爲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于世澹

如也。後總領李公蘩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爲病。公作《漢中行》以諷，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攷滿，用舉主關陞爲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無告甚衆，終不訊一囚。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權民以養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今千里漕粟，商因爲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爲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椿積？以一路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爲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孝宗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趣召。既至，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爲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略以爲：「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爲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

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攷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爲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恥，大害大憂，而爲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爲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說，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陞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爲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爲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虛日。前朝號爲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

削，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爲帝。今之郡鎮，即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爲學之道，要當

體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爲嚴師。于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謂人曰：「黃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爲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嘗侍宴宮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主意主安靜之說，因循寢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接伴金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使者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遑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來使語塞。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

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即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爲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爲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爲之蔽，雖以太宗之于徵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某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爲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爲之，因爲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國大半陷爲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觀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無不爲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寢削弱，復勸太上以右武爲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請權撥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無所施用。都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

命，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爲翊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對便坐。又爲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慶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關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黃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歲，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爲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爲，是非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且陛下新即大位，初臨萬幾，虚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

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爲？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爲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鑑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獎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拂然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爲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

因條舉曰：「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于學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不以爲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徵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疏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徵生于今時，其所以爲陛下憂者又

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不關於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堂禮頓使。公疾寢羸，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爲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蓋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爲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爲國之不幸也。丞相爲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爲拘拘。平時于利害是非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爲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輒懽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算。其爲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攷，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愛田間，與耕夫爲伍，此時稻芋蓊然，豆飴藜羹，山中

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鏜、前進士何伯巽。鑰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膽相照，傾倒無不盡。嘗笑謂鑰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瑾以請銘于鑰。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人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己也。惟左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于石，而系之以銘。銘曰：

井絡之區，爲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巖劍門，山險地偏。勢連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蜿蜒。萬山之中，乃生斯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輔以學力，窮探本源。移孝爲忠，立朝卓然。大放厥辭，亶亶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累年。引經據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爲，執之彌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旂。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心震悼，恩賁九泉。炳炳八圖，今寘經筵。殄瘁之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惟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爲知言！《攻媿集》卷九九。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潔者爲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爲薦。既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爲賻。公時纔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爲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厲精之初，既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爲稱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當爲，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攷之《周禮·天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爲難，而況廉恥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于用，而子卒爲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名上字從「卜」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吳越，爲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曾祖說，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師，寔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

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卿尚無恙，自欲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欲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考古，務爲有用，至今二王爲桃源之望焉。爲洪州豐城縣主簿，漕檄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却謁，叱鈴下卒迫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爲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冢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爲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難從，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爲之股栗，公亦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爲兵，防江守城，爲大軍聲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無益備禦者七條。且言舊嘗爲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萬。完顏亮深入，乃無一人爲用。敵退，起焚官寺，聲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

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爲真。葉公去國，公亦遭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內引奏事，尤加褒納，至漏下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移知湖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全年逋欠，奏公鑄兩秩，不辯也。又爲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還朝，盡變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公不爲屈，復辯析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無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勢必不勝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以利害不及身，遂爲詭隨，以欺陛下？」移公漕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其說。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乏，民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嚴譴而法果變矣。爲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淮南。以職事修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使者之非儀，折僨者之踞肆，無不聳服。太上皇帝踐阼，賜金紫，遷宗正少卿。自以任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太府卿。丐外，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以末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既再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屬疾，却藥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渙，皆蚤世。澤，文林郎，監紹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洌，出繼少卿爲曾孫。女六人：文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武節郎、閤門舍人開封朱龜年，同郡樓鏞，

將仕郎、延平陳仲紱，宣教郎、新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婿也。一幼亡，今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八：頤之、頤之、額之、顯之、頤之、頤之、穎之、顥之。先一年，顥之卒。孫女五：長適同郡樓滌，次適昆陵張簾，餘未行。曾孫男四：惟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孫以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爲午嶺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于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回奪。尤安義命。置禍福于度外。始則不畏上官之嚴，久益自強，雖壓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辯之。仕以此多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踣而復振云。平生惟是之行，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何爲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干名于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奇甫者，知名士，自號七澤老漁，作《蔣周翰傳》，具載始末。公嘗刻于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數十言，則公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賢相知甚衆。孝宗擢公于下僚，獎待尤渥。漕淮南時，或言鎮江軍帥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其事。公爲辯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敷，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挂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忘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爲多，號「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爲人。少嗜山谷詩，

造詣已深，爲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爲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妹，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今爲蘄州，正民倅天邑。鑰不肖晚出，以威姑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予特異。比點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歸而相得愈歡，以爲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鑰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梧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曰：

士爲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典刑，今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繫爾後人，尚其似之。《攻媿集》卷九九。

全宋文卷五九九四

樓 鑰 九五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勳繼登進士科，提舉疎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奏子，興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鑰既銘太府之墓，纔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燮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撫其大概，爲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從「卜」從「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

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夫死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鞫，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寮屬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黃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爲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譽，不期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枏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間言。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慚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喟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

差知澧州，陛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到郡，帑庾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期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鑰記之。由是人心闡懌，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賅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內，深稱上意，遂知蘄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窶，鮮有蓋藏。遇霖雨，至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輻湊。又念歲收纔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爲遏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治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爲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勸止不聽。比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于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于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嫌于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今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尉；湏，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毘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天，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隲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穽險巖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于人，自爲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真淳，力薦于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枻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己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

與無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即鑰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祔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歛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澹，有《荊澧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遽已矣！此鑰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爲，勇于施舍。麾節倦遊，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攻媿集》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奔，字元應，明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爲鄉先生，登第，主廬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肖，正議之季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貫。句讀音訓，攷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讎校，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澹于榮利，少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爲場屋文，而學問益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爲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沈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罄先世家產四分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爲憂。夫人捐金募人窖藏，至今得爲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剎，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爲人樂易，無少長與之無間。豪飲劇談，衮衮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

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壻也，一早亡。孫四人：鋹、醵、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爲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寔先祖少師之從第，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鑰自念生晚，少見前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歷能記餘論，又爲字鑰以「大防」也。嘗爲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大觀，欣戚泯絕。不亡者存，厥有高節。

變彼賢配，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玫瑰集》卷一〇〇。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偕，德興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場屋，各明一經，號六經家。孺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今爲通直郎，賜緋魚袋，寔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重，遂爲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衽危坐，一語不妄發。有所疇答，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閨內雍如也。孺人厚貲裝嬪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沖靚，食不兼味，裘葛無副，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意，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藏年始髻鬣，文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爲之嘉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惰容。妾媵有過，告諭至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淳熙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遂革。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年休致，明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松陽令；葦，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蘧，先卒；曰芹，曰藹，曰蒼，曰藝，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杲、昭孫、叔

旦、會孫、皓孫、魯孫、晚孫。孫女六：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爲吾母所鍾愛。宦學垂二十年，輒不偶，無以奉一日歡。隨牒遠方，又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無窮之悲。」予于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偕老，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于無窮。《攻媿集》卷一〇〇。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君之賢于其鄉之秀士（二），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沔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爲己爲本。手抄《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陳公杲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張出，是爲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沒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夬俱無後，龔氏以官予外孫壻臧珙。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廼及其友壻臧瑛。既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

夫舉不利，絕不爲舉子語。既遭外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爲「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中閫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凡，不勞而辦。不事生產，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貲息日倍，人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日出就外寢，焚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以毋忘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寔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多，藏于家，未傳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于用，乃翛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門有用之學，上可以爲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使從政，觀至人與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爲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爲之銘。銘曰：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不用于世。淑諸人者，抑君之細。命雖匪長，後其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忘。《攻

媿集》卷一〇〇。

〔一〕其徒江君：原作「其江徒君」，據叢書集成本乙。

知嵯縣季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諂。至于出入經史，動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夫相與傳誦。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繹前說，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爲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齎志而歿，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超，爲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髻，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恙，與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與閨

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邃，不見圭角。閣學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孺人憂，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嵊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浦高弟于恕、郎曄，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勵，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爲便。閩有僊湖，爲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興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爲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爲盜以希賞，連帥丞相陳申公命君鞫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引經之決。剡民張僖之子爲盜所戕，疑怨家黃氏爲之，黃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證，僧自誣服。君獨以爲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爲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

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聞丞之才，常下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分糴。民爲之謠曰：「飢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爲縣，又遭洊饑，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舉一道荒政，尤詳于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十七鄉，凡爲賑糴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爲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爲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于長而後行。及爲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爲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剡中耄穉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與不識皆喏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衆，亦有欲薦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爲，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爲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爲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敖。」聞者踴之，亦以是終不得爲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鄰下。有

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卷，藏于家。爲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靜寧，欲爲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顧非命耶？諸子將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來求銘。鑰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讀之，相與益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于行事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爲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畧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鑑而切時務。紬繹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勸沮。嗚呼，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玫瑰集》卷一〇〇。

全宋文卷五九九五

樓 鑰 九六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爲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柬之諡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未幾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旼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于塵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吏師。

公年尚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于傍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既至，剿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全活者衆。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陛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采自奮勵，聽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即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采，舉衆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廋隱，隨即擿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

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跡，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複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朽然，八閱月而罷，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儉勤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贅倅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

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于鑰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辦。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亡，視此銘鏤。《攻媿集》卷一〇一。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修作州，摩撫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乃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愴然其不能自己也。子忱諱繫，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大父擬，紹興初爲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諡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國軍在城酒稅。未赴間，以綱賞循右修職郎，改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無敢犯者。樞密林公安宅時以戶筵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僞，白林公。公治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兩賢之。秩滿，陞右

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苗米五百餘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君爲閱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尚書汪公爲代，問寮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善君。督捕茶寇，引以自隨，無一日不同艱難，功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後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囚繫滿獄。君深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冤。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訟者究詰之，皆無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五人救焚甚力，徹旦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無德色。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事，民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晰，丞竟罷去。郡將芘之，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爲，逋負不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頽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無所得食，斂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糴。間有無貲者，以私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次舉行，無不極其至。已而甘澤霽霈，謠誦相聞。疫癘繼作，飭鑿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縣庠，弦誦不輟。有刲股以奉母者，獎勵有加，邑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七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爲之圖。糴及三之二，從漕司和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斂之煩。林公枏嘉其意，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

惓惓三請，謂不及今爲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其言，而君不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禱雨得疾，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縣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發之女。男五人：柟孫、棣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某里。君天資孝友，推誠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羸，又益以曾孺人橐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芑爲邵陽從事，逢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貳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辯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爲求直于有司，而君已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爲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爲二年，莅事之日纔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圭租，有升斗之

羸，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胸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爲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齎志以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攻媿集》卷一〇一。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世吏師，威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浹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己，殆無一人議

其後。纔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闔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于門。喪舟之行，耄稚長號江滸，雖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剗心好問，進進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爲謳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山亭侯者，代爲聞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海縣太丘鄉富都奧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嫻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匱，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

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于前，幾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況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二女，爲欲得快女壻。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壻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壻俱名薦書，即德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攻媿集》卷一〇一。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爲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

父諱暹，贈少傅。父諱綰，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榷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璫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林鄉桃花西奧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爲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歿于壯歲，叔氏寢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然亦不强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擊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心通類解，記輒不忘。發爲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問，其故作歷舉，不遺一字。商榷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間出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

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爲君道，長養成就，當爲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勁弓，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徧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爲用。西帑最爲浩穰，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溫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稽程，調度偶闕，上下搏手無策，君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賄無不厭服，出錢纔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蓋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創簿，物以號別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爲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估而鬻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榷筦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矣。」既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以爲奇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擿發，旁通無餘。愕眙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趣辦，歲未終而額已溢矣。乙巳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俟駕興以

從。會宰執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勾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知君素深，自爲筦庫時，皆略去東閣苛禮，見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匍匐救喪，尤爲周盡。見有陷于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朝列皆爲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弔，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括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爲知己，談經論文，侃侃如也。執喪哀毀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戶之責，襄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峰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絕，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鑰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丐閒以歸，光祿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祿自永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爲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鑰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朝，復更爲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鑰遭外艱，銜哀星奔，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爲多。思欲一致泣謝未果，而以訃聞矣。間過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銘，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閼此一丘。尚爾後人，有發其幽。《攻

媿集》卷一〇一。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于余，余爲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既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過，友誼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刪定求分□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春，仲兄與余護先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弔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爲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刪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苦山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于書。多記經史子傳之文，喜爲人講說，纚纚可聽。以其餘力爲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爲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關，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皆嶷嶷自立。君尤篤

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閱人甚衆，交情終始，無纖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爲檜襻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纔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奧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黻彖，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詒。《攻

媿集》卷一〇一。

全宋文卷五九九六

樓 鑰 九七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譽，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四舉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固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暑之變。兩試胄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爲第一。登進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嶼，公介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爲辨曲直，皆明達平允。邑人相與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決于主簿。今太師嗣秀王時爲守，俾攝邑事，對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領而無撫字之寄。踰二期，三邑父老猶能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黨，郡欲奏以上賞，公言攝令捕盜，不足爲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典。嗣秀王爲奏，貸羣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聞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忽報改秩，知撫州臨川縣。縣在江

西最爲繁劇，公始視事，即爲文徧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爲條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縣久困于豫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爾，必不繼。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辦。有無額官地，歲入頗多，以資妄用，公白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比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郊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與立生祠于縣治，邑宰陸侃之記可攷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饑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舉士，備言文學政事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遷大理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事上之，凡萬餘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日益廣而姦僞益生。甚者唱爲任怨之說，竊徇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狹機巧之域，而無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來攘臂建議爭以爲功者，果何補歟？」壽皇嘉納。爲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重足以俟譴。公察其無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斷以一二年來，且有刑罰不均之歎。上覽奏開悟，得末減。平江民唐贊之獄，皆以爲凶惡，無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謂贓證無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攷官。六月，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陛辭，壽皇曰：「朕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爲己之心重，則愛民之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怠；得失之慮深，則伏節死義之風必泯。」上深然之。先嘗進《南北攻守類

攷》，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上又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學要須兼通天人。卿史學如此，經學又如此。」及臨遣，又曰：「卿向來學優則仕，今乃仕優則學，朕得人矣！」數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學文章，雖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日，躬走村落，撫慰飢羸，得戶四萬餘，口二十萬，通融諸郡常平之儲，盡以爲用。賑糶貸濟，三者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藥餌兼之，奏閣貧弱夏稅。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初行賑貸，或謂游饑，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負以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河渡四十五，歲入甚微，而豪民大爲民害，盡罷之。十三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讞議，州縣鬭訟，稽攷平反，細大不遺。纔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暴征苛斂之苦。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爲事，號爲材能者務趣辦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力之寬乏未始問也。故其視州縣如一體，有無緩急皆得上達，悉力以應之。諸郡所貸緡錢至十餘萬，俾守貳置籍，約以期年，優裕乃償，自是蜀東諸郡舉無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繁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以觀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供之數。郡守垂滿者莫不督責舊逋宿負，征商榷酤，肆行苛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効，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倘歸之有司按鞫，亦不免于死。萬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干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闔郡熙熙，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察宿弊，擇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隨低昂，聽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庠立學以教宗子，率知嚮學。持節東蜀凡三年，士民愛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丐歸，主管華州雲臺觀。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禱祈。及歸，羣稚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絕家事，獨處一室，圖史自娛。一日忽謂家人，將歸正寢，且欲自爲志。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瞑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也。娶錢氏，僅再歲而亡，贈孺人。再娶杜氏，祁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子男五人：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儼；次汝何，國子進士；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棗。孫男一人，崇揆，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餘姚縣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明，識見超詣。研精性命之說，發爲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其中，一諸儒之說于其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厚。晦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頤正出一編書，公以奏之上。孜孜好學，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寐。嘗即《國史》所載深求藝祖開創之微意，爲書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爲《皇朝聖政類編》。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考》、《晉載記年表》，皆行于時。又有《論語說》、《饒歌鼓吹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號《恕齋類藁》，藏于家。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仲弟善與同登科，季善譽亦以取應得官。女弟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

卒，訪其遺腹子爲之嗣，且厚給之。其他篤故舊，撫姻族，恩意稱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行郡例冊，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舉尤所盡心，苟賢矣，不待其請，舉奏牘面授之。其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以浼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强有力爲憚，所部肅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稱道之。公抗志不羣，砥節礪行，不泥紙上之空言，必欲施所學而見之行事。尚友古人，思與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攷求世故，貫穿今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有利于民，圖之甚于飢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在爲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勸勉富室買田與山，專爲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郡買田，各界郡文學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預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舉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將下于民。而官止于員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不可逃耶？鑰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與特厚。汝傳妙年躋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學以守素業。汝伋入太學，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汝傳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弗著。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爲儒門。公起孤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與之並。學貫經史，仕更麾符。學仕俱優，形于帝俞。平心濟民，一變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齋志何言，勒銘山阿。有子繼之，尚其不磨。《攻媿集》卷一〇二。又見《經義考》卷二八。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開封府祥符縣。曾祖瓌，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台州，今爲台人。公生于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墜于前，以裾承之，僅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窮自守，必欲以學奮身。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爲功。爾後獲盜不一，公謂此曹雖有兇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爲寬其獄，識者知其爲偉器。憲使程公大昌奇其才，薦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宗正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爲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閱日，兼權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爲文字官，制詞溫厚，真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避權貴。是歲爲殿試編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薦之。五月，除直秘閣、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鑿藥，衣不解帶。五年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

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毀盡禮。甫終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專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耶？」械以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他日，公不爲動，陰部勒以制其變，仍携家縱觀，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比訖事，無敢譁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人無知，不足以膏吾斧鉞。」叱遣之。效用又率其衆訴曰：「前日誣枉，已蒙辨明。而市井訛言不已，願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諭之，羅拜而退。爲出錢五十萬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利于民，欲罷官鬻而行鈔法，詔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卒如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萬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萬人隸荆南。分荆、鄂爲二軍，以襄陽爲都統，荆南爲副。未幾，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繳進。纔一年，均州報金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均人詢詢，謂必開邊釁。公知其妄，奮筆爲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無他。每歲敵騎多逼近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遠，敵騎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爲之出遊峴首，抵暮而歸，終以無事。赴鎮之初，遭歲洊饑，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恬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瀘州。叙人與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

時忘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弩，躬自教督，軍聲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貽書邛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素備，不忍戕民于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諜知蠻中有郭萬肆者最號桀黠，爲之主謀，致此邊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爾，恐復因此生事。」奏請縻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監。蠻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龍圖閣，再任。明年召還。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宗正少卿，尋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爲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在室。孫男曇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瞻蔚，隨事立就，議論通暢，灑灑可聽。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爲士林第一。醫卜星曆動皆精詣，琴奕雅鄭入手輒工。儀表瑰偉，神情灑落。唱第之日，壽皇屬目良久，簡記蓋有自矣。從游玉津，一發中的，亟被金帶之賜。在瀘南教士卒，衆列兩旁，百矢出帳中，蝟集帖上，無不駭服。至于攷辨鼎彝古物，遊戲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其他世故，叩之無窮。而又貫穿文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豪可察，而持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忤公意，幡然從之。故人樂自盡，公亦

不勞而事集。疏財容物，尤所難及。歷官雖久，用度之餘，隨以散施親舊，無所計惜。月給歲賦，旁及鄰里之鰥寡孤獨者。身後纔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之外，儲蓄無幾。暫攝檢正，于讞議之際，務從寬典，亦有譏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居鄉恭謹，無貴賤，與之均禮。閉門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私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北山之麓，取孔德璋移文中語列爲扁榜，泊然若與世相忘者。徜徉盡日，望之者以爲仙。平日有志事功，留意世務，擁麾幾遍東南。所至觀山川，問風俗，歷歷胸次，獨恨未識中原。張旆有行，欲周覽洪河大山，以贊國家規恢之略，而齎志以歿，薦紳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于家。鑰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與特厚。贅倅丹丘，周旋二年，見輒傾倒。嘗與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指授大略，則又曰：「謹之戒之，惟忍于殺人者可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即自言：「此行他無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曾傳《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時相過，論人窮達壽夭奇驗甚衆，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今年我當厄會，萬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兄弟來求銘，余亦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爲之銘。銘曰：

穆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武進，旋以文顯。一尉討賊，賞謝彝典。召對明光，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廬于桂，于襄于瀘。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拭圭北行。望舒感夢，卒止于卿。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齎志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慰孫子。《攻媿集》卷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龍，字舜臣，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令蘧，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追封昌國公，謚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于長興。先大夫宦遊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餘姚。公幼穎悟，疑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爲邑尉，二子與公同研席。公日記千言，下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古體著《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郡委受輸，庾吏以壓案銀來，公正色叱去，盡革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稱之。有民田在大江中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無親臨者，率不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掾，帥漕交薦。秩滿，調知武進縣，訟牒填委，剖析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縣爲士夫淵藪，豪民倚勢縱橫，歲輸殿諸邑，送使緡錢負數萬。公諭以理而嚴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箠，先期以足。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廬舍，將校邀賂。公不從，徙之礲埆地，倍費工力。公躬自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老于吏事者，

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才，事無小大皆與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歎，譽益聞。部使者列薦于朝，權知邵武軍。陛辭，所奏皆郡邑利民事。進止詳華，占對明辯，壽皇嘉納，且曰：「秀王之孫與卿同名，孰爲長？」公對曰：「臣爲兄行。」遂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爲歲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僚吏俸給至累月不支。公剗磔百弊，規畫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帑藏充溢，至今賴之。土俗慄悍，至白晝以刃相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爲之禁，俗爲衰止。嘗捕強盜至庭，公一閱知其非，縱釋之。邦人疑其太匆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歎，以爲神。有富民兄子尚幼，熏其目，又實毒食中，幽囚以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爲證，逾期不至，俾搜其家，得于僻舍，瞽廢骨立，非復人形。公爲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爲全人，真生死肉骨之恩也。興郡縣二學，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學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于御前，彊弩不能徹，而第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亦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耆艾遮道攀留，不可數計。憲使謝公師稷首以聞，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嶠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憂。服闋，除真州奏事，睿獎尤寵。儀真酒政廢闕，稅課日虧。公爲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社壇，百廢具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溫在東浙爲劇郡，人士尤繁。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學，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

屬吏。治豪猾，雪冤誣，或持短長囂訟者，得其情，不欲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鉅筭爲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僞爲符印以盜庫金，亦爲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吏重足一迹，無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謠誦轉聞，徙知婺州。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人尤樂之。纔閱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將盡，平生不泥佛老，不諂鬼神，不好機祥，不信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爲襁褓，使我爲畏死戀生者。」名醫四集，皆以禮遣之。又曰：「吾死無憾，惟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爲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能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簀之際，不但不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郵軍高郵縣尉。希一，泰州如皋縣尉。希白，湖州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薦胄監，未上禮部。希章尚幼，受遺澤。女四人，長適文學應宗度，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與慶，次俱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諸孤將葬公于縣東石堰西嶼之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棫之狀來求銘。余與公同登進士科，相與素厚。假守東嘉，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皋。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實可攷，爲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幼聞之，每深霜露之感，卒遷奉以歸，以公遺命葬于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無巨細，動有繩約，內外肅然。篤于教子，雖吏道倥傯，公退必使之環侍，講貫經史，商

樞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之效。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無華采，藏書外無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觀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于官，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介自厲，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隨力周卹，各盡其意。雖居閒，亦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若不經意，而援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亂成敗之跡，爲《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慶系繁衍，賢才輩出，進與寒畯並驅，仕爲朝廷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進學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已爲足以知其欲爲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宋祚尤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生明時，不爲不逢。惠洽四州，聲流南東。然而宏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壽而位不充。家學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颺之，尚詔無窮。《攻媿集》卷一〇二。

全宋文卷五九九七

樓 鑰 九八

益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與論近世皇族人物之盛，余曰：「自元祐初，子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沈滯選調，而賢譽益高。」子壽曰：「子之論乃及此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興化使君今夏遭母太宜人曹氏之喪以歸，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來，欲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爲我銘之！」君字德蘊，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使、濟陰侯。祖令杳，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父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不爲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而拊之曰：「是兒必以詩書光吾門。」靖康避地徽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纔十四，幹蠱有條。道方梗，踰年不聞問。君晝夜泣禱，

一夕然臂，武經心爲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爲孝感。武經官臨安，母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兒有歌呼過門者，長老呵止之：「汝不聞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然。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願學辭。及隨侍臨江，聚會數十人，君盡力調娛羣從，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薦送，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諭宰臣曰：「朕閱取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君名，顧廷臣曰：「是能力學取高第，誠可嘉也！」召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國者，止依格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昔自謂善料人，幾失之。趙掾殆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公鑄繼爲守，見君文體典雅，牋奏悉以屬焉。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甚，曰：「吾頃爲廷試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會君沿檄至黟，一見如平生歡，即薦于朝。秩滿，循從政郎，爲鄱陽縣丞。洪公興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閒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薦之，調柳州州學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憂，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知貢舉，擢君爲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延譽時宰，欲振耀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者祈少緩。君與之同年，爲遲遲幾年而後進。會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

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吾願也。」郡在庾嶺下，君訓導有方，士皆奮勵，弦誦寢廣。甫書攷，遭武經憂，哀禮有餘，治葬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宅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服除，轉爲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帥湖南，邑事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詰其情，折以片言，莫不悅服。有求薦于提舉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惜此章，欲留以待一賢者。」君視篆首以剡上，蓋與君嘗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而又禱旱，重爲暑氣所乘，疾如痢瘡，屏去醫藥，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不言，但以手加額，若誦佛然而逝。家人環泣，忽顧曰：「毋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興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大夫。太宜人少君五歲，開封人，左宣教郎、知海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以其年十一月壬申，太宜人之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祔也以九月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即興化也，官朝奉大夫；師攸、師翰俱爲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州事王沆，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孫六人：希諫蚤世；希謨承節郎，添差監永州在城稅務；希律、希訖、希詢、希許。女七人：長適王節之，次許嫁王汝嘉，次適承節郎胡晉，餘未行。曾孫女一人。抑聞君之爲人，誠以處己，恕以接物，寬以待下，儉以居家。嘗教子弟曰：「人福力有分量，當重惜之。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于人，不若無欲于己。與其取賤于人，不若以賤自安。」嗚呼，賢哉！君以二弟少亡，撫教諸孤不翅己出。君之長女未笄，武經久已許嫁文州。君方遭外艱，語所親曰：「介弟諸

女已長，求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則從子受室，女出適。又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待其幼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顧也。未嘗談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己有之。爲人謀，必長慮卻顧，爲經久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經史百家無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自娛。曰：「老矣，豈以求進？但欲賴此收放心，免爲外事撓耳。」奉佛尤謹，旦必課經，終身不替。世味沖澹，不蓄長物。其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才，用于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尤親睦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止于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興化能以才譖自見，庶將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受知思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沈下僚，何天之不諒也。道行于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幾今之劉向也。我問其賢，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旃，尚惟宗之亢也。《攻媿集》卷一〇二。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爲大家。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鑑。公以一時名儒，篤學洽聞，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時，刻意于學，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

吾心，所以得專意宦學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精于《易》。一日自卜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姑實繼室，性又嚴厲。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人有弟，爲廬州錄事參軍，亦早世，孤嫠又衆。夫人經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己私，憂樂與之同，婚嫁與之均，人尤以爲難。孀居十餘年，二子長立從仕，則盡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輿往來兩間，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唄無倦色。暇則歌酒爲娛，含飴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鄂之崇陽，迎侍。滿秩，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長曰溉，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平江軍府事。次曰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議郎、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壻也。孫男七人：長木，蚤卒；次克昌，從事郎、充四川都大茶馬司幹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嚴州壽昌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禮部，而夢昌兩預首選。孫女二人：長適承事郎、監建寧府大挺場葉延年，次適承事郎、監無爲軍昆山鎮虞方簡。夫人始葬于石埭之黃龍山，少卿嘗位于朝，方以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興三年啓夫人之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年九月望相與遷葬于九華山下。鑰少嘗誦舍人之文，三入脩門，不及識少卿。及平江爲戶部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之銘相屬，且示以巴之通

江陳宰淇所狀遺行，而鑰已得婺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閒，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銘，因平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銘曰：

惟紫微公，掌内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二子克家，以才致身。熟知閫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用心均壹。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臧。《攻

媿集》卷一〇二。

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閒來歸，携《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寔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嚮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擘，朝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

毫，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鏐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束脩以奉親，且力于學^(一)。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迴，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驟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悵極，故其得深。真有劘目鉢心，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

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續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截必以奉甘旨，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言遽色，彊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勤慤盡誠，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于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斂，至殯于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淑，尚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申，葬君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驥、周公侍郎綰，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

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曆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刳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疏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攻媿集》卷一〇三。又見《經義考》卷一九〇。

〔二〕且：原作「旦」，據四庫本改。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

代汪尚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組，由太學登宣和三年進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刺史。有《箕穎集》，參政謝公克家爲之序。父勛，得世父官，歷事四朝，爲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諡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爲嘉國公，道州爲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歸，俾予繼統。且達二后書信，請梓宮太后之還。盟兀术而卻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搢紳讀之，無不感歎，以爲君臣之際，古所未有也。公爲忠靖仲子，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九年，忠靖爲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翰林司。二十九年，忠靖北使，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無以示寵遇之意，乃召公赴中書後省試策，深喜其才，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十月，充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大宗正丞。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二年，以便親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差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

練人情，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獎。未幾隨府罷，出知嚴州。年未四十，初試畿輔，爲治得寬嚴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妙年爲別駕，俱敏于政，庭無留事，至今相與如兄弟然。錢塘江岸爲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憂，執喪盡禮，號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靖既奉梓宮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于權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爲台人。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遂以官錢居之，以俟嚴冬用元價以應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繁言。江東大饑，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舉，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甿，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無以勵方國，遂與饒守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聳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辯。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十六年冬陛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問勞甚寵，留爲尚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告之故，且曰：「曹工部宦達最久，今日卿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省戶，言議文采豐蔚可觀，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沖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乙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祥符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恕，承奉郎；志，忠翊郎，改奏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歲八月丙申，葬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原。忠靖奉佛老甚謹，即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又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無驕矜之色。忠靖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無比，有萬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高宗知公爲愛子，又閱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于太上，進登郎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于此，非命也耶？忠靖樂桐柏山水，築庵于西偏。高宗書「沖齋」二字榜之，傍有雲壑尤勝。公閒居日久，增飾其舊，徜徉于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爲鄉曲義事。爲邑中建西橋，甃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斂，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爲之焚瘞。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爲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爲沴，必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郛，有三渡之險，爲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其事，鄉閭無不嗟痛。嘗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嶺尤巉巖難進，皆捐金平治，加之以石，爲利大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怱，今爲奉化縣尉。宗族親黨倚以自給者甚衆，風誼出于天性，非勉強爲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欲以此自見。既不得與寒畯爭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却藥弗進，嘿無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無玷闕。新安雖坐嚴譴，無有

爲之明白者。及得毘陵，言者止謂引疾丐去，不應治劇，當別與閒地。然其中却稱在徽之政救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粱之習。夷攷其迹，乃大不然。罷非其罪，人多冤之。由是知人有善可稱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亦可以無恨矣。某女弟爲洪文憲公孫婦，與公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葬，復在齟齬，奉祖母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究于用，子皆蚤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聞者，爲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鐸，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累代，達者蓋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猗歟太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潁昌。曰文曰章，名馳宣政。忠靖繼起，閥閱益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蚤登三丞，荏苒歲華。受知太上，始在郎列。卒不得施，蘭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陰功。孤孫秀穎，其報必豐。天台赤城，父子仙去。我惟銘之，以詔不腐。《攻媿集》卷

一〇三。

全宋文卷五九九八

樓 鑰 九九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爲殿廬諸位官。臚唱之日，掌以甲乙科，號名奏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下皆動色，以爲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與行簡爲同年生，同以表牋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婺而歸，喬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去載季冬之癸酉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艱矣。未幾又以教授李君誠之所爲太孺人行狀至，且曰：「行簡不孝，不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菽水，願求銘以賁九京。」余哀其言，又知李君非溢美者，遂摭其實而書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大父羲，大父咨益，父嗣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逮事，事其神主于正寢如生。問其平生所嗜，如古人所謂昌歠羊棗者，歲時祭祀必供焉。見親黨之事舅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及盡此禮矣。」治家嚴整，內外肅然。

自奉甚薄，時儲酒肴，以待居士之須。賓至，則奔走治具。晤言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于黃帝岐伯之書，鄉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繁，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所活滋多。比鄰以室廬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戀故棲，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憂二妹之嫠而貧，孺人慨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況君之同氣，忍坐觀其失所耶？」併其子挈以歸，撫養皆有恩意。有子不責以營生，惟勉之學。里巷舊無學者，喬氏獨闢家塾，延師儒，以爲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家事，一毫不以累諸子。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勵以學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退必詢究之，不會于中不已也。故士亦樂與其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高，子屢舉不得志，念無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爲善士，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歆艷，孺人視之淡然。徐省其私，持身益謹，不以驕人，始爲之喜。及屬疾既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二年，至此不爲不壽。汝曹第求自見于世，以顯其親，祿養不及，吾無憾焉。」人以是知孺人之教子真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爲悅者也。子三人：長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驤，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郎、饒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之琮。孫男三人：從龍，次龍，元龍。女六人尚幼。先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冢婦鄭氏以毀卒，亦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丙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慈福慶壽恩，故得封云。銘曰：

柔而寡識，閨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歟夫人，乃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學教子。子登甲科，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于心。壺彝之懿，莫此爲盛。我銘諸幽，尚篤餘慶。《攻媿集》卷一〇三。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甫自丹丘來主鄞簿，粹然佳士也。已而其長兄見過，舅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一日，共甫爲余雪涕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幾有傳焉，以贖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甫之言篤實，必無溢美，爲次而書之。昌陵皇子燕懿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舒國生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實，博陵生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國公世彊，是爲公之曾祖。房國生皇兄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令碑，是爲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南渡，轉徙久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二月，詔宗室羣試于有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稅，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都監，又以外艱不赴，遂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十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固鄉蔡嶺之原，去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龍潭之精舍，至

是合焉。四男子：師紘，今爲忠訓郎，添差充潭州排岸；次師泉，亡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務；次師邲，修職郎，共甫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魚、希珉、希賀、希淵、希魯、希瑀、希諤、希韶、希挺。女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自將。長好儒學，善屬文。治《尚書》，博觀史傳，尤習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無闕。武德晚嬰末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居喪毀瘠。兄弟和樂無間言。介不絕物，和不同流，聞善則勇于必爲，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無緣飾，動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爲不可及。橫逆或加，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艱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躬行如此。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卒忽擁門告曰：「軍且變，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羣集郡庭，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開譬禍福，羅拜聽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雖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觀其義方之訓可知。仲弟早世，公善撫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鄮，今爲承節郎。公恬于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難，大父而上陪葬山陵，悉淪異域，痛心北望，不如無生。祿仕實非素志，家貧親老，無以爲養，故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吾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互秀，無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因以別畦藝蔬，日鬻以助

用。安分自足，與物無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得試于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然胸次夷曠，無毫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見其所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贅倅丹丘，一介之善，多與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請，得爲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翩，舊聞其賢。篤學自立，詞采燁然。孝以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仕，樂以窮年。教子義方，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緒言。老圃之適，吾將學焉。爲發幽光，見此銘鏤。《攻

媿集》卷一〇三。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約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仕于中原，因家于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秘閣，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支郎出守台州，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嚴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縣丞，綱賞，循從政郎。孝宗覃恩，循文林郎。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衣銀

魚。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丙子卒于黃巖長子官舍，享年八十有三。娶高氏，建昌軍通判公惕之女，后族也，先四十一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諸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人：正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先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卜壽藏于禽孝鄉車盤隩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二月庚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悟，長于記問。《史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言，無遺忘。及見前輩，逮事直閣公，典刑具存，多記承平舊事，談之纚纚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爲矯激沽名事。韜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之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嚴歲取米數萬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于蘭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嚴乃得實用焉。在台攝郡幕，給軍衣有紕薄者，羣卒掉臂忿怨，坐上倉惶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黃佛子有言，安敢不聽？」汙事肅然。邑隸縱椎貨，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官，曰：「法重情輕，可從輕乎？」吏以爲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知。」請于守詹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縉雲，今樞密葉公自戶筵居喪，一見道舊久之，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爲丞，民其少蘇乎！」君期會寬而信，課反盈于舊。永嘉遣海舟詣軍前，既籍篙師爲兵，乞取家屬。樞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憑勢妄指怨家妻女以爲其

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徑取之？」不爲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間關南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既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與二蘇公爲同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遒勁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巖年餘，真草行書幾滿屋壁，見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歌笑如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乎？鑰妻祖尚書王公舊居宛丘，娶君之祖姑。奉川又爲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求銘，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壽考，龐眉兒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舊事歷歷，及聞正始。靈光獨存，今焉已矣。吉德之報，手足爲啓。後其昌兮，勒銘千祀。《攻

媿集》卷一〇三。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爲鄞聞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鏐登元豐二年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小不合，棄

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燁薦于鄉，燁薦于漕臺。紹熙改元，燁遂登第。鑰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退爲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二子能振發如許。鑰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凜如成人。扃戶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抄書用楷法。既冠，一舉不售，即棄舉子業，而耽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韋蘇州詩，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利事。監嶽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君無兼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錄用。清敏豐公、少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憂深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真有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之重訓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攷，燁燁屢

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際慶霈，焯年不及，或爲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爲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亦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爲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強少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曰奉盤盥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善人云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焯、燁、焯、煥、焯、炤、煜、煒、燁。長子及炤、煜早卒。焯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壻孫軻、劉佃、紀樸，皆里士。孫二人，塤、坦。女四人在室。銘曰：周爲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爲業，而仕以退爲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邀。有子克家爲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攻媿集》卷一〇三。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爲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少師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鑰，又長于外家，與季舅卅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別，遂成千古。每拜總帷，哭之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

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爲鄞人。曾祖元吉，有隱德于鄉。祖洙，爲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公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歡。魏王薨于四明，將葬于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爲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譁，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煥。祭饌頓食，尤爲珍腆，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襲以應之。二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爲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錄事小忤其意，不

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爲不可撻？汝輩尚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爲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爲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爲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爲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賢之。稅契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陷公。公正色却之，曰：「我知勾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源，公汔無一毫之累。漕司交歲幣千金，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節俱行。敵貪而復，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濡滯踰期。雖已過淮北，使者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襆被爲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權公以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纍纍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于官下，公既爲之經紀葬送，篋中尚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胔，各得其所，曰：「以此爲許君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掄、倉使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郡，

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矍然，日與同寮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曰：「浚民膏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虛譽，吾不忍爲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剗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逋蠲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不知誰爲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乘爲姦。既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爲怨，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倅張君泌、陳君邕，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驪然莫逆，有賴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結證明白，送軍中使自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跡，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隨輒響應。舊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寢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由支郡陞臣鎮，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采自奮厲。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于舟中，寔慶元四年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陸氏，故發運使真之女。明慧勤約，內助甚飭。相夫教子，俱有可稱。先二十

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旻，里士黃沐，皆壻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龍潭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鈞禮，故所至與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書任兄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闡中以官，其篤于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母氏泊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于此耶？公洊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爲盜，害及一方。若從爐戶之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給據，縱遣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書大概，庶幾後人或取于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嗇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爲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耶，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從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攻媿集》卷一〇三。

全宋文卷五九九九

樓 鑰 一〇〇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龍游爲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爲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于君，下不欺于民，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竦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薄楮，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僞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操兵夜鬪于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吏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于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衆爲言，願

相保任使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居處嚮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強無行，鄰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鬪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井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竝大溪爲舂磴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寮屬嚴，一日令賦外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緡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于市，爲惡少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于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洎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鋟木鏤石，幾不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以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

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陞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止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廩、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三人尚幼。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癘。第四子序卒于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閭助爲多，人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于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踴以請。余于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爲吏部郎，遂爲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

有盜竊發，躬勒部伍禽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殣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績、提舉陳公傅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强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于上。今諫議張公釜爲廣帥，以歲有登歉，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爲經略司椿備倉，創立未久，專以委君爲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間，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爲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爲之，民亦樂從。郡計匱竭，爲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爲養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爲羣，名曰負販，實爲剽掠，松源、石下爲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歲。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爲之屏跡。郡治之後，茅葦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爲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爲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惜其見于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勇于立事，不顧彊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約，爲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陽之効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爲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爲邑宰而得名于史傳者衆。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捷徑》等書，皆公見于已試者，後來尚得以攷其規撫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爲吳人。或官于明，遂大于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燁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于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啓厥後。《攻媿集》卷一〇四。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爲編修壻。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訴，推官亡于上饒之官舍，歸葬而求銘，爲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諒，字仲友，世居洪之雙井，與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遷諸暨，遂爲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正議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學，手卷不釋。紹興初建太學，以弱冠上優選，月書季考屢占前列，馳聲二十餘年。秦申王當國之久，士子習爲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時文中不復及興亡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爲何書。二十六年歲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挾書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趨超其行。君以素業賈勇而前，登名薦書，儕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職甚舉。境接建安，俗獷悍，小歉則盜竊公

行。里正嘗以嘯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黃佛出矣，忍犯之耶？』」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大侵，義倉出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國正季君翔爲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于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牘山積，推究無遺，據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爲四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濕，雖多在告，竭力公務，不見惰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事郎。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樂餘年，未幾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士筏之女。聯姻天族，袒免親法，當補官，君獨不就，識者高之。子四人：與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亡，次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于縣之孝義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毅，而與人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無嗜好，惟教子甚力。交友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庠草創，二丁祭器亦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爲之一新。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書相賀，有「闢黌舍以延生員，爲斯文宗主」之語。在丹丘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令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歉然。」即以舉削來。詞曰：「學高前輩，政有典刑。允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爲知言。禮部尚書尤公袤時居西掖，以詩寄君，有云：「金馬玉堂慙我輩，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爲人。垂絕不亂，命諸子無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號「隱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囿。少蜚雋聲，不爲不售。晚服官政，感歎耆舊。踰七望八，不爲不壽。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玫瑰集》卷一〇四。

〔二〕逐：原作「遂」，據四庫本改。

趙深甫墓誌銘

長兄績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丘嫂最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德夫婦偕老，杜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聯中科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于鄉評曰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潯，字深甫。既壻于我，與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無膏粱之習。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于通遠鄉白石里石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哉！母安人馮氏尚無恙，一女二子，哭聲不忍聞。石營去所居纔里許，將舉深甫之喪合焉，求銘于余，忍銘君乎哉！君實爲藝祖皇帝系孫，贈保康軍節度使、高密郡公令儼，君之曾祖也。贈武義大夫子蓋，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杞，武德也。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大抵居官廉儉，謹蓄俸餘，以爲待次計。與鄰里不以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甫生而奇龐，長服義方，自力于學，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

盜改秩者」。君以爲「非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受賞，照驗明備，終不自言。又達于吏事，以此受知于諸公。邑民自經而有傷，又以移尸興訟。令受私謁，諭君毋生事。君正色曰：「事干人命，今日正欲得實耳。」長揖而起，終直其事，人皆稱平。令慙且不樂，時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雄狡無賴，前政莫敢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尉欲治我，不望改官耶？」君寘之理，窮詰宿過，卒逐之，餘皆聳服。尋爲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公源明時爲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郡中有賢丞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爲優，備言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嚴州桐廬縣，最號難治。君爲之談笑而辦，才譽益顯。任滿，授紹興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會有旨，侍從臺諫各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薦君之兄師津。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舉員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爲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劉公德秀爲監察御史，問人于憲長，謝公亟稱君之賢。劉公慨然薦之，其詞曰：「奧學有源，素履無玷。雖歷官未久，而聲聞益彰。」併及辭盜賞事，爲遠到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真公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間，憂患之餘，名徹天聽，照移狎至，幾于羔雁成羣者，鄉人榮之。本無意于干進，僅以此俱得添差幕官。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杓多以滯訟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法意。衆議有未定者，獨招入郡齋議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彥逾素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決事，無不曲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爲之延譽，諸司交薦，僅二攷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爲部胥所賣，再往都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

年四月戊寅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賞而不用，蹉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伸矣，而止于儒林郎。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偁、希僖。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學不倦。垂意經史，同寮賡和，往往傾其座人。心計精密，治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友勤謹，自奉淡薄，不務華飾。思有以自見于世，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其子請曰：「何用爾？」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爲之！」茲聞訃音，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偁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耶！葬以六月某日。銘曰：父子之賢，聞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殂，又銘其夫。尚惟諸孤，承慶之餘。《攻媿集》卷一〇四。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于家，頗聞安君光遠詩聲。一日褒長箋臨門，倒屣迎之，貌甚偉，文甚工。與之語，纚纚可聽而忘倦也。又六年，過余于外府，求跋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閒里居，故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不起，寔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次子踵門，以銘爲請，手編先集，列載行實，粲然可觀。余既哀光遠之不遇，愛其子之克家，遂屬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

後。國朝勳籍節度留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七世祖也。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郎。三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避地，著籍于明，今爲慶元府，居小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昭祖，娶軒氏，亳社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辟彊、去華、棄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一，女三。君世爲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帥蔡公靖游，尤與寶學劉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學尤懿。見于張公總得祁之帖、正字王公衡之銘。兄弟終鮮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邁。從義指物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待人者。」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繙書已熟，若手未觸者。舉動不苟，絕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得君，篤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檠相對，至十餘載，自爲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客都下，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旋即東歸，竟至捐館，執喪哀毀，悲感行路。母素嚴重，家政至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及疾革，醫檜未效，至刲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俱備哀禮，自以世襲衣冠，未有以文發身者，扁其室曰「觀行」，朝暮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一意于義理性命之學。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爲古文，尤工于詩，平澹敷腴，不爲艱深之詞。每曰：「工夫到處，却無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窗張武子與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鄭黃中、王德新、龔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相與爲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

君良弼，一鄉推爲長者，老而益高，君尤與之厚。嘗銘其墓，人以君爲應之亞匹云。與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戒子弟勿與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來，如在荊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禮法自將，不識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內外無間言。喜事愛客，客至趣備酒肴，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合，或館致累日。室無長物，惟好古不衰。先世遺書，殘編斷簡，皆手自整比。書尺往來，有可觀者，亦謹藏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骯髒高簡，莫窺其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談，示訓諸子，不待出門而家傳充然有得也。自卜葬地，無復世間意。參閱內典，旁接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纔五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超詣，亦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亦樂，困而亨。奚其爲政，不言而行。惟卒不施，以昌其詩。江山爲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此生。彼其憂于心而毀于後，雖曰得志，未知與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有興者乎。《攻媿集》卷一〇四。

全宋文卷六〇〇〇

樓 鑰 一〇一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持論以求賢用吉士爲先。蓋其天資寬宏，務爲忠厚，家傳孝謹，以此教子，以此擇壻。玉局李公刪定其一也。公諱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太師爲尉，與公之父游，見公所爲文，奇之，又喜其端粹，遂締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言，同舍有不知其爲丞相壻者。其恬于勢利，自爲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太師子壻孰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淳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爲言者，雖寢前命，至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爲真吉士，可謂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竑，從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大夫。妣茅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祖奇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學行爲里人所宗，以貢入京師，晚纔得

一官。延師儒，訓子孫。孫曾四人，踵入太學，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上游，首名薦書。後以恩免舉，將再上禮部，俄遭外艱。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熙改元，該免省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蕪湖，未上而有勅局之擢。纔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改承奉郎。輪對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或諷公謁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議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爲驟，得旨外補。丞相王魯公諭使求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便鄉。公止丐祠，魯公深歎其遠識也。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李公彥穎、中丞蔣公繼周爲守，皆知公賢厚，每事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體而略苛細，恂恂若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官以禮。雖不爲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不可干以私。僚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于諸公。居歲餘，復求郡丞，遂倅湖州。劇郡數易守，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增俸，叱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公亮、提舉黃公適將列薦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強敏明察，官吏嚴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守爲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煥席劾去。外臺怒未釋，偵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郡有舊胥，爲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與其壻數書，戎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隲人于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聞之，弗罪也。後窮詰之，守果無預，事遂

白，微公幾殆矣。秋賦多鼓譟之患，公爲監試，前期以訪鄉老，具得其情，爲之區畫，無敢譁者。攷官以去，取決于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預計偕者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鑑裁之精也。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爲司業，素知公，嘗曰：「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真淵乎似道者哉！」侍郎莫公叔光代公爲刪定郎，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平昔之所敬慕，未易及也。」其爲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拜州，曾經擢用者方許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取之廉耶？」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告歸矣。五年夏，以疾求閒甚力。今左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勉諭，既不可回，又爲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事簡，可以卧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需公之至。公謂求閒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都府玉局觀。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暮捐館舍，人尤哀之。子四人：曰賡；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曰來，以公遺澤補官。賡、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功郎、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固而卒；次適修職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亡矣；餘在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謐、詡，女一人。諸孤將以六年九月辛酉葬公于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隩之原，合于宜人之兆。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無嗜好，經學邃于二《禮》，屬文長于駢四儷六。間爲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經意，詞旨明切，號爲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爲人取去，無留藁。公

既沒，僅哀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渾，似其爲人。字畫適美，鄉有石刻必求焉。凡公所長，不以自衒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爲恨，故于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向，使自知勸。誘掖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十餘年不至城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謙謹，無賢不肖，一接以禮，犯者不校，不見喜愠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盡哀。里閭耄釋，亦咨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即委以家事，俾毋關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千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遽屏醫藥，至屬續無一語亂，膚色溫潤，竟日無小異，家人幾不忍斂。顧非寡欲積善之效耶？鑰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氏之姪歸康，與鑰之次子實爲僚壻，稔知公平日大槩，故康來求銘。康謹愿克孝，濡染有自來。嘗薦漕臺，進學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溫良恭儉，先聖規撫。門人從事，有無實虛。猗歟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慊不自足。施于有政，如古循良。進稱于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弔，喪此吉士！慶必有餘，昌爾來裔。《攻

媿集》卷一〇四。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龍潛，妙選寮案，端明張忠簡公與太師史文惠公實爲贊讀直講。內禪之際，二公翊贊爲多。文惠既相，忠簡爲工部尚書，告老而歸。上意恨用之不盡，恩數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世爲溫之永嘉人。曾祖稹，祖忱，贈中奉大夫。忠簡諱闡，母盧氏，累贈魏國夫人。公資彊敏，少承義方，力學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新，在選多名士，已能與之相下上，月書季攷，率在前列。又兩預薦書。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隆興二年，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在豐儲倉。九年，史公以使相帥福州，過闕，力薦其才。孝宗念舊學之子，即日召對。閏月，改宣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辭，因論常平利病，敷奏詳明，上爲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體臨遣丁寧之意，疚心區畫，利興害除。因劾寮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此齟齬矣。十年，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後知江州，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祿。至慶元改元，始爲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州，四年赴郡。古號竟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沔，地卑水匯，間三四歲僅一熟。富商歲首以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觔

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曰：「種未入土，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騰書帥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爲收糴之計，倉廩充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爲民害。公分置鄉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爲引去。期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己爲大父行，少公一歲，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宜人。男三人：燦，通仕郎，既冠而亡；次烜、燠，俱以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澤。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奇撮要，手自抄錄。所爲詩文盈帙，簡古邃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又再薦于外臺，四上禮部，竟不偶。中間困于煩言，才不得試。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戚之色，家傳有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窶，相與刻苦，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善相其夫者也。二子將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右，來求銘。鑰于公家爲有連，歲在癸未，與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爲同年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卿爲寮。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鄉，後又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學士守鎮江，延卿爲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爲泰州，一門四郡守，諸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澤。夫何公與春卿繼卒于郡？遠不能致束芻，而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爲之銘。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嗇台輔，望壓薦紳。君承義方，蚤入太學。嘗顯于朝，卒困流落。

復政未報，而乃忽焉。哀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澤，其流未已。我惟銘之，以詔孫子。《攻

媿集》卷一〇四。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于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奧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爲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累舉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爲明州鄞人，今爲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陞從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

嫠女，纔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其見于施設者止新昌、嫠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爲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歉，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爲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爲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次長安埭，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爲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叙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爲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爲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僦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贓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贓爲賞，亦不爲過。若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爲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汙讎之，將寘于法。君力辯其非辜，及出，又厚爲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轕，王欲開治之，有請于

朝，欲給錢穀及設醴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畚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趣。第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杙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于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瀾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爲提學^(一)，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愿款，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爲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于前而去。得罪于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鬪、冒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于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于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于半菽不給之際，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曆爲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隄經君修繕者，無不堅

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于輸金，其弊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于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窶，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詘。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荀蕨方盛，此必爲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于官。公問：「錢安在？」曰：「散于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爲計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真盜乃見，猶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寢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壟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却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飼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卧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于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爲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

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即以爲獻，厚償其直。于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棨戟，觀者喁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爲叙拜禮，衣冠畢集，爲陳尊俎，設介僎，叙長少，獻酬雍臾，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耆釋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僞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爲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于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令君爲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携幼，前期出境數十百里，俟于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陴，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繼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舂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閭中偶傷于刃，此爲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邀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于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于獄。吏白，無所攷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爲輕。使其無

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謔之，不從，夜詐稱夫婦。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冢」，罪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于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管，隨即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爲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閒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棋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于家。歲計僅給，均爲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飼餓者。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爲之。爲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獎借勸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

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見之，則嘆息世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淡然一室，無他嗜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于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曰：「雒誦之聲，賢于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于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晝耶！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妒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動，而亦帖然。族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遣饋之。及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梱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君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攝衣揖之。子

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詈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繡之飾。年纔五十有七，卒于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迴，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逮，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輩之、阜之、常之、準之、昇之、昇之、葬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葬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鑰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于政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無以顯于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于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輅。僅乘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修綜。潭府不居，歸侍丘隴。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絕聲樂，喜聆雒誦。謝去機事，志甘抱甕。力行所知，不牽于衆。誰毀誰譽，終不爲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卧痾，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諷。《攻媿集》卷一〇五。

〔二〕提學：據黃榦《朱熹行狀》，熹淳熙八年爲浙東提舉，未嘗任提學。「學」當爲「舉」字之誤。

全宋文卷六〇〇一

樓 鑰 一〇二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栢舟》之詩所爲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真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壺彝，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之鄞，今日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琬，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寔伯父揚州諱璿之仲子也，諱鏜，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于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間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

下爾。」壯益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于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途，所生母楊氏太安人真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璿諭之曰：「守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爲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羣居，間有人所難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于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卧起必俱。既卒，執喪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廩橐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釋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蓮峰侍郎周公綰爲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廳宇不改，餘皆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鑰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賣田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爲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于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乏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嫠孤艱棘與

夫處己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嗇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凡，諸子幹母之蠱，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訛訛，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百口無間言。內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爲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寧郡太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于上下。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爲哀毀，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爲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椅，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梓、榛、枏、栱、槐、植、根、桼、櫛、枘，俱業儒。桐、梓、栱、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巘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學上舍生宣縉、高保孫、吳樞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壻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伋、僖、儲、儒、儼。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淵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爲可哀。蓋其資

稟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于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己無毫髮之玷，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率婦孫哀禮俱至，孺人爲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歟孺人，婦道備成。執節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柏舟》之名耶！《玫瑰集》卷一〇五。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某，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爲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娶嫁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于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爲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時亨，生未晬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寢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

一日。太孺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焉。時節烝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石氏族黨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之。遇有慶弔，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槨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說，往往領解。慶元六年，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病。一旦以下利，奄然如蛻。既斂，面如生，兩手俱結釋氏印，信爲善之報。寔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侗、顓，長先十二年卒，次爲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卒。次在室。一孫：順孫，興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鑰諸父五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往來最爲親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舉酒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爲之銘云。時亨今爲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族以禮。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攻媿集》卷一〇五。

績谿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谿尉生于紹興二年，仲兄嚴州生于四年，至七年而鑰始生。二兄愛鑰厚，期待尤遠，硯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與鑰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熒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嫠，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鑰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于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舍之側。嫂卒于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于禽孝鄉白石里徐隩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風、滌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爲詳，請併登之石。」鑰亦爲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爲銘，得乎？兄諱錫，字昭聲，世爲明之鄞人，爲今慶元府。曾祖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璩，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爲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

增葺，拳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慕用其人，摹草書千文，幾于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勞。疏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寅，光祿丞溧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大田酒庫，勤于所職，檢柅弊蠹，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之人惜其去，詣郡乞留。未幾以小疾不祿。使假之年，其自見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陳氏，家番禺。祖宗道。父充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于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爲屬，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穉纍纍，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靜勤約，心計精密，銖積寸累。五女遣嫁，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氏亦爲之早衰。年逾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娣姒，歡然終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淑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軾，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潯。伍、趙二壻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機，曰槭，曰枝，曰樾，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齎志壯年，其用勿盡。變彼賢配，厥有高節。《柏舟》自誓，以汔同穴。俯仰疇昔，首尾四紀。稱于宗姻，光于彤史。徐隩之藏，捨舊從新。我爲詩之，用啓後人。

《玫瑰集》卷一〇五。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鑰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爲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臯。戴氏世爲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財雄。大父冕，以通經屬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競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場屋聲。父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臯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纔歷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寔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于鄉之萬隩，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于先友。」余亦爲之泣曰：「蓋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爲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與伯度益厚，君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聞而系之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斂衽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肆，妥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

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爲主簿。官雖卑，惟既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即坐曹，簿書鈎校，不遺纖微。皂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爲戒。歷事五太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之入，異時莅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數爲能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爲，僅兩月告具。貧弱下戶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俾督之。君詢究得實，言于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亟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真爲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無所聽，沮者伸而庇焉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爲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塤、埴。一女。君風規峻整，志尚卓犖，恥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令色，蘄悅于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別善惡，若已甚者。而德性溫溫，胸懷四達，不設防畛。色養親闈，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于仲氏尤篤。拊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爲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爲學愈力，有勝己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叙事，奮筆效之，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尤工偶儷之文，如睹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詩，多關風教。有《蟄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易爾，而困躋若是，人爲慨嘆，君處之怡

然，無隕穫憔悴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爲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摠素蘊，足以顯于用，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沒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尉廩差厚。守曰：「主簿尉官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使均之，固辭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爲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其子亦立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養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兮兵燬，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熙寧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侈。川流兮無窮，喬木兮高風。忽不見兮伯度，儼丹青兮德容。嗟二雋兮齊名，抱器業兮長終。百不試兮一二，泣遺稿兮焉從？幸素業兮有傳，庶不悼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攻媿集》卷一〇六。

駱觀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于《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于韋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旁邑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歎以爲難及，而未

之識。近者叔父學賓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云，有里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即觀國也。乃爲序而系之銘。駱氏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烏，實烏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爲台守，自義烏徙寧海，遂爲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全，父恂，世爲著姓。君于兄弟爲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即感勵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憂感疾，氣癥如石，鍼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溫清，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允謹，協力克家「二」，嘗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儼若凝思，專以達性爲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爲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至前，問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即就外傳，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憚，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撫几三嘆，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既不待發，尚思其所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士宏聳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淳熙間，高宗慶霈，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十餘年，不復再醮。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

書其中。雍容閒雅，作詩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于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爲之辯析，里人憚之。感疾既革，神閒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之氣絕，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閩風劉允叔次臯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君之于《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況終其躬？學成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啓來裔。《攻媿集》卷一〇六。

〔二〕力：原作「刀」，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六〇〇二

樓 鑰 一〇三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爲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婿間自爲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真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足爲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爲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錄泣求銘。君諱盅，字困明，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黃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既陞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爲平陽主簿。次調江陵令，遭內艱。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

贍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攷，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于奉化縣禽孝鄉童隩先塋之側，宜人祔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擎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爲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盃，置書燈上，至四鼓酒溫，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革，許誦《金剛經》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爲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爲次子，即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郎曾公逮自溫除漕，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江。君慨然稟白，公改容歎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爲永利。又以農隙修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爲膏腴。流移歸

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栻尤知君，引置簽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樞密餘杭，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彥質更薦之，遂以更選。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興劇邑，且當孔道，牒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長溪，辛公帥閩，以鬻鹽來委。君謂縣爲出產之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咏彌旬。會貳車闕，即以處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壽河以爲山陽饋餉之備，三乞申嚴淮禁，四乞止用官會，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儲。習邊事者皆以爲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漕幕見次，授之以歸。會閩中歲旱，白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緇黃禱祈，亦置勿論。辯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曾公炎悉從其說，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鑰爲序而刊之。遺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以君爲第六，觀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琚倅京邑，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黃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吳得君名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爲浙漕，君引夢事爲詩以見之，吳公加禮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

惛。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真者少，從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爲爾汝，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弈棋，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爲恥。骯髒兀傲，自適其適。既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爲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曾祖熙，祖宸，父之機，起于富室，而溫恭勤儉，無媚妒之私，事姑相夫婦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之成家出處無玷缺，內助爲多。年纔五十有二，先君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牽聯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矯矯函明，天與令姿。學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儷六，篤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噤不得施。吾徒掌制，愧先于之。伉儷同穴，行道興悲。我銘其藏，慰爾孝思。《攻媿集》卷一〇六。又見光緒《奉化縣志》卷三八。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爲兒時，先光祿知烏戍，已知秀州使君方公之名。既冠，公守四明，纔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學爲秀之攷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牀下，侍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爲不可及。公既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爲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塋次，以書來求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撫其實而系之銘。君諱導，夷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鷗鷺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楷以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爲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爲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興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遷客，以爲

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不幸歿于煙瘴者，又爲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爲世所稱。君忠厚孝謹，目濡耳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橫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監潭州嶽廟，凡兩任。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內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兼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閫視以爲則。子男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厚，次適計詵，季尚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點，將以遺恩補官；默、熊、照、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幼。初，君在憲幕，王丞相淮爲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協

贊，多所平反。德清縣鞠茹菜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售薪致競，爲怨家誣訴，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婺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產，既已伏辜，而囁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舊屬五郡，期會玩弛，歲額侵虧。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廩貨物者俱償之。漕司于青龍鎮創許浦，移屯寨屋三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征商販木植爲用，尅日而辦，仍爲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纊，賴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別儲以俟命。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蹊，公私交病。君請于郡，復舊規，蠲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井邑亦爲之改觀。米運至豐儲倉，退却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爲于他州賤糴，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畸稅。義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之。追科不事鞭扑，間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粟之擾。于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爲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稚叩閭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械繫以俟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爲設方略，得姓徐者，一問即承，境內盜賊帖息。雨暘致禱多驗，洊值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金人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敕令所刪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于朝，控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

刑劉公穎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上，晶熒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關決閒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爲得體。秩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逾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陞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敏，上甚悅，皆見于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爲納祿計。再就祠祿，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吳門苦旱，嘗躬禱于橫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惴尤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于道宮，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爲霽然。既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嘆致謝。少師在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爲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刲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其旨奧。尤喜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往懸合。嘗論太湖高于運河，當疏雪川、浦漚之要者，庶無饑歲。後湖守得其說爲之，果有功焉。少師敷歷最久，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閒居，又戒與民爭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歡。苟非其人，雖強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竭力拯之。從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君又爲畢其喪葬婚。

嫁事。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少師守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尋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爲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飢餓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既寡，奉之盡禮。晚年姊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簪紱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爲《覺齋見聞錄》。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于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舊所遺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爲勇。子孫蟬聯兮，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爲名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有盛德之邁種。禱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宇量是似兮，惟慈顏之是奉。孝弟根于心兮，利欲不爲之動。推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不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沖虛而成誦。小試雖不得騁兮，著聲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幾空庭而無訟。蹇挽須與扣閭兮，何不約而有衆？致甘露之下墜兮，著碧梧而流渾。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宰相從于九京兮，依世上之丘隴。詩以颺之兮，顧何取于折衷？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攻媿集》卷一〇六。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爲考濠梁故迹，爲大篇以贈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鈐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報，亟往赴之。」袖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爲而復甦，殆不可免。婦弱子幼，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見攻媿尚書，爲致永決之意。」鏞爲之失聲而泣，然猶冀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間關扶喪以歸，往哭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數語，以表吾墓。」其友袁木叔櫬又得書云：「欲懇攻媿求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頽墮。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拳拳于我之銘！將葬，木叔爲述其平昔大槩，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閣門祇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閣門祇候、贈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鄞，今爲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升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谿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授承事郎。慶元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以疾卒于縣。

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栢之女，封孺人。男一：
 煊。女二：長許嫁迪功郎、新黃州黃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隩之
 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
 離，貲財蕩盡，銖積寸累，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寢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
 科于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朱出，模四取漕薦，械蒙孝宗召對，特除閣職。
 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場屋聲。桐即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
 身。感慨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蚊蚋嚙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
 卒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復躡世科。自爾兄弟之子薦漕臺，登冑監，入太
 學者相繼，實自君興之。在密院時，已名薦書，不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
 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可免
 解官者。君曰：「吾忍爲此哉！」倚廬三年，哭不絕聲，不如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
 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
 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銳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然自以昨非爲悔，有志于古人
 爲己之學，折節虚心，親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衽求益，反覆叩請。其在蘭谿，
 與婺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懲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殆未已也。於潛巖邑，士
 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爲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

親。期年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爲鄰，舊許民釀酒而輸賦于官，有議欲榷酤者，衆訴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于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稚歡呼，爭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助爲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內地。君疚心剖析，日力不足，夜以繼之。內和外剛，勇于爲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情，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于郡，竄之，遠近無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恐有爲之報者。君不爲動，吏民聳服，聲聞煒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即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于朝，郡太守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學績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膏粱，而丰度高勝，簡澹清苦，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居超蓮堂池西累石創亭，名曰「礪隄」，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于詩少許可，閒居惟雪牕張武子爲山中客。碧谿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相率寢食于縣齋，醫檜盡力。前數日，即命妻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爲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弟。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講切，見于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爲者。其亡也，邑人爲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爲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耶？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耶？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末而見于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待于余之銘耶？余方畸于人，無用于世，吾何足爲九京之重輕耶？顧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耶？《攻媿集》卷一〇六。

全宋文卷六〇〇三

樓 鑰 一〇四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言議亦無以表暴于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袁和叔燮又狀其行。樓鑰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曰簡，隱德自高。祖暉漫仕，韶司戶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軻親。君少挺特，篤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于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眚，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慤，檢柅

此身。劇暑甚病，飯必冠巾。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正在兢業。人靈于物，知反爲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盡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箴規汲汲。救人之失，退無後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改無難色。嫠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否用舍，如身戚休。禹功萬世，予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爲民。敬奉遺體，不敢不懼。涕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小物，動有彝則。端勁小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錄，自深愧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爲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君家，慶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纔閱三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淳則。壻曰周焯，僅試一尉。次曰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君疾病矣，呼友執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恒化？君則無憾，士友盡傷。尚其不亡，視此銘章。《玫瑰集》卷一〇七。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疏。久處庠校，與之議事，

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以禮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歎。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間言。後君十五年卒，寔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人：誠之，爲郡直學。淇，爲太學生。女六人：長適張渙，次適諸葛詵，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州學教授張泳，次爲尼，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櫛、杕、復。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子同硯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于場屋，淇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祔，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于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一飛夫婦蚤沒，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蕩類藁》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尚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乎！從兄之子溪、闔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衿佩從游。坎壈半生，不伎不求。命也奈何，何所怨尤！我銘雖緩，尚銘諸幽。後有知者，其惟《春秋》。《攻媿集》卷一〇七。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第，實爲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褒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卿，世家吳興，後徙于明。明今爲慶元府。曾大父阜，迪功郎、容州司戶。輕財好施，創必慶堂于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姚氏後又有曰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爲聞族。孚即君之大父也，尤號博洽。三預計偕，入太學。宦情素薄，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楊氏。君在髫髻，嶷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博士疑之，別命題使試于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屯田鄭先生鏐累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爲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南宮，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末論敵

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欲侈其盛，命以騶哄鼓吹迓君，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侍立上前，一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稱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策中用趙逢墜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爲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爲利，懼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爲之霽威。適大旱，榷酤之課不登，逮治苛峻。君緩其期，而蠲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叙謝，繼論治體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理當如是。」又論義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譌舛，不下筆也。時言路多選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書，加以緘封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丐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曾任館職恩封及親。吳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關決無壅。吳江民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強耳。」窮竟黨與，卒究其獄，一

郡竦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斂藏淵覲，若無所能爲者。間有所爲，亦不欲人之指目爲能也。不要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禱旱勞悴，感疾以終，年纔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屬續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爲恨，寔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于鄆之陽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于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背姚氏。却鉛華不御，賦《柏舟》之詩，撫教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時供婦禮無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無間言。後諸昆弟遵秦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予元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爲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壻于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檇之子也。孫男女今各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至閉戶自撾，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爲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銜耀，而自不可掩，真如其爲人也。哀爲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僉壬豈能悉去？不以爲憂也，惟多引諸賢，使不爲小人所勝耳。因密疏賢才三十餘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爲知名士，君之志豈小哉！體瘠神清，人以爲似文惠而與魯公，真有冰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釋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袁君

燮所作行狀爲請。余尤哀其意，爲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銜露，爲身之災。猗歟洪卿，實具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二親俱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志于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攻媿集》

卷一〇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爲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大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大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歸于向氏，文簡公八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援，字伯劭，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爲質肅公之孫，有家法。夫人習熟閭閻，動以爲楷。至疾革，猶以祖母爲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寶學念之孫由，尉贛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立。伯劭與夫人既經紀

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纔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其婦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爲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銳，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興邦，亦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愛之。夫人篤于手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樂清令而不祿，資送加厚，過于己出。伯劭先娶括蒼葉氏，僅閱歲而亡，寄葬山寺。夫人爲繼室，略無諱忌，上冢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寢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輕發。闔門幾百口，內外肅然。歲時姻族會聚，始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說。又善攝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爲，寔開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一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即槩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卞、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祔于雙鴈鄉蓮峰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侯上世由大名徙宛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于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涵弟云亡，與吾姊相倚爲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專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戶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吾後？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某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

亦稔聞。爲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己與信州爲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于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于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職，纚纚移晷。卿退而語鑰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嫺于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叙之云。《攻媿集》卷一〇七。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貳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于晦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繼季父以逝，顧當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衰病掛衣冠，而迫于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爲解。讀其所示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倣程公大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

也。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余祖爲長，諱政，孝慈馴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爲昇師。次爲十伯父，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賢士大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躬授《語》《孟》《詩》《禮》，蘄變其家爲儒。已而余生于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携寓鄉館，側聽講說，文義粗通。然退侶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悵悵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迫于凍飢，踵兄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荒逸。竊志古人，務爲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覬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訓，鬻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廁鄉選，余于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既七十，已隨應時滿尉黃巖，還鄉，閉門養疴，不交人事，挾策自適。凡余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遭義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爲師，承意調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余未諳律令，以身援之，幾併坐縲紲。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困阨危難，苦心衡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

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產次兄七十有七，與余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舊，粗足樂矣。然余所以行己立心，不忘恭敬，近而冠履，微而紙筆，未嘗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家不可以爲道。』故其在畎畝，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子惟恐食息偕違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于人情，可無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託，教之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廢禮，受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怍而已。噫！使余少年微有依怙，不歷屯剝，壯歲窒于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錄也。」余三復而嘆曰：嗚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履，大概已見于此，而國錄沈君所狀尤爲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于蓬藿之居陋甚玉川，而門堦戶庭咸有銘勒，簞食菜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齊如對大賓，子良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舉訢訢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大父儼，父日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曰應符，次即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夭。孫男三人：祖祐，祖詒，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教郎、知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四明沈嚴曾。一尚

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珪。君初葬于燭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奧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之常熟縣，號難治，吏民歡服。既滿，橫爲郡將所摭摭，困阨兩期，至開人使訴，卒無一詞，猶被鏤降。孺人曰：「但不得罪于公論，足矣。窮達非所計也。」閒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粟不繼，族黨姻舊皆勉以祿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曰：「使吾兒失節以爲養，不如粗糲之爲甘。」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興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有篤行，出志誠。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朋。動以禮，善服膺。不愧忤，無虧成。廟之璉，壺之冰。行于家，森典刑。噤不施，閤幽扃。過者式，視斯銘。《攻媿集》卷一〇七。又見《燭湖集》附編卷下。

全宋文卷六〇〇四

樓

鑰

一〇五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間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申，公之弟濤以流寓名薦書。十二年，遂登進士第。人爭曰：「是東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于兵火流離之餘耶？」惟姜氏當承平時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求閱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公躋、待制高公至臨、少卿汪公思溫及其季吏部思齊，皆在焉。積而至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來，弟猶未冠。公方急祿，每以未能卒業爲恨。獨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撫育訓導，儒風益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于三四，訖不第。又二十年，曰桐，曰柄，曰焜，曰煥，曰光等相繼累上禮部，入太學，而柄與光同以紹熙四年賜第。燊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

都酒務宋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杓，迪功郎、辰州司戶參軍司馬遂，奉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趙希綦，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簿黃夢與、史挺之，承信郎、新監撫州戶部贍軍酒庫王堅，迪功郎、新嚴州淳安縣主簿趙希怱，其壻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人：埏、垓、填、屋、埜、塹、垌、奎、坡、塾、增、堂、斐、墅、基、墉、壁、至、壘、堅。曾孫女十人：適進士何冲、朱中庸、顧大聲、國子進士趙時古，餘在室。公少警敏，及見前輩，篤志問學，書傳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但知爲佳子弟耳。家在汴都外城，一旦碎于兵燬。至京口，遇潰兵劫鹵，忽爲窶人。吉州旋即世，聚食數十口，皆仰給于公。甫冠入仕，厲志官業，動有可稱。北兵將陷平江，郡人驚奔，而聞者阻之。公叱使開關，去者不勝計。公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樞酷，請創糴場以供酒事，貸本錢于版曹，要告身爲質。公以文書銜褻而進，即命公爲之。定糴價三等，比時估爲高，初亦罔測。未幾，米商輻湊，價日以平。歲終會其息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遵用焉。孝宗登極，嫠以犒軍稍緩，口語籍籍。公禽治數輩，無敢譁者。所至總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毫髮不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讐。所事帥守魏惠憲王崇憲、靖王丞相梁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給事吳公芾、敷文閣直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士趙公子瀟皆深相器重。樞密胡公松年守姑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得預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于明最久，詹事周公操、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子皆爲清望官，公至必使環立以侍。中書舍人濟來爲長史，以父執致敬。周公爲御史，露章推薦。太師史文惠王、丞相王魯公、周益公皆稱于朝廷。諸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之力。觀其所與，則其所存可知。

矣。前後以見辭五對清光，奏陳多合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褒，遂賜橫帶。入仕幾一甲子，吏考十之七八，終始無玷。臨機健決，不問劇易，遇事風生，以智爲樂，談論亹亹，音吐洪暢，聽者忘倦，此皆出于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更世故，遽能率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爲難能。少有至性，母恭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友愛宗黨，初以銖積寸累，漸爲溫飽計。會從弟迫于官逋，舉以濟之。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徧及之。弟妹婚嫁，身任其責。一介不妄取予，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也。宮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與之築室比鄰，人羨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爲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于鄆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一鼓而罷。模、柄之預薦，栻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婺時，東萊呂太史未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與之同中漕薦。既卽世，子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爲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防禦使。柄升朝，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足以信公之志于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楞嚴》、《法華》諸經，夫婦繙閱，以千萬計。入閩，積俸置《大藏經》，歸真家舍。結字端重，雖薄遽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爲堂西偏，藕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默坐，間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訖以壽終，可以無憾矣。鑰

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仕京師，同爲王府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鄞，蓋以外祖爲歸也。外祖尤顧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既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宮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薦書，自爾姻婭如朱陳然。鑰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公之行，蓋嘗助之屬藁。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即世，而棧、樸、柄、燧、煥、剡、焯亦皆亡矣。郴陽泣謂鑰曰：「先銘未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先人之詳者，敢以請。」鑰撫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既踣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兌。銘以表之，其興未艾。《攻媿集》

卷一〇八。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于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爲御史大夫，元魏有清爲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玄德起兵時錢券，則其傳世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内外制，賜第京

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于昭德，無他晁也。君諱某，字某，生于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端義，奉議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考異之，超然不仕。妣閭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于孝友。嘗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陽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爲沅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爲得遺骸于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貲，骨肉駭散，凍餒于外，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纔三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賞，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意，不爲動。善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跌坐而逝，安靜不怛，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達而沈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寔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姜氏，蚤卒。子五人：子騫、子與、子思、子游、子冉，文學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壻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雋，皆世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制、百利、百禮、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黻、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嵯峨山之西。敷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禧三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矣。百海游鄞，求銘于鑰。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晁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以託名不朽爲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勝繼踵。法藏耄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恂恂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于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爲寵。《攻媿集》卷一〇八。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莘除直秘閣」〔二〕，蓋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內雲擾。建炎二年寇躡江右，叛將大盜蜂起。公之生纔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爲多，仍薦公之賢，大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與同筆削，有諭公者，答曰：「此書本不爲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闢一堂，取詞命褒語扁曰

「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爲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爲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二）}。曾祖用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爲江陵府司戶，任滿，關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沖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閒居之日爲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濂谿、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爲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薦。湘陰並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恐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窘撫邑事。無可疵瑕者，卒免于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宮，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次而舉，選士主之，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己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公謂：「二廣事體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不通，價必騰踊，郡計不

給，重爲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勞。若止循官般舊法，初無抑配等弊，公私俱便，可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爲主議者所誅，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爲東路提舉，旋升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慮公或以賓州奏事，必撼成說，武憲熊飛素不快于公，二人從而甚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產喪生。胡憂懼至死，詹亦得罪，復行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愈泊然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內郡，止求議幕。荆帥樞使王公蘭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彭公龜年爲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嚴。」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各三冊、《會錄》四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籤帙甚整。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鐫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效。閣前亂石森立，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薇洞天」。勝日深衣坐閣下，二鶴翔舞于前，殆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羅拜爲壽，竟觴卜夜無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濟川楫、黃仲禮琮、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爲八十之慶，宴笑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三年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鄢氏，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

郎、新邵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輅，業進士；次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曾三異，次適進士鄒塹，亦前卒。孫男十人：長峰，亡矣，次嶢、次金西，薦于鄉，崧、峨、峇、崇、嶷、義、歲。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二人：郟，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鑰屏居四明，得子壽書，俾爲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疴，爲作古風寄之。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見，謂前詩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公傅良爲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覈。敬掇其狀而爲之銘。銘曰：

靖康兵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及己酉。犬羊長驅，薦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別記誰某。有制有書，有疏有奏。衆說雜然，考證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萊漢閣，寵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仕多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有子克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攻媿集》卷一〇八。

〔二〕莘：原作「華」，徑改。

〔二〕清：原作「倩」，據四庫本改。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身，入從出藩，爲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躡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爲巨族。鑰淳熙五年由敕令所刪定官贅倅丹丘，始拜康肅于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既掛衣冠，夫婦偕踰七十，子孫詵詵，坐享耆福。谿山勝絕，來者如游崑閬。鑰一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明銳奇龐，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末疾，止于中壽。次子鄞丞壻四明史氏，鑰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爲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爲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傳後。介弟既亡，繫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疇昔，爲之永慨，乃掇括蒼貳車郭君晞宗所爲行狀及興化自爲姚碩人行述大概，併爲之銘。君諱津，字仲登，世爲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大夫。考芾，康肅公也，官通奉大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強記，博通羣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嘗從秘書郎王公衡、頌臺主簿胡公權、殿中季公棠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爲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爲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于學，連薦漕臺，

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爲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服。十年，繼丁內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慕，靈芝產于楣，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隩，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吉州軍州事；樸，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栻，迪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燁、煜、煒、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隩之原，遷碩人之柩祔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膏粱之習，種學績文，與寒畯爭馳。久在親側，宦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初入帥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爲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葛公、樞使黃公爲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牘。嚴于治盜，民以奠居。邑社稷壇壝圯壞，學宮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奏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無玷。」方嚮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膝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主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爲提舉

官，任以荒政，躬走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政事詳練」薦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輻湊，官兵得空券累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隘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貌察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邑令日決數事，旬餘囹圄爲清。減商算，損酒價，訪水利，民聽已孚。而去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暮，而去之速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損價以糴，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給棺，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不足，築祠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薦新，事之如生。耆舊有爲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時。正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爲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靜，中無機心，與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爲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費不靳。康肅嘗以歲侵爲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穀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顏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郎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吳，舅始丞郡，而家尚窶，寓族長之家。光祿泊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師友于外，無娣姒之助。以豕婦獨任梱內之責，人以爲難。光祿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庚費。康肅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先意治具，以俟所需。康肅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

大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鄞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鳴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

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瀦，夾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蚤垂車，謝軒冕兮天爲徒。君冢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鄴侯書。宦學富兮歷仕塗，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夫人德兮鳴鳩如，義方壺彝兮藹里閭。我維銘兮子刻諸，慰孝思兮賁幽墟。《攻媿集》卷一〇八。又見光緒《仙居縣志》卷四。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勲在社稷，密贊中興，賢德問學爲戚閑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韓王。祖彥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爲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膝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秘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勤于關

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上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爲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淡然不復以仕進爲意，人皆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左朝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歲在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男五人：夔，右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曾，俱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真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惟信安謙恭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居第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爲勢家所奪，猶存其舊。吳公棫字才老，仲公參議字彌性，皆名士，以女弟嫁吳，而與仲爲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公自幼承義方，問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強記，一經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于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爲儒家矣。鑰少隨侍都下，

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爲天官，舅氏尚書汪公爲郎，與公相厚，稱美不容口。沖佑漕淮浙，爲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嚴州嘗爲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鑰比知貢舉，首閱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爲之忻然，知孟氏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遠以見屬，遂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爲愛子，餘慶所鍾。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壽弗及中。積善曠達，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幽宮。《攻

全宋文卷六〇〇五

樓 鑰 一〇六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爲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爲慶元府，周氏世爲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子曰鏐，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氏，翰林學士覲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強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世，兄

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善謀。既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繙經閱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于吾鄉。奉累世丘壟，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爲鋟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即以櫟櫝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圯，加以輦輦，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疏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熺，慶元四年爲鄉貢進士；次曰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壘、垓、圭、垠、埏、埏。女五人：長適陳鋌，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熺將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豫卜壽藏，美槨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間，君少余一歲，棋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爲親密。後雖以憂患疾疢寢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尚期餘生爲老伴侶。聞君之訃，盡傷殊甚。熺來求銘，義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爲疏族，死無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

松之勞，是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才則優。不伎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修，晚益夷猶。棋枰觥籌，里閭沉浮。積善未酌，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收。《攻

媿集》卷一一〇。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鑰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勳之女兒、太府卿正己之姑也。卿爲鑰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鑰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家，先妣吳國携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侑，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親有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鑰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爲大父母鍾愛。昆弟既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誥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

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沖澹，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既沒，撫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彊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往行，有契于心者，心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于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閱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即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誠伯、訓伯。惜詒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繹其壻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孤葬君于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既亡，家人始得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

衣冠方興，所貴持久。毋渝淳則，用篤厥後。《玫瑰集》卷一〇九。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奔，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筆畫愈工。余既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掇其大概而系以銘。君諱雱，季澤其字也，溫之永嘉人。曾祖文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黔，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關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

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忠甫名淳，君之內兄；君舉名傅良，又張氏壻。龍圖鄭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搏額外之求，宿蠹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科買瓦甓薪葦泊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日，危坐聽事，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乏，增學糧以養士。閩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輶車不忍去者。士夫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絞紵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爲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讎之職，

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爲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爲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爲。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爲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賁幽墟。《攻媿集》卷一〇九。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爲成都大家。隆興初元，鑰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价同登。尚書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鑰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携貳卿書，以二親銀青及夫人之銘爲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撫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宗象，累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翰苑，繼爲丞轄

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資沖淡，惟專意于學，自爲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爲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邑爲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爲斂容，獄亦寢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既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鄉黨搢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爲稱首。至是相與嗟惜，又不能自己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二〕。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知叙州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于將仕郎；景琦，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人：曾孫□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祔焉。公既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爲公之讀書爲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覆，隨疏坐右。旦爲某書，夜爲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

見于《瀧岡阡表》者，皆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爲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稱孝秀。天爵爲貴，多文爲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攻

媿集》卷一〇九。又見民國《華陽縣志》卷一一。

〔二〕通議：按宋無通議郡，疑當作「通義」，通義郡即眉州也。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趨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銀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閭內，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爲潼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

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不以事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葬，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青學行以爲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閒適，夫人與其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敬歎之。姒既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爲不可及。姒止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驚寵祿爲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爲孫。甫冠，夫人即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既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爲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爲表襮。調人之急，如恐弗及。故奩衣襦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在家爲賢女，既嫁爲孝

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以爲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傅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于三從。事姒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爲壺彝。凡此婦道，百世仰之。《攻

媿集》卷一〇九。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鑰亦偶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按涕之餘，爲序其平生而系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爲鄰，而緱山僊人吹簫臺峙其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爲名族。曾祖惟表，祖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爲之擇師。君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學。君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褒借甚至。

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戶曹乃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謹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薦書，文卷已遭摧剝。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寘舉首，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鑑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爲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俊卿爲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既被檄總籍其目，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爲壽藏于側，泣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爲。輶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密爲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爲守，每稱爲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卧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刑方爲圜，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即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却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爲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

「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爲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泫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爲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厮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賡酬者衆，鑰亦預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較務，調邵武軍司法。姿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伋、僑、俶，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人：佰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法定。季適進士萬達。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貫穿百家。不爲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熾。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克遇視學，則請君爲說《春秋》。光化既爲一新軍學，至奉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弟份斥家財爲之倡，衆亦競勸。輪奐鼎新，照映山川。舉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爲之。自爾累舉，得士爲多。家素貧，孫安人初以田四

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爲不堪，晏如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頎然爲鄉曲之望。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游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攻媿集》卷一〇九。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晚益相親。鑰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履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弈，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與兄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鎡，字少及。吾家世爲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

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諱昇，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琚，朝散郎。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子鉅，亦自太學晚爲歙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祿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爲用，數十年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爲宅，後既不足以容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闢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地纔幾弓，花卉果蓏，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壟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爲鄉里善人以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楫、檣、檣，俱業儒。柄出繼爲長兄主簿鉅之孫。孫女□人，長適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棄，物多可爲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櫝壽藏，雖

一日二日可爲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一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繡舊堂幾不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決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爲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尚振素風。《攻

全宋文卷六〇〇六

樓 鑰 一〇七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爲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齎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爲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巉巖，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迴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即造護國，請謁寂室。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于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

「見智者大師麼？」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誠非寶。」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錯愕。踰年告別，牛送以偈曰：「咄咄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瀉，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瞋悶？」圓曰：「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峰存、瀉山祐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峰，景元即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爲典牛焚香，是爲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

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舉，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即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尚饗」，爲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二〕。余非學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實求銘。既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楊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舌。《攻

媿集》卷一一〇。

〔二〕「人」字下原有注：「此下原本空缺十餘字。」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

久。大則宏智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苟葷，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爲侍者。時真歇了公爲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即領悟，遂云：「將謂無人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爲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天童，視歇爲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衆。象山廷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爲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爲部使者，爲范公草疏，禪門以爲美談。師即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忞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子雲趨，寺爲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佖請住雪竇。二十九年，直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實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人。人于是尤以爲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爲暮矣，即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濯足就座，整容跏趺，泊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

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待制張公劭昆弟與師爲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爲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宗風，而足菴智鑑爲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休塔銘爲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足菴之祝，爲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曰休，死又何求？足菴之求，爲銘諸幽。

《攻媿集》卷一一〇。

瑞巖石牕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父早喪，年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爲師。宣和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即見宏智，反覆問答，機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閑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閑曰：「似地擎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師直造前，清舉拂曰：「識得這個，參學事畢。」師曰：「拈却這箇，喚作什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

曰：「老漢拂子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遂爲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帥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既往，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爲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鍾經一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滎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促之。越五日，始至，談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繼之。師壽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偏夙號上方，于是立塔以葬，寔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學佛者，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爲全人矣。況是三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愛身如冰玉，終老不衰。案主大剎，起居寢食無一

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他嗜好，自號石窗叟。峭直骨體，未嘗借人以詞色。見有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略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辭，輒遭呵咄。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避命，郡爲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爲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窗則空門中御史也。」緇流以爲名言。師行解甚高，不爲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即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即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爲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當自知之。瑞巖古道場壁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寢分別。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邇來一再傳，奇雛出丹穴。石窗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味人，啗土炭石鐵。鹹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腐？君其視茲碣。表裏無纖瑕，瑠璃含寶月。《攻媿集》

卷一一〇。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珙禪師領千七百衆，爲首座，獨指師爲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群盜蠱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懼。師坐篷外，獨不沾濕，真歇益異之。會京城三藏法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乘戒之證也。」徐即身輕。真歇住雪峰，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遯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妖怪，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歸。師曰：「吾爲法忘形，何懼耶？」乃即山中盤石縛茅爲菴。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辦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爲之摧拉，變怪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爲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

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師自證，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卧。若能與食展菴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古鏡現前。非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力自照也。昔真歇嘗于室中舉問：『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鏡光流遍刹塵，鑑照無礙體難分。群靈巨德皆稱妙，凡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爲汝借風。」泊登舟，俄頃而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即不無，如何是同風不問底人？」珏云：「井底蝦蟇吞却月。」師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珏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辭道恐涉唇吻。」珏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借。」珏云：「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機鋒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爲岳林行句，擔二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爲衆普說。宗嘆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瀟聞師名，屬侍

御王公伯庠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爲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爲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爲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枅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必欲識面，既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午奉全身以葬，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爲一山奇觀，嘗爲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别，以大休塔銘爲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惟師根器過絕人，自誓不悟不爲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傅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爲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爲異解。」師爲之濯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礙。爲人說法，或自曉至暮，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

此尤禪林所未有也。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施利，悉爲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逋動數千緡。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救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物命，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爲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于神曜。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艱其承。十有一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爲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爲津梁。生于淮壖，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礙。行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末世。《攻媿集》卷一一〇。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先是，參政錢公請爲墳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敕差住持。太傅史魏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

一旦自海山膺敕命，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古殿，得瓦于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爲瓦礫之場。人以爲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嘉大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曰：「隽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個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

子當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唼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尚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既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爲施主說法，似感微疾。既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贅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鑰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輓峰高高壓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滓，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領。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古廟香爐無波井。栗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真隱神交錐脫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再別幾何俄莫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攻媿集》卷一

一〇。又見《南雁蕩山志》卷四。

全宋文卷六〇〇七

樓 鑰 一〇八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爲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國縣蓬萊鄉之响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奇相，甫八歲，父母携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駭嘆。十四爲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飮食物玩遊戲等試之，一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爲急。衆目之曰「詢獨立」。

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炙數歲，盡得其說。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貌溫恭，烈暑鑠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卧，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盍行矣？」法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反不若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學，方困算沙，非吾所知也。」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既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即日挈包在弟子列。自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欲捲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曰：「維那之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爲廣嚴第一座。偶擇主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爲言，師曰：「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華雲，以省母之便，欣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劫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叱曰：「汝何爲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

汝！生有王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貧富有命，強取之物，豈爲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爲樂。汝若殺我，早歸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自以爲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聳，佛影巖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范，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麈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每曰：「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爲貢院，勢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爲言也。丞相魏文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以叩自得石窠，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

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鳬短，皆出自然。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之，何爲禪，何爲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龍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繒爲齋施。尋盡出衣孟，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至于卧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非赴齋啜粥，蓮經不曾離念。厨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之傳。吾求悟門，切勿自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側。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閣。郎中省菴陸

公沆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即路之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以爲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實行實諦爲可敬，爲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教門鼎盛。粵惟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說。辯才無礙，脫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尚永其傳。《玫瑰集》

卷一一〇。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丞相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刹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

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二），而不自以爲足也。去之，見懶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杲公之高弟（三），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璞撫之以爲類己。然以未識大慧爲恨。不憚重趼，見于衡之回鴈峰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爲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借重。開堂日，乃以瓣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爲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飭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閱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峰斂却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身太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月五日（三），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震，又得如師者爲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爲帝子公相之所

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爲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四〕，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爲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峰，妙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酋傑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攻媿集》卷一一〇。

〔一〕肯：原作「背」，據四庫本改。

〔二〕杲：原作「果」，徑改，宗杲也。

〔三〕月：疑當作「越」。

〔四〕投：原作「段」，據四庫本改。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爲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

一代宗仰者往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既以隆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爲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既已叙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系以銘。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于明州鄞縣之寵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爲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戒，明智目爲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爲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爲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爲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之如崑閬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贊其新伽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爲功德耳，豈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爲法門罪人。」故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爲戒。秘監姜公守四明，爲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爲榮。其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犯，即之則和易溫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疏也。有達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纚纚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

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僧吏邀取無藝。師爲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感疾既革，衆以藥進。師曰：「十方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書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礙禪。融一理，逢其原。金而玉，嶽而淵。爲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蛻蟬。嗟後人，視銘鏤。《攻媿集》卷一一〇。

走臣子。然聖意頗厭躁競之習，顧大臣問所以。丞相趙公雄奏曰：「鹿某之請，出於至誠。」朝論多惜其去，寮友有以詩挽留之者，廟堂亦嘗却其請。而求之不□□□□□□□□□□□□□□□□遷官二等，以朝奉郎直秘閣，賜緋衣銀魚，授一子昌運以官，用華其歸。君生於建炎之元，至是年才五十有三，況以循良之課，入爲名曹，日嚮於用，翩然乞身而去。□□□□□□□□□□□□□□□□高節，萬衆欽嘆。其行也，朝士餞別，爭賦詩以爲贈。先是，有客嘗取靈澈詩所謂「林下何曾見一人」者，欲以「見一」名君所居之堂。君曰：「此吾志也。」既十年矣，人皆以君不待年□□□□□□□□□□□□去台城四十餘里，地名鹿麕，山水佳處也。既歸，不復入城府，汎埽庭宇，徑爲終焉之計。鑰時自敕局贅倅於台，訪君之廬，崇岡碧谿，老木擁門。主人欣然出迎，望之使人自□□□□□□□□□□□□之賦詩而還。郡太守爲哀中外之詩，爲《見一堂集》行於世。官滿再過之，問君樂乎，笑曰：「不見其樂，但覺日長耳。」慕仰不足，又爲之詩曰：「再上先生見一堂，澹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內清風滿，但覺山中白晝長。」君亦爲一笑領此意。尋即別去，意君之壽考未艾也。別四年而訃聞，蓋十年十月七日也。哀哉！嘉泰三年昌運改通直郎，將宰龍泉，過四明敝廬中，感念疇昔，恍更二紀。方相

□□□□□□□□□□椿年知處州日所作君行狀，泣而曰：「先君之葬，未有墓隧之碑，今日深知先君之出處者幾無人矣，敢以銘爲請。」雖老矣，學益落，義不得而辭也。君字伯可，世爲臨海人。曾大父戡不□□，祖淵贈右承事郎，父汝爲累贈宣教郎。惟鹿氏積有隱德，諫議忠肅陳公瓘謫居時，承事伯仲實從之遊，始爲儒家。伯父汝弼、汝明紹興十二年同以進士起家，鄉閭榮之。二兄皆與賓貢而早世。君資□□□□□□□□屬文，由太學登三十年丙科，授左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有戚寇者□海道，朝以名捕。君聞其馮險肆虐，先以方略擒其爪牙數輩，一旦出不意，親至其家，縛取以歸，凶徒屏息。潦水□□□□□□千頃，王公炎時爲漕使，被旨疏導之。水軍奉命促迫，諸縣吏民汹汹。及君往視，持畚畝待于阡陌者數百千人。詢之，耆老具言權豪築長隄，浸淤水道。今不於彼疏治，反壞民業，害愈□□□□□□□□隄。或曰：「此鼎貴之人所築也。」君曰：「正當自顯名始，有罪，尉自當之。」隄既盡去，水勢頓泄，向之沒者土且作父矣。漕來按臨，力陳利害之原與其已施行者，漕喜甚，屬君草奏□□□□□□□□。郡寮賀曰：「決隄之舉，旁觀爲之股慄，乃以澹然而□，其利溥哉！」用盜賞改左承奉郎、知泉州南安縣。郡於中冬督秋賦甚急，就逮者縣率二百人。君力言省限未及，法未應迫。而逮愈急，趨□□□□□□□□擲其牘於地。連日上謁不得見，願給告身以歸。民相率至縣庭，遮留者日數百人，且言「無捨我去，賦易足也。」皆夜舂晝輸，未浹日而登足。守驚且悔，設燕延款，問何以致此，遜謝而已。邑庠□□□□□□□□築淫祠於□□□徹其材新之。增員選師，親加督課，士益知勸。黃龍見於谿前，紀之以詩，屬和者甚衆。是歲邑士名薦書者倍於舊。吏部石公

起宗廷試，爲亞魁，人皆以爲作成之。□□□□□□治。相戒不忍犯法。至親有訟，一言喻之，或感泣而退。圉空累月，邑人肖像立祠，奉之至今。詹事王公十朋爲守，以治最薦，有旨審察。詹事陳公良翰爲給事中，舉君自代云：「處事剛□□□□□諒直而不欺。」人以爲得其寔。二公皆有當世重名，不輕許可。□□監登聞檢院，時中都官待次者率從員外置，遂添差通判吉州。佐郡有聲。鄰有滯訟，部使者多以委君，一問而得其情。□□□□□右大饑，參政龔公茂良帥隆興，任以荒政。朝廷設賞，募人出粟，君諭富室，得米七萬斛，賴以全活者不勝計。龔公力薦之，復有堂察之命。淳熙□年二月，除知衢州。尋改饒州□□□□羣臣氣節不立，風俗委靡，不能仰副聖意。及論諸郡獄官不□注癰老之人，乞嚴差注之法。又言：「奏對者多徇私迎合，詆議成法。間有施行，又以不便而罷，誠有朝令夕改之弊。」上皆嘉□□□□諭君治郡不可不留意財賦，君奏曰：「今生財之道極矣，惟能窒弊原，懲吏姦，則財不可勝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若能使田里無愁恨嘆息之心，則郡計不足慮也。」上然之。四年九月，到郡未□□□□□召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五年五月，除尚書屯田員外郎。輪對，因奏立官庠以教宗子，而法制苟簡，反不及州縣。乞修廟學，定生員，置膳養之資，嚴教導之法。又以屯田有名無實，國用十以□□□□軍，惟此可以少紓民力。酌古驗今，周詢博採，有上屯田□，指兩淮可以留屯者數十所。君稽考訂正，灼知利便，願以身任其事。十一月遷金部。君攸助長貳，經畫調度，給內唯謹。綱運當輸左帑者，因□□□□野，多露積岸次。躬爲督察，力革其弊。明堂大饗，陰雨不止。歲事之日，天宇開霽。禮成，上甚悅，君進詩頌恩，有以開廣上意。又奏：「聖

人不以得天爲足，而以敬天爲務。天之所以眷顧□□□皆如此其至。陛下宜存不息之誠，勿懷自滿之意，則天之眷佑有加無已。」上稱善者再三。且極言民之疾苦。「寬恤之詔每下，而奉行不虔，其擾益甚。如差役催科折帛場務，俱乞更張□□□議而行之。」郡縣有奏陳利害□然可行者，必力主之。勢不得專，多有扞格，自以強顏班列爲媿，而歸心啓矣。君寡兄弟，少又多病，世味宦情泊如也。陪祠小疾，決意納祿。或勸止之，則曰：「吾才薄命奇，□□□致身員郎，所得已厚，不自知止足，其曠敗，悔之何及！」識者謂二疏官至師傅，祿二千石，又皆篤老，君過之遠矣。歸創小閣，聚書其上，朝夕省閱。客至，則觴詠以爲樂。給事龍學吳公芾掛冠已久，宅於□□□石井，自號湖山居士。聞君此舉喜甚，篇章相屬，爲忘年交。君歲一過之，劇歡而歸。吳公病中邀一見，亟往訪之。未幾遂相尋於九京，尤可嘆也。君天姿孝友，在上庠，聞父病，不暇俟潮，有願負以涉者，□□□而潮至，負者棄走，自分必死。俄有小艇至前，賴之以濟，人以爲誠孝所感。二兄寢疾，藥餌悉出其手，未嘗去側。爲伯氏立嗣，撫之如己出。伯父通直性嚴重，事之盡禮，得其歡心。分田宅則辭多而受寡。自奉甚薄，而好周人之急。少讀張乖厓公所錄黃兼濟事，慕其爲人，凶歲則捐直捐廩以濟鄰里。外和内剛，初有朝績，吏白當先謁權近，叱去之。居官一毫不妄取，禁家人市土宜作器用。南安月約有例當增，竟不之問。鄱陽郡例及諸司以千緡餞行，會建貢闈，□□□以助費。在州縣時，雨暘有禱輒應。謝事五年而四旱，鄉人禱或不獲。君一出則甘澍隨之，人皆歸功，則曰：「偶然耳。」棄置人事之後，聞國家一政令之得失，一賢才之用舍，憂喜形於言色，若身任其責者。爲文明白簡易，詩務平淡，能寫

人所難言。文集十卷，藏於家。娶應氏，知楚州寶應縣權之女，先君十五年卒，有賢行。君自爲之志，其文甚□。贈安人，葬於重暉鄉白竹隩。一子，昌運也。一女，適從政郎、江州德安縣丞吳栝。孫男愿，業儒；女二人，適同里進士吳燾、應虞。曾孫男女四人，尚幼。十一年仲冬丙申，舉君之喪合於應安人之墓。嗚呼！范蜀公六十三而致仕，君又先之。鑰投閒九年，猶以爲養而未忘祠祿，視君有媿焉。銘曰：

七十致仕，《禮經》甚白。年踰知命，胡去之亟？才方登用，身又康強。慨然賦歸，二疏有光。煌煌孝宗，求賢如渴。崇獎廉退，以勵臣節。天□□仁，不假之年。高風令名，惟君純全。我升其堂，又銘君墓。後之君子，庶幾知慕。《台州金石錄》卷八。又見《古誌石華》卷二九。

〔一〕題後原署：「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樓鑰撰并書。□□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丘密篆額。」

全宋文卷六〇〇八

樓 鑰 一〇九

故皇子肅王埴興靈前夕敕祭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晬盤將設，何去之速？情之所鍾，念念顰蹙。苗而不秀，無乃太促？一奠寓哀，往從幽卜。《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具位臣某等伏觀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某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輜，臣等謹泣血頓首，死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

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既庀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攻媿集》卷八三。

祭龔參政茂良文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之墮，況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攻媿集》卷八三。

祭謝樞密廓然文

同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蘭省，峨豸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乎不淑，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某等叨列周行，屢登翹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殽，乃酌斯壘。矢辭一慟，我腸九回！《攻媿集》卷八三。

祭王丞相淮文

同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任諫垣。敷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僇。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縟儀大典，奉以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盍歸帝前。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

傳。某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衮衣，阻拜新阡。敬以菲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攻媿集》卷八三。

祭羅樞密點文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疊疊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拯時弊。憂深思遠，語輒歔歔。論事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及侍。公之齎恨，有此一二。某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尚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攻媿集》卷八三。

祭趙觀文彥逾文 一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人才于瓜瓞之綿。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

種之不凡。惟我公尤爲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氈。阜陵畀以三輔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鉏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斷兮，定策于萬衆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勃之間。覩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動名而弗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携琴龜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蜩蟬之羣喧。馳睿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于罔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于棹閒。繙萬書以自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盜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曾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棋再戰兮，望之者或以爲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簞壘。忝賜環之同

日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疴兮，尚蹉跎而蹢躅。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閭。公既扁舟而東下兮，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憖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母之窀穸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總帷兮，慘東望之風煙。尚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阡。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哀涕之潺湲。《攻媿集》卷八三。

祭趙觀文彥逾文

二 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人，蓋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功成不居，棹閒道尊。更化還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濺。《攻媿集》卷八三。

祭趙侍郎粹中文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渡，名勝昂顙。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礱。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雝雝。一登朝班，雅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道山，螭坳儲宮。瑣闥批敕，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據古，昭若發蒙。言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雍。自茲倦游，冥冥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沖融。卷不去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既頒，盡還故封。宜對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松。某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獻歌，樽酒從容。回首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既旨，有殽斯豐。公乎來乎，淚如奔洪。《攻媿集》卷八三。

祭莫侍郎叔光文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義有不可，論正而堅。璧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攻媿集》卷八三。

祭陳閣學居仁文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寢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渭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

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緯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昕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顒顒，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缺望，猶庶幾復起而爲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爲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壁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朗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莫，不知涕淚之交橫也！《攻媿集》卷八三。

祭史敷文彌正文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即世。相公煌煌，惟公是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不堪哀毀。窀穸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某等託契素深，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遽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來祭。感今念昔，相向出涕。《攻媿集》卷八三。

祭王侍御伯庠文 一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尚無圖書，安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穉涕洟。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不敢不勉。《攻媿集》卷八三。

祭王侍御伯庠文 二 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吏，若何爲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攻媿集》卷八三。

祭王侍御伯庠文 三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旆，慘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執紼，變歡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朽。《攻媿集》卷八三。

祭薛寺正季宣文 一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驚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

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攻媿集》卷八三。

祭薛寺正季宣文 二 辭靈。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菲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攻媿集》卷八三。又見《浪語集》卷三五。

祭鄭龍圖伯熊文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采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

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瞢。時撫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酹，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攻媿集》卷八三。

祭呂太史祖謙文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行有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覬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惟公其人歟，胡爲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爲矣。卧家優游，尚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喪善類。天乎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某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攻媿集》卷八三。又見《呂東萊外錄》卷八三。

祭呂寺丞凝之文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閩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衮衮，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予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末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簀。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嗇。秘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鑰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動，涕淚如激！《攻媿集》卷八三。

祭從舅汪刪定大辯文 一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兮有異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父兮自齟齬而爲羣。飛黃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千里兮悵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

酒之弗與，琢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於細氈之聞。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諷律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之作兮真出于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之不仁！嗚呼！鑑裁至高兮不以我爲不足，語詞章之雄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翩飛旆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于穹旻！《攻媿

集》卷八三。

祭從舅汪刪定大辯文 二 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崛。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鵠。知己在朝，聲動魏闕。當夷途之欲驤，驚霜蹄之屢蹶。浮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驚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寡，然

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況復賴廣頤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塏壤剗剗。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于茫昧？事有難辦，孰爲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嫠一慟，行道傷割。某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壁于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于髣髴矣乎？《攻媿集》卷八三。

全宋文卷六〇〇九

樓 鑰 一一〇

祭姜總管文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棼，解繩之亂。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榷，所至增衍。郡國韜鈴，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寓公寄客，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嗚呼！中原戰氛，陸沈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嗟。某等里社從遊，交情戀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醕，曰俎曰饌。矢哀以文，有淚如濺。《攻媿集》卷八三。

祭劉宜人文

王台州母

猗歟夫人，婉孌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之夫，學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版輿輕軒。壺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得全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潺湲。《攻媿集》卷八三。

祭史宜人文

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腠。進粥燎鬚，醫檜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壻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攻媿集》卷八三。

祭族兄心上人文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媿。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乎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直與比肩。曰律曰孝，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寢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說，妄夸真詮。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望之若仙。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茗盃三酌，淚下迸泉！《攻媿集》卷八三。

祭謝雲臺傑文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歸然，見謂老成。文如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骯髒，不以事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來爲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爲此行。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冥。亟馳菲奠，以寫中扃。望東山以興哀，尚髣髴其來聽。《攻媿集》卷八三。

祭周通判去非文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倘不

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撫。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莫之生芻。《攻媿集》卷八三。

祭陸提刑洸文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臚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畀以華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陞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爲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攻媿集》卷八三。

祭趙安國鎮文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淳直，澹乎世味。心計有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忽焉已矣，天乎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臆。《攻媿集》卷八三。

祭張梅州祖順文

嗚呼！刺史爲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爲貴。苟仕宦之平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爲之？何于君而獨不以畀？公之才足以辦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真良二千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奇，三仕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秉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之于烟瘴之地。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歸，川陸迢遞。一家纍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以爲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攻媿集》卷八三。

祭趙運使善忬文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杭而葬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實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爲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却藥，湛然中扃。爵祿在前，不復入于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鑰投分素深，齊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攻媿集》卷八三。

祭舒簽判琬通判璘文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于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

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日剖滯訟，自以不冤。五溪峒蠻，動興戈鋌。匹馬深入，且諭且鑄。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咏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之愬；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諮詢？里有後生，繫誰是遵？悲夫傷哉！靈輒有行，雙旐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攻媿集》卷八三。又見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祭從兄少微縣丞文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爲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有十人。兄爲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搢紳。數年之間，爲尉爲丞。介然自守，不

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遽隔，孤嫠惻惻。葬從其先，遠日數旬。酌奠送行，涕淚霑巾。《攻媿集》卷八三。

祭李府君文

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彞世。上舍之孫，香彎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攻媿集》卷八三。

祭表兄馮藉田端方文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彞世，生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篇。鴻慶孫公，一

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胡數奇，場屋迍邐？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司藉田。亨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總帷咫尺，欲酹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攻媿集》卷八三。

祭叔父郴州文

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爲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鄰，爲終焉計。弟室先成，如跂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弟雖卧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莅官行法，治家處己。內外斬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

天乎不淑？遽已亡矣。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爲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甚爲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爲美。旨酒嘉殽，遣子以祭。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手足之義。《攻媿集》卷八四。

祭安康郡俞夫人文

蔣參議母 代工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壺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原。某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攻媿集》卷八四。

祭伯母馮恭人文

同兄弟。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粃粃孫枝。撫循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輝。方期來歸，慰

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一疾寢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輦西旋，郊迎奔馳。不覲溫顏，徒瞻靈旂。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奄宥有期。嘉殽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攻媿集》卷八四。

祭王樞密剛中文

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躐。出陳治安，爲天下甲。道山峨巍，金門岌嶭。鳳掖優處，螭螭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捫參仰脅。尊爲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奉祠以歸，高卧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畎。邊塵忽驚，騎塏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樽俎折衝，醜虜震驚。智略縱橫，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燮。人皆謂公，行矣爰立。大厦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煒燁。天何不憖，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咽！天子震悼，爲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沓。鑰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旆帖帖。哀以送之，千載一訣。《攻媿集》卷八四。

祭鄭衡州若容文

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出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墜諸淵，公不爲動。天定勝人，復爲時用。惟公之文，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却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彌衆。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爲之一慟。《攻媿集》卷八四。

祭趙路鈐不枯文

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忠，脫身騎塹。卒歸行闕，官以寢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爲前輩。樽酒相過，雍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改。郊廟侍祠，峨峨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遽至危殆。嗚呼！安閒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攻媿集》卷八四。

祭徐少卿子寅文

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骨相奇龐，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委子夭傷。情鍾弗堪，公亦云亡。歸途千里，兩旆飛揚。行道賁涕，而況州鄉。某等從游，日望歸艗。茲登公門，總帷在堂。遺像如生，莫此一觴。相向失聲，尚其來享！《攻媿集》卷八四。

祭趙恭人文

王滁州之室。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人，獨異輩流。天子淑質，婉孌和柔。不虐不妬，不伎不求。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高春秋。胡爲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末疾，遂不可瘳。某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爲膳羞。尚爾後人，壺彝是收。《攻媿集》卷八四。

祭袁通判章文

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惟吾叔平，尤爲耆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疏。勞謙終吉，矢死弗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題輿。人或不堪其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疴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憖遺，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酒，莫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攻媿集》卷八四。

祭魏丞相文

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手足之愛，以承

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旛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爲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却，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爲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類。天不憖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瑩，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此蘋蘩之意！《玫瑰集》卷八四。

祭王令人文

代陳閣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迄今十有九年。夫人無恙時，屢以爲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既哭子輿，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疏，滋有意請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輩、芾扶靈輦以

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人有知，尚臨此言。嗚呼，尚忍言之？

《攻媿集》卷八四。

祭劉宜人文

代陳閣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閨閭。蓋八十四年，處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盡傷，幾爲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爲壻，猶曰半子。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攻媿集》卷八四。

全宋文卷六〇一〇

樓 鑰 一一一

祭王參政之望文

代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却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爲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聞者爲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乎

不爲九京之媿也。《玫瑰集》卷八四。

祭劉衢州朔文

代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爲不斬。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淵之夭，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儵焉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挺。不事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龔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溫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所悲哽也。某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爲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要當爲天下惜爾，何止于海隅之一郡耶！《玫瑰集》卷八四。

祭王詹事十朋文 一代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爲主盟。事失其平，公爲權衡。一有抑揚，人爲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爲之隕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酌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歆！《攻媿集》卷八四。

祭王詹事十朋文 二代莫守。

嗚呼！某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墜。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潸然出涕。《攻媿集》卷八四。

祭薛寺正文

代曾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攻媿集》卷八四。

祭鄭司法頡文

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旁觀者爲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醺酒劇談，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謂夫江風叵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然，強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爲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酹祖奠之芻，德升尚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

「非在其身，在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攻媿集》卷八四。

祭陳司戶僖文 一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齟齬秀發，書無不讀。中童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齏。乃登上第，乃瞻龍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亹亹不倦。自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爲。親舊有急，匍匐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峨峨閩山，靈輦何歸？歸旒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菲莫薦誠，疚心疾首。《攻媿集》卷八四。

祭陳司戶僖文 二 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爲永好，非君主之而誰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丹旆翩然，君將

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玫瑰集》卷八四。

祭湯寧海烈文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尚平易。惓惓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玫瑰集》卷八四。

祭陳安人文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門閭。同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贅。夫人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齊。夫人之弟，名德峨巍。同氣是似，爲家門楣。月評升聞，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某茲叨假守，欽歎壺彝。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帷。節孝有間，過者式之。《玫瑰集》卷八四。

祭劉天台孝憲文

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悃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民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享！《攻媿集》卷八四。

祭周侍郎文

代侍從。

惟公性識淵沖，智略輻輳。悃悃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某等爲僚屬耳，底蘊未究。忽拜總帷，孰不疾首！乃陳斯殽，乃酌斯酒。矢哀以文，公乎知不？《攻媿集》卷八四。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伏以祇奉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貺孔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薦。尚歆誠悃，滋介純禧。《攻媿集》卷四八。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儀祖宗之禮，皆已備修。凡五岳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之尚遠，顧虔報之敢稽？《攻媿集》卷四八。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

伏以嗣曆云初，奉先爲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祇薦總章；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齋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顧歆，神明來格。既訖成于熙事，敢恭布于深衷。遙望陵宮，不勝感涕。

《攻媿集》卷四八。

安穆安恭皇后改諡告太廟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易別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諡。先期以告，英鑑其臨。《攻媿集》卷四八。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集百官于南郊，首定稱天之諡；奉二后于太室，改從祔廟之名。將舉盛儀，敢伸昭告。《攻媿集》卷四八。

奉上孝宗皇帝諡冊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諡冊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 一祝文

伏以壽皇即遠，方定于尊稱；祖后俱從，當更于舊諡。將嚴寶冊，敢告神祇。《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諡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伏以烈祖在天，南郊定諡。既遵節惠之典，載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鑑誠恪。《攻媿集》卷四

八。

孝宗皇帝欝宮神圍除去鋪屋窠木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永思陵

祝文

伏以皇祖上仙，期方臨于七月；稽山庀役，地實近于諸陵。暫撤微廬，稍開宰木。懼有驚于神御，敢先叩于威靈。仰冀洪慈，俯加陰佑。《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祔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神主于初獻廳時
前奏告祝文

八。
伏以仰尊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累朝之祔室。暫遷神主，敢告威靈。《攻媿集》卷四

權奉安神主祝文

八。
伏以崇飾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邃，以須祔室之成。敢冀憑依，用伸虔告。《攻媿集》卷四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八。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孝宗。念斤斧之交興，懼神祇之或聳。敢先昭告，願相多儀。《攻媿集》卷四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啓 櫟

伏以阜陵既飭，靈駕將行。遂從禹穴之藏，式啓商楹之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窀穸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即遠，痛詰旦之將行。重惜分陰，杳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寢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臨穴之勤。少駐須臾，不勝哀殯。

啓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諏穀旦，肅引靈輶。顧挽紼以難留，遂遵途而即遠。音容愈邈，慟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既備，愴我祖之何之？紼翬啓行，痛仙游之不返。拊龍輶而永訣，駕鯨浪以遂東。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菽塗。愴永闕于衣冠，痛莫親于兆域。式安玉體，絕望天顏！

掩欝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

伏以明明我祖，奉窀穸以既安；離離在宮，痛威容之愈邈。天顏惟肖，神宇具依。不勝追遠之悲，敢致妥靈之告。《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伏以烈祖上賓，阜陵告備。茲啓菽塗之舊，將趨兆域之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攻媿集》卷四

八。

至櫓宮奏告帝后祝文

伏以奉皇祖之葢塗，勉襄大事；近累朝之兆域，敢告威靈。未遑洛邑之歸，尚奉會稽之葬。仰祈孚佑，咸遂妥安。《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宮鼓吹導引曲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仙去龍輶遠，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爲捲寒沙，來往護靈槎。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佑皇家。《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彌文。巍巍東向開基主，七世祔神孫。追思九閏整乾坤，寰宇慕洪恩。從今密邇高宗室，千載事如存。《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無時之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悰。《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祖宗帝

后祝文

伏以竣事阜陵，既畢九虞之祭；寧神祔室，實同二后之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實循禮典，敢告威靈。《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曰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倣。《攻媿集》卷四八。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室帝后神主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室祝文

伏以班祔孝宗，崇新清廟。備累朝之祔室，奉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攻媿集》卷四

八。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藏禮于宮庭，用妥靈于宗祏。以享以祀，來燕來寧。《攻媿集》卷四

八。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以俟同

時祔謁升祔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即安；宗祏致嚴，妥柔靈而並祔。稍遷邃幄，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

豫以告。《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祝文

天地

伏以尊祖禮嚴，因山事畢。用宏開于宗祏，將升祔于靈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鑑，永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文祖，既畢安虞。爰攷禮于前朝，盍妥靈于太室？仰瞻列聖，敢告先期。其永無疆，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二后以同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永阜訖功，孝宗升祔。惟億載萬年之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鑑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烈祖上賓，太宮升祔。國之大事，其敢弗虔？天之尊神，是當先告。冀垂昭格，用妥威靈。

《攻媿集》卷四八。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思陵永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櫓

宮表文

伏以仰奉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曆最爲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邇，敷號云初。敢告威靈，式祈孚佑。《攻媿集》卷四八。

全宋文卷六〇一一

樓 鑰 一一二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

景靈宮天慶觀報恩觀同。

伏以纘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洎泰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景靈宮帝后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之號，有唐實創于嘉名；仰慶曆、元祐之時，我宋尤稱于盛際。爰肇新于歲紀，敢虔告于威靈。

社 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曆、元祐之盛，期紹重規；仰勾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尚祈靈佑，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曆云初，紀年敢後？合兩朝之盛，爰號慶元；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尚惟昭鑑，永助丕基。
《攻媿集》卷四八。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天 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今日。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伏以推功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茲謹上辛之祀。仰瞻列聖，豫告先期。

社稷

伏以感太微之精，夙祗大祀；推藝祖之烈，升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攻媿集》

卷四八。

諸陵諸櫝宮表文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立極之功，克配感生之祖。遙瞻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威

靈斯鑑。《攻媿集》卷四八。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還正殿奉安祝文

伏以親廟是營，羣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四祖之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攻媿集》卷四

八。

奏告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桃僖宣之祀，視夾室以尤嚴；遷順翼之靈，祔先公而惟謹。仰祈列聖，俯鑑忱衷。《攻媿集》卷四八。

春分前修飾欝宮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攻媿集》卷四八。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啓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壺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內治，恭儉具孚；命菲質以嗣興，恩私未報。方具游神

澹泊，玩志清虛。益觀過曆之期，坐閱後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弄孫，咸仰姜任之盛；戲綵爲樂，惟祈箕翼之年。

伏以修蘭亭之禊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修齡。國治家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攻媿集》卷四八。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五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怠。伐鼓于社，彝章具存。尚抑羣陰，以助陽德。

《攻媿集》卷四八。

陰雲不見交蝕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東方未晞，陰雲布濩。實惟神賜，敢恃天休？

《攻媿集》卷四八。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櫝宮表詞

伏以念茲皇祖，遽驚新穀之升；瞻彼阜陵，采切高山之仰。恭惟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裕孫謀。茲當祥練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謹，隕涕無從。《攻媿集》卷四八。

改元嘉定奏告祝文

開禧三年十二月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祗奉洪圖，寢逾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爲國家者，尤謹于紀年；有社稷焉，敢稽于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嗣歲。

諸陵欝宮表文

伏以祇奉洪圖，寢踰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定之旨，睇武王耆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攻媿集》卷四八。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嘉定元年

諸帝旦表

伏爲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先生之典？恭惟諡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戎。仰賴在天之靈，益綿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爲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奉先之禮。恭惟諡號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音。慨莫望于聲容，尚永綿于慶羨。式修孝敬，敢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爲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諡號皇帝澤寢羣黎，慶綿百世。望僊游而雖邈，席丕祚于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爲四月維夏，閏式紀于歸餘；先后在天，禮用陳于改望。恭惟諡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即安。永陪衣冠之游，用綿宗社之慶。奉承思孝，莫薦惟馨。《攻媿集》卷四八。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宁興思，旱氣甚廣。近雖得雨，猶未霑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三日爲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攻媿集》卷四八。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櫝宮香表詞

伏以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驚鑽燧之期。遙瞻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顧加隆而敢怠？肅陳寶炷，用表哀誠。《攻媿集》卷四八。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瀆

伏以旱魃爲災，間有不免，在于今歲，利害尤深。疆場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茲常暘，種或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顧慚菲涼，久蒙敷佑。高高在上，皇地祇云「后土靈祇」。俯鑑哀祈。三日爲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慝，恭俟嘉應。

宗廟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間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爲膏澤，徧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脉。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爲重。民之司命，以食爲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雨又復霽。傾心禱祈，願垂嘉答。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攻媿集》卷四八。

禳蝗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爲災，備舉禳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顧畿甸之尚繁。遠邇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云「后土」。俯念斯民。既敕酺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蝗而爲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螣而無迹，庶稼穡之有成。

酺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酺。都邑頓清，無非昭答。郊圻未免，敢怠祈禳？惟盡除振振揖揖之災，庶幾有蕤蕤芃芃之望。《攻媿集》卷四八。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爲虐，其害愈深。爰即紫壇，仰祈清昊。熙陵之德，實配彼天。豫告威靈，願垂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穰之亦消。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祇被郊丘，謹修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雷，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樂歲。邦本所繫，惟天佑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即泰壇，恪修雩祭。稽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菲涼，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

靈，願垂矜閔。亟頒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焦灼。國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敢伸虔告。願垂大惠，敕使百神。三日爲霖，溥及萬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幾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暘之罰，乃徧黎元。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列聖，威靈在天。別廟云：「雨而復旱，茲焉致禱，願昭感通。」閔予曾孫，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霖。迄用康年，保邦是賴。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爲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今茲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徧于百神。仰冀爲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攻媿集》卷四八。

內中禳蝗文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既應，不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關之內。遇災是懼，惟帝焉依。願敕百靈，盡除螟螣之害；俯令萬國，咸保稻粱之豐。《攻媿集》卷四八。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宵旰齋心，日致忱禱。皇皇后帝，皇地祇云「坤元后土」。實賜鑑臨。曰雨而雨，隨時孚應。藝我稷黍，寢成小康。盡彼萬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爲災，幾害穡事。國計所繫，無所控祈。夙夜投誠，父母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

霖霖滂沱，幾無虛日。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爲孚應。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幽贊爲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爲國？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禱于貴神」。如響應聲，隨車滂沛。肅時雨若，易歉爲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誠禱祠，靡神不舉。時雨之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霑足。歲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鑑予忱禱。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一報，敢怠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攻媿集》卷四八。

祭告酺神文

蝨賊爲災，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賴于酺神。既隨禱以盡消，俄蔽空而復至。人心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噍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攻媿集》卷四八。

温州修大成殿祝文

教授

殿久弗葺，隳蠹日甚。神像在茲，懼將壓焉。易敝從新，飭工伊始。恐驚神靈，不敢不告。《攻媿集》卷八二。

台州謁廟祝文

通判

東嶽行祠

泰嶽以膚寸之澤及天下，功利之在民物者何止一邦。鑰佐郡此來，伏謁祠庭。巖巖之瞻，邈在天

外。神聽則近，尚其顧歆！

靈康行祠

惟神之祠，肇于永康；而靈響之著，盛于台城。乃崇寧元祀，曾祖來守，以神之陰功聞于朝，是以有仁濟之封。鑰佐郡此來，所以事神者，何敢不肅？祇事之始，先款祠下，靈康之謁，少俟朝夕，惟神其鑑之。

諸廟

州之民吏治其明，神理其幽。神之血食于此既久，功利之及民者深。鑰佐郡此來，祇謁祠下，吏之事不敢不勉，惟神其陰佑之。

靈康正廟

王之威神，震于一方。疫癘雨暘，罔不禴禳。昔曾大父，來守海邦。列功于朝，侯封有光。鑰茲叨佐州，祇敬靈響。巋然祠庭，襟山帶江。千載喬木，鬱乎蒼蒼。再拜致謁，肴鮮酒薌。願廣陰佑，保綏此疆。十雨五風，豐年穰穰。吏責苟逃，神賜敢忘？《攻媿集》卷八二。

全宋文卷六〇一二

樓 鑰 一一三

辭廟祝文

先 聖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鑰未知道，而願學焉。羨員此邦，所未底于戾者，夫子之教也。今去矣，敢敬致辭。然夫子之道無乎不在，鑰之心亦當無乎不勉。蓋夫子之廟可辭，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諸 廟

鑰贅倅此邦，首尾二年。年穀順成，無菑無害。神之福吾民者如此，而吏之被賜也尤爲不貲。今去矣，祇拜祠下，非敢邀福于身，願神之福吾民者千載猶今日也。《攻媿集》卷八二。

温州謁廟祝文

知郡

先聖

夫子之道，萬世所尊。夫子之尊，萬國所共。鑰頃嘗分教，今十五年，奉釋奠之舊儀，葺大成之廣殿。茲叨假守，尤仰師尊。夫子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雖不敏，請事斯語。惟夫子實鑑之。

諸廟

永嘉内外百神，咸著靈響。祠山云：「惟王威德，著于東南。創祠此邦，民已受賜。」海神云：「惟王勲業冠于唐室，威德著于是邦。」鑰頃嘗客授，祈報屢矣。茲焉假守，獲共香火之奉。今歲旱災甚廣，獨吾州有年，神之賜厚矣。國家張官置吏，凡以爲民，祀典所載，亦惟有功于民者祀之。秋氣方中，岌岌然以風濤爲憂，愁霖未止，願亟開霽，以全農功。鑰不敏，竭力以祇王事，惟神有以相諸幽，則吾民其庶幾乎。祇謁之初，敢敬以告。《攻媿集》卷八二。

祭酺神祝文

惟《周禮》族師之職，春秋祭酺。鄭康成云：「蠃螟之酺。」慶曆之制，有蝗蟲則祭。熙寧議臣欲每歲春秋行禮，終不果行。乃閏五月丙戌以蟲螟爲害，祭以致禱。賴神之賜，隨即衰息。茲當晚禾秀茂之際，又有食其心者。士民以前日之靈異來請，不憚再瀆，復舉斯典。《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而況明神見之《禮經》，著之祀典，專職于蠃螟者？吏不敢辭其勞，神其不倦于應。俾田祖之神畀之炎火，以全歲事于垂成，不亦休哉！《攻媿集》卷八二。

辭廟祝文

先 聖

嗚呼！聖人之言可寶萬世，而況吾夫子集大成而又拔其萃者乎？夫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鑰不肖，試郡以來，伏謁之始，固嘗請事斯語，黽勉萬一，由是得二年之間田里相安。今去矣，敢以展謝。四五年間，十修釋奠之禮，顧瞻廟庭，不忍遽去。若拳拳

願學之志，又非止乎此也。

諸廟

惟明神福永嘉之民，民之謹奉香火，于茲有年矣。鑰試郡此來，荷神之休，凡有禱祠，無不響答。今歲尤幸，十雨五風，以迄康年。晚禾闕雨，不免煩瀆。秋高氣清，忽霈膏澤。豈么麼能動神聽？蓋千里之幸也。吏之撫民，不過二三年。鑰拳拳此邦，無異鄉社。今去矣，既謝靈貺，神其加惠斯民于無窮哉。《攻媿集》卷八二。

工部加贈焚黃祝文四首

一

國家歲事于南郊，大賚四海。鑰以叨列朝籍，贈先考爲中散大夫。嗚呼！惟樓氏世有積德，衣冠相襲，既百三十餘載矣。自曾大父金紫而下，階官至朝議者三人，俱不及生登五品。我先考歷仕幾一甲子，謹廉周密，始終無玷闕，官簿益高，壽七十有六，而束于新制，乃今而後得之。仲兄既不勝喪，遂不得同致卹典。焚黃九京，追痛罔極。伏惟昭鑑，歆承寵渥。

二

鑰伏自淳熙十四年七月假守永嘉，辭拜塋下，聖朝恩賚，動及泉壤，先君贈典，乃至於八。前四者，固嘗燔黃以告矣。今皇帝登極，已而鑰遷秩中奉，又遇明堂大禮，累贈先君爲正議大夫。今者鑰由權吏部尚書丐郡得婺，按故事以請，于是遂有正奉之贈。歸掃松楸，淚沾宿草，敢以四告，併侈上恩。惟我先君位不稱德，積慶流衍，十年之間，寵渥踵至。不肖子鑰蒙被遺澤，年除歲遷，寢逾分量。幸逃譴何，得遂一歸，皆先君之賜也。尚惟祇服命數，以佑我後人于無斁。

三

惟皇帝御宇之四年，親祀南郊，霈大澤于天下，追榮之恩，普及泉壤。嗚呼！顯考積厚流光，鑰不肖，祇服義方，憑藉陰佑，幸不墜門戶，以爲先君羞。十有四載之間，告第燔黃，至是而九。茲敢以宣奉大夫之命薦于塋域。顧瞻松楸，音容如在。尚惟歆鑑，式綏寵渥。

四

伏自嘉泰三年郊祀大禮，考加贈銀青光祿大夫，妣加封安康郡夫人。恩命未頒，顯妣遽棄諸孤，憂苦摧割，未遑歲事。去歲天子宗祀合宮，又贈考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定郡夫人。嗚呼！顯考捐館于

今二十有六年，告第之典至十有二。今既視秩天官，追蹤曾祖，顯妣克享上壽，石窆啓封至再至三，康寧考終，洊更大郡，餘慶所暨，燕及孫曾。世受國恩，存歿俱幸。惟是奉顯妣色養之久，近經初忌，又首行燔黃之禮，鑰等不勝哀慕之劇，謹併以四告三黃展儀坐下。《攻媿集》卷八二。

移長汀菴祭告祝文

三代并陪葬位

鑰等罪逆酷罰，母氏大寧郡太夫人汪氏傾逝。伏自淳熙十年，先考葬于長汀祖庵之後，是時即議少遷冢舍，因循二十餘年。茲以母氏卜日合祔，移菴于左，敢先奉祖考神主于享亭，庶免斤斧工役驚動神靈。俟新菴之成，復還廟室。伏惟鑑察，密賜陰佑，俾大事克修。鑰等不勝哀痛感激之至。

先君工部

嗚呼！先考之葬二十餘年矣，體魄安靜，子孫蒙休。久議遷移祖菴，不敢輕易。天禍我家，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以正月九日棄諸孤。攀號擗踊，痛割何極！鑰等忍死力貧，已豫卜十二月八日丙申奉太夫人之喪祔先考之墓，將以此月二十二日丙辰解屋墳基。伏恐驚動神靈，先于今日設祭昭告。惟我先

考默相大事，使區區孝誠早遂素志，永奠二親九原之居。不勝悲痛感激之至！卹典將頒，燔黃未果，寒食之節，以凶服不敢墓祭，挂旛追薦，併惟歆鑑。痛吾母之不及見也。

土地

先祖少師之葬，建立菴舍，今八十年。其鎮安松楸，保佑存歿，惟神是賴。茲以母氏大寧郡太夫人之喪將祔于先考光祿之墓，豫卜吉日，遷菴于左方。伏恐有冒明神，謹用昭告，奉神位稍就西廂。俟工役訖事，別當築室妥靈，永祇香火。惟神鑑察，尚陰相之。

畢工奉安神主

長汀建菴，垂八十年，物各有數，撤而新旃。顯考之藏，安康合焉。惟此舊基，實蔽新阡。忍死竭力，徙于東偏。土木初興，神主告遷。茲焉訖役，奉以言旋。載髹新位，敬書揭虔。捨舊從新，憑依永傳。佑我後來，慶系其綿。《攻媿集》卷八二。

鄉校奉安先生祠堂祝文

代工部。

惟我曾祖以古學起家，不務仕進，退而教授鄉校。一時名公橫經授業，最爲盛際。里人推本文風

之所由興，相與祀于學有年矣。近又請于郡，願徙祠東序，以致尊尚之意。郡太守欣然從之，遂爲四明美事，衰族預有榮焉。粵子孫不敢以是勤鄉曲，身任其責，堂宇一新，像設嚴備。其率子弟祇拜祠下，以妥先生之靈。世蒙餘休，懼弗克稱。繼自今歲時瞻敬，其勉進學業，惟孝惟友，以庶幾先生之風，以無負里人之意，惟先生其鑑之。《攻媿集》卷八二。

立皇太子祭諸廟祝文

代温州守。

皇帝惟宗祧之重，豫建太子，以固國本。爰推恩沛，惠綏萬方。凡郡國大小之神，有功及民者，命長吏咸致敬焉。惟神廟食茲土，法應得祀，謹涓吉辰〔一〕，奉酒醴牲牢，以薦馨香。神之聽之，相我千里之民，自今無或有旱潦疫癘之災，仰以答上之賜，俯以爲邦人之休，顧不在茲乎？《攻媿集》卷八二。

〔一〕謹涓吉辰：原校：一作「謹遣某官」。

海神廟祈雨祝文五首

代温州守。

一

惟神相唐，若旱作霖。精爽凜然，廟食歲深。民以旱告，吏實疚心。潔齋致禱，罔或弗欽。願沛膏澤，視古猶今。庶幾歎愁，變爲謳吟。

二

海邦之民神所勞，驕陽傷農下無告。吏實不肖心是悼，三日再瀆神勿躁。旱魃既虐風亦暴，吹雲使醯氣不冒。平疇良苗日就燥，安得上天陰雨膏。神兮至靈隨所禱，牲牢馨香敢忘報？

三

夏旱致禱，神既應之。驕陽復興，實慙再瀆。暑氣日甚，嘉穀將槁。吏無所告，惟神是求。願爲甘露，迄成歲事。靈應益彰，報敢後哉！

四

頃歲夏旱，秋而得雨。農功雖失，尚收桑榆。惟今之災，秋晚未已。千里內外，日以告病。間有火驚，無敢安處。麥不入土，後日可憂。瀆神再三，顧豈得已。願爲膏澤，救此疲氓。

五

三時務農，以神爲命。雨暘不若，隨禱輒應。農事既閒，人亦少休。旱暵告病，惟神之求。連薨而居，甘井枯竭。宜寒而燠，疫癘將孽。神芘斯民，尚聽禱祈。三日之霖，拱而蒞之。《攻媿集》卷八二。

迎神像行道祈雨祝文

代温州守

旱災致禱，雖日造于靈祠；甘澍愆期，意尚虧于舊禮。願同佛像，周歷郡城。列處黃堂，慰萬衆瞻依之切；悉哀緇侶，盡六時諷唄之勤。庶神力之益彰，俾雨師之速應。人所欲者，神其聽之！《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謝雨祝文四首

代温州守

一

夏旱而雨，功歸于神。神安厥居，蓋亦未幾。秋陽爲虐，于于復來。不以爲瀆，而不我聽。三日之澤，如響應聲。苗興勃然，一稔可待。神之賜也，敢謂偶然？敬拜于庭，神其來格。

二

神居是邦，民之司命。曰雨曰暘，來禱必應。亢旱既久，千里告病。迎處黃堂，用彰禮敬。人心惶惶，神實來聽。以陰以雨，不俟雩禱。肅神之歸，如初之迎。揭虔妥靈，牲酒斯盛。或言海氣，則風之證。祈佑農功，俾終有慶。

三

秋日亢陽，正此無告。海風助虐，其何以堪！吏之不德，不能銷去。精祈未既，靈貺已昭。神之愛民，若父子。隨禱而應，是焉可誣？尚請于朝，以伸陽報。

四

旱災之餘，人心易恐。雨小不應，千里嗷嗷。所不甚恐，惟神是恃。衛公精爽，凜然如生。膏澤所霑，闔境告足。率屬來謝，其敢不虔？尚冀時若，以汔稔歲。《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祈晴祝文二首

代温州守

一

惟神廟食之久，于民有功。曰雨曰暘，調護無爽。吏政實愆，致此陰沴。雨雪不已，欲耕未能。怨咨無告，惟神是賴。毋以吏故，而害于民。廓清頑陰，使遂開霽。吏敢不勉，重爲神羞？

二

春耕欲雨，多則告病。人既無厭，神亦難應。然念此邦，倚神爲命。淫霖未已，陰沴日甚。嘉種不蘖，汨于深澍。東作苟失，曷爲農慶？日在甲子，占匪休證。驅斥雨師，惟神之令。有禱于茲，神其來聽。《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謝晴祝文

代温州守

春霖太甚，良農病之。吏求于神，日俟嘉應。上勤宵旰，德音四馳。曾不淹辰，廓清氛翳。回視四野，物物昭蘇。神實相唐，功著千載。燮調之妙，又及我朝。曰雨曰暘，尚期終惠。《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祈雨雪祝文

代温州守

惟茲東嘉，歲事屢愆。神厚其賜，書大有年。農隙而旱，敢瀆神聽。泉竭麥枯，人亦告病。歲云暮矣，煖然如春。又恐疫癘，重困吾民。立雲滃興，密雪交下。益以霏霖，潤及原野。是在明神，不勞餘力。倘終芘之，何以報德？《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謝雪祝文

代温州守

冬溫不雨，爲嗣歲憂。致禱于神，靈應如響。微雪欲作，先集于霰。報神之賜，庸有既乎！《攻

海神廟發海舟祝文

代温州守

郡祇天子命，遣巨艦數十艘，由海道以戍四明。惟神廟食此邦，靈應如響，願陰相之，俾往來鯨波如乘安流，無有驚畏，則所以報神者敢怠哉！《攻媿集》卷八二。

海神廟禳謝颶風祝文三首

代温州守

一

永嘉災荒，首尾十年。今歲之稔，近所無有。時暘時雨，神賜實宏。秋霖未已，害我穡事。積陰之久，或致颶風。窮民易驚，愁嘆相屬。垂成之賜，惟神是依。驅除雲師，使見白日。風伯退聽，鳴條不聞。倘終惠之，其敢忘報？

二

魯有爰居，止于東門。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先事之占，有可信者。此邦歲苦颶風，邦人畏甚。春有飛雪，以秋爲期。暑雨未休，深恐馴致。惟神靈響，千里具依，是用祇謁祠下，豫罄丘禱。曰：暘曰雨，神已佑之于前，其終惠之，汔我穡事。

三

吏實不肖，無功于民。神曷芘之，隨禱輒應。反風之感，雖曰偶然。如神之靈，答貺昭甚。震風凌雨，一昔掃除。祇謝祠庭，其敢不恪？《攻媿集》卷八二。

龍女廟祈雨祝文二首

代溫州守。

一

旱潦有數，天實爲之。千里之潤，神實司之。歲以旱告，將困吾民。天高難諶，用求于神。幽蟄奮起，霈然膏澤。俾成豐年，何以報德？《攻媿集》卷八二。

二

靈貺在民，廟食久矣。靈雖不渝，祠則甚圯。早禱未答，或其在是。吏職養民，視飢猶己。神相于幽，休戚共只。願噓立雲，沛澤千里。何以報神？葺祠舊址。丹青相輝，棟宇豐侈。神之聽之，誓有如水。《攻媿集》卷八二。

二龍潭請聖水祝文

代温州守。

歲以旱告，靡神不舉。百穀方仰于膏雨，神龍猶卧于靈湫。爰遣屬僚，修郡故事。仍將緇流，諷唄致禱。挹彼注兹，雖曰聖水一勺之多；賦靈于中，端如泰山膚寸之潤。三日之霖，將于此乎求之。神尚肯來，慰此渴望！《攻媿集》卷八二。

迎四龍王行道祝文

代温州守。

深山大澤，是生神龍。旱魃爲災，迎之幽宮。聖水一勺，神在其中。甘霖未施，吏罔措躬。旗旄幡幢，往從紺容。願驅妖沴，回祿祝融。願呼羣靈，屏翳豐隆。尊居黃堂，指麾成功。膏雨浪浪，黍

苗芃芃。策勳而歸，報神何窮！《玫瑰集》卷八二。

巾子山龍潭請聖水祝文 代温州守。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然惟神龍所居，則膚寸之雲雨輒應之。郡苦亢旱，祈禱之禮徧于羣神，雲出相望，膏澤未下。竊惟巾子山一郡之望，真龍之所居也。謹命縣大夫修敬靈湫，勺聖水以伸誠禱。願興雲霓，沛以甘雨，以慰渴想，以蘇千里，以示神應于無窮，不其休哉！《玫瑰集》卷八二。

九龍潭請聖水祝文 代温州守。

神龍之居，實爲靈山。早憂吾民，神不得閒。從人之來，奮起幽蟄。來即公堂，杯水可挹。玄雲四興，千畝含滋。爲此澤者，非神而誰？求之于初，萬目所矚。于以將之，其敢不肅？神乎既居，願安幽宮。節宣雨暘，相予屢豐。《玫瑰集》卷八二。

平水王禱旱祝文

代温州守。

亢陽爲虐，方憂誠禱之未孚；故老有言，始悟靈神之在邇。謂護國通天之號，有濟民惠物之功。比歲以來，幽祠寢廢。既上雨旁風之未免，何西廂東序之足觀。雖吏民已謹于祈禳，而守宰久愆于禮敬。旱既太甚，咎或在茲。聞之惕然，其敢寧止？爰陳菲奠，來謁明靈。伏願矜小己之寡聞，憫斯人之無告。沛乎百里之潤，爲之三日之霖。誓率耄倪，益謹牲牢之報；且令棟宇，聿觀輪奐之新。《攻媿集》卷八二。

郭先生廟祈雨祝文

代温州守。

維茲斗城，先生卜之。歷千百年，民用安之。亢陽有禱，神又聽之。廟貌之崇，後其圖之。《攻媿集》卷八二。

祭勾芒神祝文 一 代温州守。

正月惟閏，既望始春。甘雨霰霖，土膏墳興。祀牛于門，協氣是迎。司我穡事，惟帝與神。歆此菲奠，用介豐登。《攻媿集》卷八二。

祭勾芒神祝文 二 代温州守。

維時發春，盛德在木。帝實主之，神實輔之。迺祀土牛，用介穡事。其尚居歆，以迄康年。《攻媿集》卷八二。

春賽諸廟祝文 代温州守。

惟神功利及物，廟食此邦。維暮之春，聿修歲祀。涓辰致潔，徼福于民。神之聽之，惠我無疆。

《攻媿集》卷八二。

畢文簡公祠堂奉安祝文

台州

興國之初，台爲王土。擢公朝行，首綰郡組。宣暢皇風，蠲除虐賦。去歷華途，爲公室輔。遺愛一方，美談千古。君子人歟，章聖天語。迺昔允侯，建祠翼宇。遺像未設，闕典思舉。傳之番易，冠佩容與。道貌睟然，爭先快覩。鑰去二百年，叨繼前武。敢曰尚友？庶幾趨步。于以奠之，揭示儀矩。曰士曰民，惟敬惟慕。《攻媿集》卷八二。

鄉校序拜奠謁祝文

代鄉人。

先聖

夫子于鄉，恂恂爲先。鄉人飲酒，後杖者出。正月之吉，敬拜殿庭。退序長幼，仰遵聖訓。茲與鄉人，飲酒以齒。謹以清酌薦籩，式陳明獻。

充國公

惟公亞聖，苦孔之卓。非禮勿動，不改其樂。願言晞之，敬拜于學。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

鄒國公

學以明倫，孝悌具申。徐行後長，舜予何人。鄉黨尚齒，遺言是遵。茲與鄉人飲酒以齒，釋菜于先聖。謹以薦籩之禮，配陳明祀。《攻媿集》卷八二。

全宋文卷六〇一三

樓 鑰 一二四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伏以祇祀合宮，爰卜季秋之吉；靈承上帝，聿臻熙事之成。丕擁神休，實繫道蔭。乃鳩吉士，俾演真科。用伸告謝之誠，益茂方來之祉。更祈洪造，普芘函生。

滿散朱表

伏以肇祀總章，獲全盛典。歲儀真宇，用答靈休。荷雲馭之來臨，肅瓊章而具列。受釐云始，介福無疆。《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一，傳增湘校補本。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祝壽道場青詞

伏以良月方中，誕辰斯屆。惟華陽之洞府，素集真仙；瞻句曲之名山，用祈景貺。伏望三峰交會，衆聖溥臨。即崇禧之宮，俯歆淨供；授長生之籙，加惠眇躬。上焉介壽於重親，下以均釐於四海。

滿散朱表

伏以騰嵩嶽萬歲之呼，首臨誕日；望金陵三茅之勝，肅演真科。肆闡蘭場，既歆菲薦。願垂道蔭，彌介天祺。嘉與民編，同躋壽域。《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一。

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伏以躬履慶圖，方席延洪之運；節臨良月，初逢震夙之期。爰即殊庭，肅陳淨供。惟虛皇之來格，俾誠意之潛通。仰冀重闈，同綏萬壽。

滿散朱表

伏以蘭場展采，爲初度而有祈；寶炬交輝，睹靈光之下燭。奉盛以告，已事而竣。願加佑於沖人，俾獲綏於繁祉。《玫瑰先生文集》卷四一。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誕彌厥月，式標瑞慶之名；立愛自親，先上壽康之祝。啓竹宮之邃宇，演瓊笈之真科。仰冀高靈，俯歆淨供。俾遂承顏之樂，益綿過曆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祥開初度，肅羽士以陳儀；壽祝重親，望龍樓而致禱。真游來下，景貺其臻。願與聖人之年，坐膺天下之養。《玫瑰先生文集》卷四一。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集百官于圓丘，既舉稱天之禮；遷二后於別廟，併陳更謚之儀。祇率舊章，恭修淨供。敢伸昭告，仰冀洪休。《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一。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離德繼明，方極慈闈之養；日官告曆，載逢辰次之周。啓純福之殊庭，演虛皇之妙旨。霓旌來下，寶炬交輝。願申箕翼之期，長謹晨昏之奉。

滿散朱表

伏以慈宸燕處，高蹈於希夷；藥館陳儀，用祈於壽嘏。純誠上達，靈鑑具孚。冀福祿之來崇，致庭闈之同慶。《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一。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嗟嗟烈祖，遽臨同軌之期；浩浩昊天，實相因山之役。廼涓穀旦，將啓敢塗。仰叩高真，預伸昭告。伏願俯垂佑助，俾遂妥安。庶幾六紼之行，往即九京之吉。《玫瑰先生文集》卷四二。

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重華如在，可勝追遠之哀；長至甫臨，尤重感時之慕。乃開前殿，肆展大齋。伏願功濟無邊，神超有截。冀慈悲之明證，普幽隱以均霑。萬國歸仁，顧何資於佛力；九天垂祐，期永固於邦圖。《玫瑰先生文集》卷四二。

皇帝本命萬壽觀青祠

伏以至朔同日，方遇新陽之亨；支干相生，又逢元命之吉。乃蠲琳宇，大啓琅函。恭願高真，俯矜忱悃。兩宮同慶，奉萬歲之玉卮；兆姓均歡，開八荒之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我生之辰，卜云其吉。適際履長之慶，又當告朔之初。肅演真科，肆陳淨供。冀垂昭鑑，式介蕃禧。《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二。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龍樓致養，方安間燕之居；鳳曆告辰，仰獻壽康之祝。啓青藜之秘宇，演瓊笈之殊科。敢冀萬靈，俯歆誠意。益介萬年之慶，恪趨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歸尊於父，適逢元命之辰；降康自天，爰致脩齡之祝。春陽伊邇，熙事告成。祈景貺之來臻，鞏皇圖於不拔。《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二。

又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阜陵復土，既畢於九虞；太室寧神，將傳於萬世。是爲重事，方講盛儀。永惟尊祖之誠，追述敬天之志。前期是告，降鑑孔昭。《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二。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嗣位踰年，方更歲紀之號；履端翼日，適遇我生之辰。爰即琳宮，式陳寶供。冀高靈之垂鑑，介多福於方來。上壽三宮，長遂承顏之樂；均釐萬宇，咸興擊壤之謠。

滿散朱表

伏以發春之初，維戊之吉。方上椒觴之慶，繼陳瓊笈之科。荷真馭之溥臨，喜休祥之來下。既成熙事，敢薦忱衷。《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二。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鳳曆紀年，方協仲春之序；龍樓致養，載臨元命之辰。啓崇福之殊庭，修朝真之淨供。靈光下燭，景貺來臻。高視希夷，願衍萬年之慶；恪共溫清，益嚴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春律方中，物生咸遂。演秘密琳琅之語，祝壽康箕翼之期。已事而竣，惟天其右。庶修子職，永奉親歡。《玫瑰先生文集》卷四三。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歲紀新元，方履春陽之季；日惟上巳，適屆我生之辰。敢肅高真，祇陳清供。開純福之秘宇，炳長生之寶燈。恭願道蔭日增，壽祺帝典。奉重闈之養，受福無疆；均四表之歡，配天其永。

滿散朱表

伏以季春云始，元命斯臨。正當楔事之脩，爰謹靈科之演。茲焉成禮，允矣垂慈。冀益介於脩年，庶永依於妙道。《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三。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陽居大夏而主歲，方欣長養之時；子有天下而歸尊，仰祝壽康之筭。日當元命，禮厚真科。迓飈馭之來臨，肅仙班而就列。伏願廣推道蔭，增介親年。奉太上之玉卮，重見威儀之盛；躋斯民於壽域，益綿熙洽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律應薰弦，慶鍾慈宸。萃霞褕皇冠之衆，演琅函瓊笈之文。茲告禮成，仰祈神貺。庶自禱祠之後，獲修定省之恭。《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三。

太一宮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醮青詞

伏以嗣膺大寶，日深淵谷之虞；密侍慈闈，願致岡陵之祝。演真科於秘殿，招寂士於名山。列供高靈，普及三千之衆；仰祈睿筭，遂延億萬之年。敢罄忱衷，庶承道蔭。冬溫夏清，早修問寢之儀；地久天長，欣見奉卮之樂。

滿散朱表

伏以爲天下君，敢以位而爲樂！奉上皇壽，惟事親而解憂。茲戴琅函，來臨寶馭。汔成盛禮，仰冀蕃禧。願益延父母之年，庶克備孝慈之道。《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三。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玉律正時，屬端陽之伊邇；清臺課曆，逢元命之斯臨。闢萬壽之殊庭，演三天之秘蘊。仰祈道蔭，加佑沖人。俾益价於脩齡，用克承於鴻祚。

滿散朱表

伏以蕤賓紀月，方適高明之居；純福陳儀，仰祈肸蠁之荅。蘭場既飭，飈馭來臨。願垂覆露之仁，式燕簡穰之祉。《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三。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於大夏；日當元命，爰演於沖科。設淨供於琳宮，延高靈於璇極。恭願俯於忱悃，加佑眇躬。歛五福以錫庶民，綏四方而惠中國。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火德方昌；元命之辰，蘭場肆葳。荷多祺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洪私，敢忘昭事。《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五。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悲纏長樂，方深霜露之忠；節屆中元，普設冥陽之供。祈覺皇之垂憫，冀祖后之超昇。伏願衆聖來歆，萬靈並享。徧茲法界，咸均福利之霑；俾我慈尊，永快逍遙之境。《攻媿先生文集》卷四五。

壽皇聖帝不豫祈禱青詞

同侍從

慈宮違豫，未底於安平；從列投誠，敢伸於頌禱。恭修淨供，仰叩高真。至尊壽皇聖帝恭願自天降康，勿藥有喜。備四時之氣，坐迪泰和；得萬國之驩，益嚴至養。《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先君九幽青詞

卒哭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尚冀至誠之感。伏念臣父具位臣某誠而處己，儉以助廉。久無求進之心，晚遂退閑之志。壽幾八秩，方承啜菽之歡；釁積諸孤，遽遭陟謁之痛。攀號靡及，視息僅存。驚卒哭之在辰，愴慈顏之益遠。平生素履，宜得遂於逍遙；宿世塵緣，恐尚稽於超度。是用

被除庭宇，祇設醮儀，廣延十極之真，拔濟九幽之苦。集茲冥福，用薦英魂。恭願雲馭來臨，星官昭列。先臣受鍊，盡如黃籙白簡之言；秘籍注名，徑登絳闕清都之境。哀祈至切，追慕何窮！《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先君九幽青詞 小祥

昊天罔極，莫報於父慈；太上至仁，敢干於聖造。伏念臣等先臣具官臣某久更勞役，絳幸退休。驚宿疚之俄深，痛冥途之遽隔。同祥奄及，哀益遠於音容；善果屢脩，曾未通於肸鬻。平生廉儉，神聽必昭；積世愆尤，凡心罔測。詳究道家之旨要，親聞幽報之彰明。是用恭按沖科，肅清私宇，齋心薦事，泣血陳詞。伏望上聖顧歆，衆真委照，俾英靈之不昧，悟機會之難逢。祇受秘章，謹持妙戒。煉至真之水火，集既散之精神。還復混元，逍遙浩劫。二兄一弟，泊諸附度之亡魂；六道四生，悉遂飛昇於僊境。攀號永訣，感切何窮。

疏 意

伏以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皇上之功，最先於度世。人雖已矣，道則昭然。符籙至靈，召魂立應；精神受煉，脫體飛昇。說妙戒以洗心，燃法燈而破暗。今者追慕嚴君之永隔，緬傷同氣之云亡，

歷舉科儀，備修人事。若匪僊真之降格，何由齋醮之圓成？伏望府聽哀祈，監觀正度。集殊勳於所怙，覃善利於無邊。悉令鬼趣之廓清，益固凡情之信嚮。《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母氏醮謝墮蓋青詞

闔門百口，曲蒙覆燾之仁；稽顙一心，敢復勤拳之謝。伏念臣妾某夙依大道，晚困多艱。哀我良人，僅經卒哭；悲哉仲子，遽不勝喪！疫癘方興，深軫傷弓之痛；旄倪交恐，實懷臨谷之危。死者不可以復生，餘息尚圖於苟活。陶壺鐵柱，擇地於華屋之方；黃絹朱符，藏身於北斗之下。禱之于帝，不俟浹旬；蓋之如天，於焉閱歲。是用汛除庭宇，祇按科儀，共竭誠心，仰伸昭報。恭願上真降鑑，列聖居歆。時序既周，爰用蘋蘩之羞薦；香火雖徹，更祈神物之護持。大禍之餘，他何覬望？殘生未泯，願保團樂。《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保安醮青詞

門戶有祥，嘗祈道蔭；歲時既久，爰答初心。伏念臣憂患以來，兢虞益甚。重累有飢寒之患，慈親當喜懼之年。頃因宵夢不寧，筮占匪吉，深慮鬱收之氣，共爲遷徙之謀。家既平康，神斯佑助。茲

以之官在邇，迎侍將行，擇庚寅本命之辰，列歲運諸星之位，即衡門而設供，延淨侶以陳誠。伏願上帝來歆，衆靈就列。居者行者，悉除無妄之災；綏之成之，用保無窮之祐。

疏意

右，伏以慈母年高，願保壽康之吉；闔門累衆，欲祈長幼之安。望天鑑之昭臨，俾愚誠之上達。家室遂團樂之樂，川塗無跋履之虞。凡與禱祠，悉蒙孚祐。《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丁巳本命醮青詞

晚境投閑，已銜洪造；屏居多病，敢叩皇慈。伏念臣某賦分數奇，叨榮已甚，深有滿盈之懼，亟爲退避之謀。歸已四年，猶竊太倉之粟；身無一事，尚聯內閣之班。念尸素之過優，致灾屯之不貸。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而況老母年高，弱妻氣劣。併課照臨之星位，敢伸禳謝之真科。近就東偏，稍營旁舍。恐神祇之驚犯，致家室之未寧。恭願高靈，俯歆菲供。光威來被，頓銷疾病之憂；道蔭所加，永保和平之福。

疏右語

聖常善於救人，在真經而具載；福莫長於無禍，實平日之夙心。歸處家庭，久饗祠祿，本無他望，敢瀆高真。正爲多災，願祈景貺。《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全宋文卷六〇一四

樓 鑰 一二五

東樓畢工蘸謝青詞

得寵踰涯，莫效君恩之報；卜居歸老，仰憑道蔭之加。伏念臣某累汙朝紳，晚塵禁橐。奉太平之香火，若將終焉；掛神武之衣冠，不翅足矣。昨營陋室，實倚先廬。敢圖召節之班，寢歷政塗之峻。以比歲金繒之賜，增前時土木之工。幸遂告成，未容得謝。深慮興修之際，或干禁忌之方，爰啓醮筵，以安神位。所冀一門之安隱，先令二子以檉襁。伏願上聖俯臨，嘉祥來集。始有曰，少有曰，止期苟合以苟全；歌於斯，聚於斯，是爲善頌而善禱。更祈貺施，早賜歸休。《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政府禳火青詞

比驚鄰火，深懼延燔；亟發願心，尋欣按堵。爰啓醮筵之肅，永祈道蔭之加。伏念臣某老既投閒，晚叨參預。固已非夢寐所及，豈謂閱歲時之深。日不遑安，自知福過。乃仲春餘閏之始，有正晝鬱攸之災。駭騰焰之方興，亟叩頭而致禱。既蒙大造，用擇良辰，即私第以陳儀，集羽流而薦事。恭願高靈垂祐，景福來臻。老幼粗安，早遂歸休之志；邇遐無間，俱成覆露之恩。《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保安醮青詞 一代魏丞相

微痾有感，致祠禱於高真；靈芘所加，還精神於舊觀。敢尋前請，以答初心。伏念臣某蒲柳早衰，桑榆浸逼。既慙得寵之踰分，且昧衛生之有經。頃冒外邪，嘗嬰寒疾。人以食爲命，或併日而一飡；母惟疾之憂，乃終夜而十起。徧嘗苦口之藥，莫遇折肱之醫。痛則呼天，獨蒙神祐；齋而事帝，敢屈真遊。伏願寶馭下臨，僊官就列。鑑獻芹之至意，歆酌水之微誠。四序暄涼，祈免陰陽之寇；闔門老幼，永同飽暖之歡。《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保安醮青詞 二代魏丞相

傾投霄極，荷靈貺之無私；祇被戶庭，俟真游之來下。敢修薄供，用答初心。伏念臣某稟性背時，爲貧漫仕。分役心於州縣，徒竊食於斗升。而乃歷禁路之清班，參公朝之幾政。重祿靡太官之聚，闔門安潭府之居。福量既盈，人道所惡。鬱蒸在候，寢興無妄之災；老穉訪醫，莫逢勿藥之喜。爰痛懲於小已，潛請命於穹旻。道蔭所臨，病魔良已。恭按冲科之秘，少陳昭報之誠。恭願奉寶馭於清都，鑑微臣之丹悃。苟庭闈暮竟得安甘毳之歡，而寒暑四時皆免陰陽之寇，在臣爲幸，過此何求。

《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下元設保安醮青詞 以下代仲舅

齋戒以事帝，每荷神休；疾痛必呼天，復蒙道蔭。爰廣真科之秘，仰酬洪造之恩。伏念臣某涉世甚艱，受生多病。夙傾依於大道，用保佑於此身。每逢弧矢之辰，必設香花之供。屬當秋季，弱妻忽苦於外瘍；爰竭誠心，清醮仍加於比歲。惟下元之紀節，即私室以陳儀。伏願天仗來臨，僊官就列。坐令孤迹，消歲時無妄之災；更俾闔門，託天地不言之德。《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奉使回程醺謝青詞

將命鄰邦，懼愆使指；投誠上帝，果辱神休。茲咸遂於生還，顧敢忘於昭報？伏念臣某等頃持漢節，遠聘燕山。上下六十二人，往還七千餘里。輪仆馬敗，日有顛隲之憂；寒窮歲殫，人懷輟瘞之苦。荷圓穹之芘覆，賴中國之威靈，竣事而歸，交口相賀。是用即琳宮而陳薦，按琅笈以宣儀。伏願天仗來臨，僊官就列。歆此日蘋蘩之供，佑兩朝金石之盟。凡與禱祈，咸均福祉。《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森秀菴畢工醺謝青詞

頃歲悼亡，因作首丘之計；一朝竣事，敢忘薦藻之誠。既不負於初心，尚有祈於洪覆。伏念某比遭伉儷之戚，適當行役之餘。僅返故山，徑謀吉卜。悵流離之三載，喜辛苦而一歸。爰鳩衆工，以奉窀穸。斧斤坌集，不無神物之震驚；畚鍤交馳，或犯陰陽之拘忌。今則新阡既就，喪制告終。會微臣本命之辰，演寂士冲科之秘。恭願屈臨真馭，拔濟幽靈。俾託體於山阿，獲游神於帝所。更憑道蔭，加惠孤蹤。《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仲舅九幽青詞

代表弟

陟岵纏悲，不勝楚痛；叩閭請命，仰冀矜哀。伏念臣父具位臣某生幸逢辰，心常奉道。顧出藩入從之久，惟濟人利物之圖。仁及親姻，義周鄉黨。雖居閑自適，遂掛衣冠而歸；然既壽且康，屢膺綸綍之寵。在人情或謂無憾，於子道豈云有終。病已至於向安，變俄生於不測。檜襁靡及，藥石難施。弗圖瞬息之間，遽隔幽冥之異。攀號罔極，罪罰何堪！念九九之年，曾莫逃於定數；當七七之日，用恭演於真科。爰仗勝因，以資冥路。恭願高靈來下，衷悃潛通。六道四生，賴法力咸蒙於煉度；三清十極，俾先臣得遂於逍遙。凡預禱祈，均霑福利。《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禱旱青詞

以下代永嘉守

上天至仁，偶有陰陽之鑿；下土無告，爰伸疾痛之呼。伏念微臣，來官支郡，僅更月琯，已告旱災。謂書生奇蹇之宜然，自當順受；謂吏政拙疏之致此，民則何辜。自深焦槁之憂，備舉禱祠之典。神靈咸格，雖粗獲於幽通；天聽未回，恐難逃於常數。是用拜章真宇，請命皇穹。恭願歆蘋蘩之誠，閔稼穡之寶。雲輶風馬，盡從列聖之游；電轍雷車，驅起四山之雨。少救民生之急，終令歲事之成。

疏 意

伏以仲夏以來，亢陽爲害。下田近水，尚殫灌溉之勞；高隴依山，坐見禾苗之瘁。如江塗之種藝，若海氣之薰蒸。農功欲就而可憂，雨意垂成而輒止。赫日益增於焦槁，炎風時肆於飄颺。又虞邑屋之居，或有火災之變。禱祠未效，震懼靡容。惟仰叩於九閭，庶少蘇於千里。尚期洪造，俯念疲民。大旱爲霖，洗鑠石流金之虐；豐年多黍，見崇墉比櫛之餘。《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謝雨青詞

驕陽爲虐，方懷赤地之憂；甘雨應祈，實藉皇天之賜。敢陳菲供，仰答初心。重念海邦，夙蒙道蔭。斗柄外指，久安城郭之居；華蓋橫陳，深閼山川之秀。在東南爲全盛之地，故民物多滿盈之災。年方賴於屢豐，早忽驚於已甚。嘗憑寂士，恭禱靈湫。沛爲三日之膏霖，盡起四郊之嘉穀。爰依琳宇，敬演瓊科。上以酬莫報之恩，下以成將來之福。恭願九霄降鑑，八表會同。蠲愚俗之愆尤，洗陰陽之繆盭。自今以始，咸與爲新。千倉萬箱，遂有農夫之慶；五風十雨，永儲鄉國之休。《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人日設醮青詞

春陽伊始，欣品彙之咸亨；天聽不違，冀忱衷之可達。眷惟茲土，素號名城。止緣累歲之災傷，浸有陋邦之氣象。微臣假守，道蔭曲加。曰雨曰暘，禱而必應；多黍多稌，幸此少康。然念方蟄而雷，恐陰陽之未順；歷冬不雪，慮疫癘之或生。茲改王正，迺涓人日，即黃堂而展事，按玉笈以陳儀。用徼福於斯民，以祈祥於新歲。伏願璇霄夙駕，瓊侶來游，回千里之和風，掃頻年之沴氣。人情安泰，永消愁恨歎息之聲；農事順成，無有水溢旱乾之苦。

疏意

伏惟比年以來，此邦多故。飢饉疾疫，民用弗堪；旱潦火風，人實無告。雖幸去冬之安靜，莫知新歲之豐凶。況寒暄不齊，憂氣序之非正；而愁嘆未免，慮陰陽之或乖。先事而祈，于今敢後？是用汎嚴公宇，祇集道流，卜今月上七丙子之辰，設醮一百二十分位。伏願歆蘋蘩蕝藻之薦，鑑齋戒沐浴之誠，赦愚俗之往愆，回海隅之叶氣。麥禾充廩，田里息肩。凡預禱祈，咸臻康樂。《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禱禳風潮青詞

風烈必變，亟叩元真；天聽不違，遽彰妙感。惟茲阻山帶江之地，間有折木發屋之災。千里病之，一紀于此。春而先卜，既飛雪之有祥；秋以爲期，果狂飈之大震。暴亦幾於蹙石，飄不止於終朝。仰憑道蔭之加，遂息人心之恐。迨望日月盈之候，寔比年潮溢之時。海戶傷弓，或作登山之避；農夫釋耒，居有偃禾之憂。帖然不驚，坐以無事。是用汎嚴邃宇，敬演沖科。固知大造之難酬，尚冀高靈之下墮。庶令罷俗，咸戴洪休。萬戶千門，俾人人而康樂；五風十雨，期歲歲以豐登。《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郡治禳火青詞

代天台守

叩頭反火，事豈由人；仰首呼天，言猶在耳。因舊尹告新之政，報上蒼救物之私。伏念臣某庸陋無堪，拙誠自信。比膺臨遣，來試蕃宣。惟吏道之未閑，賴神靈之有助。春耕伊始，當憂國以願豐；夕惕不遑，思爲民而祈福。自去載救焚之際，念衆人奔命之疲，默禱方勤，延燔遽息。顧交符而至，此，豈薦藻之敢忘？爰即琳宮，敬宣瓊蘊。恭願高真歆鑑，大道矜慈。年穀順成，喜見曾孫之稼；閭

閭寧處，永消回祿之災。凡厥有生，咸資善利。《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叔祖母九幽青詞

代二叔

陟屺纏悲，莫贖終天之痛；叩閭致禱，庶寬長夜之思。伏念臣母某人，久處人寰，傾依道蔭。方當生前無恙之日，預爲身後至深之謀。雖一旦音容之遽亡，而頃年錄簡之猶在。爰因齋祭，恭設醮筵。儼萬象以森羅，振九原之幽滯。母氏聖善，杯棬之澤如存；天鑑高明，肸蠁之通不遠。伏願星官下墮，雲馭來臨。受煉朝真，默想慈顏之超度；垂休錫羨，敢爲嗣子之私圖。稽首祈哀，叩心請命。

《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杜氏從姑保安醮青詞

客路驚憂，屢投洪造；嫠居孤藐，敢負初心。伏念臣妾生則多艱，晚方有託。良人分薄，十餘年甘苦之同；末宦途窮，二千里馳驅之役。還鄉未及，感疾已深。加稚女之阽危，重寸心之震惕。俱嘗請命，賴以到家。弛擔云初，蓋棺遂已。追痛卧痾綿惓之際，猶勤禮斗依歸之心。方旅櫬之既安，亦寓居之粗定。併陳二醮，仍薦九幽。上以資厚夜之超昇，下以祈闔門之安穩。恭願歆蘋蘩之菲供，鑑

螻蟻之微誠。拔濟沉魂，遂徑躋於真境；保全數口，期粗適於餘生。《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景孟舅奉使還醮謝青詞

璇極九重，敢必忱衷之達；輶車萬里，卒蒙道蔭之餘。爰答初心，虔修淨供。臣等敬將王命，遠使虜庭。奔走風埃，顧豈辭於艱險；馳驅原隰，亦深懼於顛隳。逮此改轅，苟無乏事。既遂生還之幸，敢忘昭報之誠。伏願天馭下臨，星宮就次。歆此日蘋蘩之供，佑兩朝金石之盟。凡與禱祠，咸膺福祉。《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九幽青詞

代表弟

自古有死，獨我父之痛深；謂天蓋高，惟誠心之應速。敢傾哀訴，仰叩上真。伏念臣父某生無母慈，長有家難。羈單萬狀，流落幾年。特抗志之不凡，期奮身而有立。一入太學，蚤遂橫翔；三仕中都，率非善去。王陽自奉，天下徒怪其奢；孟軻能言，外人皆稱其好。疾惡不避，賈憎寢多。退雖無以自存，後或可以他望。禍生所忽，疾秘不明。初驚食指之傷，遽徹右肱之慘。英爽蓋棺而遂已，今竟何之；孤嫠瀝血以長號，悔將焉及！追念生前之素願，敢遺身後之食言？事至再三，時更終七。爰

併修於淨醮，用專薦於幽途。恭願昭鑑忱衷，俯聆冤呼。將使怨家詛語，蒙法力以銷除；口過身非，遇天恩而蕩滌。徑超冥漠，永得逍遙。尚令苦塊之餘，免擠溝壑之苦。《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季舅九幽青詞

無父何怙，莫酬生育之恩；謂天蓋高，敢控哀祈之懇。伏念臣父具位某稟資疏直，奉職公廉。宦游備歷於艱勤，家食弗營於生業。晚猶未裕，幸分湓浦之麾；命實向衰，幾卧漳濱之疾。僅更十月之久，曾靡一朝之安。以法令而爲師，粗知無媿；飾厨傳而稱客，誠有不能。讒箭既行，禍機隨發。豈期歸路，遽訣終天。闔門徒切於攀號，旅櫬屢遭於阻滯。甫到家之浹日，驚卒哭之在辰，依道教以追修，同母親而附度。按黃籙垂科之典，求朱陵受鍊之功。恭願洞鑑哀衷，俯歆淨供。拔冥途之幽趣，蕩宿世之往愆。仰覬慈親，俱逍遙於真境；更敷善利，廣霑句於羣生。

疏右語

太上慈仁，垂金闕度生之籍；真科深妙，著玉匱盟真之文。拔濟羣迷，悉超苦趣。茲延寂士，仰會高靈。幸醮式之告圓，諒孝誠之昭格。願考妣俱蒙於煉度，庶雲霄各遂於超昇。仰謝天恩，少伸子道。《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馬氏建黃籙醮青詞

太上垂慈，著金闕度生之籍；下臣請命，陳玉匱盟真之科。竭螻蟻之微誠，修蘋蘩之淨供。仰祈洪造，俯照丹衷。伏念臣痛念慈親，嘗伸素願。言猶在耳，遽纏風木之悲；孝欲寧神，忍視杯圈之澤。遂同羣從，俱發信心，延寂士以合謀，按靈文而薦事。棟宇器用則深圖蠲潔，威儀符簡則務極精嚴。闡教於九九篇道德之言，建壇於七七晝夜之久。用以荅揚先志，哀對上靈。大開受煉之門，廣濟含生之衆。近則闔族親姻之黨，施及同時附度之人。或飢饉疾疫而致無辜，或水火天橫而沉苦趣，雖由宿業，咸遇大齋，洗滌罪愆，超登清淨。于以資母氏飛昇之薦，于以明道家拯護之仁。恭願飈馭下臨，星官就列，威神密邇，肝蠻潛通。敷曠蕩之恩，空酆都之滯獄；拔幽冥之境，清岱嶽之羈魂。三塗五苦，咸與惟新；六道四生，賜之更始。照臨所暨，福利惟均。《攻媿先生文集》卷八〇。

城中禳火青詞

救焚既定，尚懷扇赫之虞；請禱實繁，盍舉振除之禮。敢躬祈於帝所，庶永息於天災。言念此邦，久無異變。比有融風之甚，遽遭譌火之驚。烈焰長煙，恍若雲蜺之起；連薨接棟，忽爲瓦礫之

餘。豈惟戶駭而人哀，真是神焦而鬼爛。憂惶前所未有，叫號幾不忍聞。雖一時幸免於炊隨，而萬衆未忘於夢愕。眷鄭國曾襁於回祿，況宋人亦祀於盤庚。爰集羽流，大開瓊笈。即二亭之宏敞，盡五日之精專。恭願天鑑斯臨，僊班就列。斥炎官之熱屬，毋使復然；驅南海之幽形，亟令遠伏。保公私而俱泰，撫凋瘵以圖全。凡與禱祠，悉蒙祉福。

疏右語

大道無私，物常善救；凡民有欲，天其必從。矧茲襁褓之修，祈免鬱攸之孽。冲科既演，景貺旋臻。願銷譴譴公公之祥，永息焰焰炎炎之害。仰資法力，益奠民生。《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從子伯時九幽青詞

代諸子

無父何怙，莫酬罔極之恩；謂天蓋高，敢叩難諶之造。欲伸駒犢之慕，輒效蘋蘩之羞。伏念臣父某賦性謙恭，居家孝友。律身而事無過舉，沒齒而人不間言。矧官業之素優，意宦途之可望。寢嬰沉痾，遂棄諸孤。歷數平生，疑無媿怍；尚虞宿障，未測升沉。有叔弟以先亡，亦慈懷之所痛。敢因卒哭，併預追修。願列聖之垂慈，俾靈魂之受鍊。三清聖境，陪僊馭以逍遙；六趣羣生，盡冥途而超度。《玫瑰先生文集》卷八〇。

全宋文卷六〇一五

樓 鑰 一一六

高宗皇帝小祥疏文

温州江心寺

慈極僊遊，莫贖號弓之痛；中川法窟，嘗經鳴蹕之餘。時屆小祥，福宜專享。眷炎祚中興之始，爲永嘉南渡之行。遵海而南，以濟大業；沂江而上，首幸此山。亂流孤嶼之林巒，御榻今存於巘嶠；浴光清輝之扁榜，雲章猶仰於昭回。合二剎以增崇，冠一方而獨盛。自龍樓之晏起，驚駒隙之屢遷。萬歲爭呼，尚想奉卮之樂；千秋已後，豈忘過沛之思。戴睿德以難酬，叩帝闈而有請。敬尋光孝之典故，乞奉永思之道場。旋拜俞音，虔修妙果。當新穀既升之日，乃練衣初御之時。爰率官僚，聿遵禮制。高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恭願位超佛祖，供極人天。萬國歸仁，尚何資於梵力；一人有慶，祈永祐於皇圖。《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高宗皇帝大祥疏文

同郎官

三載四海，甫畢於堯喪；萬歲千秋，方深於舜慕。爰率祗園之衆，少伸郎吏之誠。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恭願位冠覺皇，神超淨土。追參列聖，咸仰在天之靈；眷佑三宮，益衍無疆之祉。《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成肅皇后小祥疏文

長樂上賓，時適經於練祭；周行追感，爰肅叩於梵宮。成肅皇后，伏願覺性長存，神游無礙。仰惟文母，永配在天之靈；垂佑湯孫，益綿卜世之慶。《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重明節功德疏四首

一

仰壽康之宮，方謹五日一朝之禮；當震夙之旦，想聞萬歲三呼之聲。爰叩竺乾，用祈戩穀。太上

皇帝陛下，恭願怡神於淡，游物之初。娛侍兩宮，時覩奉卮之樂；坐觀萬乘，日承問寢之歡。

二

龍樓上壽，莫陪百辟之班；象教祈年，敢獻三呼之祝。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奉兩宮之養，均萬國之歡。聖子承顏，長見玉卮之樂；昊穹薦祉，益綿寶曆之期。

三

龍樓上壽，想聞萬歲之聲；鳳趕來朝，覃及八荒之域。敢修梵唄，仰祝皇齡。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祇奉兩宮，坐參太極。泮奐游矣，閱天長地久之期；福履綏之，見日居月諸之永。

四

慈宸上壽，將嚴五日之朝；寰宇投誠，預獻萬年之祝。敢涓梵剎，用啓鴻因。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恭願玩道穆清，頤神恬澹。皇穹垂祐，坐聞嵩嶽之呼；聖子承顏，歲舉漢卮之禮。《攻媿先生文

瑞慶節功德疏五首

一

聰明時父，實維有道之長；瑞慶大來，用紀誕彌之節。集祇園之淨衆，比華嶽之封人。皇帝陛下，恭願如日方升，與天同久。奉三宮之寶冊，既舉縟儀；上萬壽之玉卮，願觀盛事。

二

占繞電之祥，適當良月；採磨崖之頌，用表嘉名。爰傾就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皇帝陛下，恭願鴻圖有永，聖德又新。孝治興隆，奉三宮之色養；皇恩溥洽，得萬國之驩心。

三

虹流電繞，遙觀載震之祥；地闢天開，用紀中興之瑞。爰憑象教，仰贊鴻禧。皇帝陛下，恭願如日方升，與親同壽。坐乘昌運，益綿寶曆之延洪；仰悅慈顏，長奉玉卮之笑樂。

四

嚮明而治，坐凝久大之勳；如日之升，敢貢延洪之祝。式憑緇侶，仰白紺容。皇帝陛下，恭願德冠百王，愛形四海。閭風崑苑，益綿箕翼之期；桂海冰天，咸被衣裳之化。

五

九五福曰壽，仰祈天子之年；三千臣一心，俱上竺乾之禱。皇帝陛下，恭願規恢大業，鞏固丕圖。日就月將，益懋緝熙之聖學；天長地久，允符博大之真人。《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並代作

東 宮

尊處龍樓，備極崇高之奉；祥開虹渚，適當震夙之辰。浣貝葉以輸誠，罄海隅而同意。臣叨居世嫡，尤劇懽驚。皇帝陛下，恭願如日之升，後天而老。顯文謨，承武烈，茲綿寶曆之期；億舜日，萬堯天，永上玉卮之壽。

太子妃

黃屋非心，獨儷尊於太極；赤光紀瑞，當誕育之嘉辰。敬修婦道之恭，式效封人之祝。皇帝陛下，恭願游神淵默，玩道希夷。得壽得名，益侈龍樓之養；卜年卜曆，坐綿鳳曆之期。

宗正司

爲天下君，尊歸於父；願聖人壽，情見乎辭。喜逢電繞之辰，敢後嵩呼之祝。俯伸誠悃，恭叩高真。佛云「上乘」。皇帝陛下，恭願與道長存，後天難老。九五福曰富曰壽，其永無疆；八千歲爲春爲秋，自今以始。「九州四海，常瞻太極之尊；五日一朝，永享未央之樂。」

温州守

備九州之養，於昭授舜之明；得四表之驩，咸紀生商之慶。仰憑梵力，道云「道蔭」。恭祝皇齡。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恭願筭等南箕，尊同太極。上千萬歲之壽，永觀漢殿之稱觴；卜七百年之期，坐見周家之過曆。《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放生疏文

願一人之壽，如岡陵而不騫；均萬國之驩，暨魚鱉而咸若。恭願皇帝陛下福祥鱗萃，德澤川流。躍魚入于王舟，會有興隆之瑞；餘龜放于歧沼，坐還忠厚之風。《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皇后生辰功德疏三首

東 宮

仰蘭闈之貴，尊處長秋；占玉勝之祥，適臨端月。虔修子職，爰演真科。恭願皇后殿下福與川增，壽同地久。宣太姒二《南》之化，益高正始之風；奉上皇萬歲之觴，永助未央之燕。

太子妃

丹禁騰驪，喜逢穀旦；紫光紀瑞，適屆陽春。祈仰報於姑慈，用歸誠於梵力。恭惟皇后殿下端居坤極，永贊乾剛。歌如山如阜之詩，敢祝聖人之壽；占維熊維羆之夢，願多男子之祥。

皇孫

椒房啓慶，方占夢月之祥；琅笊輸誠，少荅含飴之愛。恭願皇后殿下化行江漢，福厚岡陵。鸞輅問安，陪五日一朝之禮；翟衣贊治，奉千秋萬歲之歡。《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皇孫生辰功德疏

英姿日茂，多福川增。甲觀畫堂，方厚命名之愛；未央前殿，永陪上壽之歡。《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金山寺水陸疏文

代仲舅奉使回

肅將明命，餞使客以言旋；冒涉巨川，望邊疆而甚邇。寧知末路，乃值險塗。同舟遇風波，竊疚心於國事；大水吹船舫，亦委命於濤神。望慈蔭於寶坊，寓精誠於爐篆。敢圖昭格，訖賴護持。悠悠旆旌，咸登彼岸；湯湯淮水，復作安流。爰傾行者之褰囊，用設伊蒲之香供。伏願龍宮示現，象馭監臨。六道四生，共脫沉淪之苦；兩朝萬姓，永安休息之時。《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祈雨疏文六首

温州教授

一

圓通大士，示現無方；普覺道場，效靈尤速。惟我家之三葉，蒙慈蔭者百年。試郡之初，亢陽已告。驚河流之頓涸，念穡事之可憂，爰致禱祈，用求潤澤。春霖太甚，固知氣數之必然；法雨均霑，正藉神通之無礙。

二

荒政雖行，曾莫蘇於凋瘵；時暘未若，顧敢後於祈禳？重念此邦，久無樂歲。麥秋已及，道殣寔繁。雖耒耜之耕罔敢弗勤，而雲霓之望莫急於此。儻乖十日之雨，必害三時之農。爰稽首以求哀，恐噬臍之無及。伏望俯憐疲俗，久困旱災。一之其可再乎，願副老農之懇請；雨自上下者也，少施大士之威神。

三

連月不雨，雖農隙而可憂；半冬未寒，抑天時之弗順。河流斷溜，場圃揚塵。豈惟豐隆之不靈，

或恐祝融之爲孽。圓通大士，矜閔衆生，爰竭丹誠，來伸精禱。密雲久合，尚祈破塊之滋；法雨均霑，願霑隨車之澤。

四

歲苦大旱，致禱已煩；秋書再雩，爲害彌甚。泉原涸竭，植物焦枯。鄰有火災，日恐焚廬之變；詔增蠲種，曾無破塊之濡。顧農事之至斯，比夏畦而尤病。仰祈佛力，俯念民生。沛三日之膏霖，回四郊之和氣。庶幾疲俗，終藉洪休。

五

靈雨既零，方喜霑濡之惠；秋陽以暴，又懷旱暵之憂。顧斯民咸冀於小康，捨大士則幾於無告。罄一心而有禱，顧再瀆之何辭。伏願俯矜歲事之餘，深抑驕陽之暴。大旱用作霖雨，俾千里之豐登；煩暑變成清涼，救群生之焦槁。

六

頃祈甘澤，幸消旱魃之災；茲復亢陽，又有夏畦之病。驚泉原之頓涸，惜農事之垂成。非大士以疇依，爲衆生而致禱。伏念慈雲密布，法雨普霑。不徒慰邦人焦槁之心，抑以見佛力始終之賜。《攻

魏先生文集》卷八一。

迎請普覺觀音遶城行道祈雨疏文

温州教授

旱暵爲災，懼農功之盡廢；禱祈未效，惟佛力之可憑。雖殫懇請之誠，尚闕尊崇之禮。是敢再邀法馭，端處公堂。瑞像所臨，彈壓里閭之沴氣；威神益振，指呼江海之明靈。願四郊甘雨之傾，救千里良苗之槁。《攻魏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謝雨疏文四首

温州教授

一

大士之應諸方，有求必遂；百穀之仰膏雨，致禱尤勤。比因耒耜之興，咸劇雲霓之望，肅祇精舍，仰叩真乘。或耘或耔，方冀千倉之積；既優既渥，浸成三日之霖。茲反靈游，再陳淨供。願施威神力，俾雨暘時若於今秋；得書大有年，庶疲瘵少蘇於此土。

二

歲時既閑，猶有旱乾之禱；佛慈善應，遽蒙優渥之私。陰雲潛助於寒威，甘雨廣霑於迥野。孤荻凍枿，漸覺昭蘇；旨蓄來年，悉資膏潤。仰神通之無礙，有美利而不言。既知所來，何敢忘報！

三

陽驕騫而致旱，四境懷憂；佛慈悲而救人，一朝蒙潤。公私普及，田里咸蘇。不風不雷，真是如來之法雨；若遠若近，益知大士之靈威。將法馭以言歸，展謝誠而敢後？第以春嘗飛雪，深懼秋風；海有妖氛，慮生颶母。冀神通之加護，保豐稔於垂成。凡厥有生，誓殫勤嚮。

四

晚田就槁，固惟膏潤之求；多稼已登，又恐霖霖之害。欲伸祈禱，未免遲回。迫於萬衆之渴心，致此一時之精禱。敢祈大士，曲借殊私。雲上於天，已起稻粱之生意；雨必以夜，不妨場圃之農功。殆終刈穫之勤，始霈霽霑之澤。從人所欲，若自爲謀。爰修報謝之誠，益謹歸依之志。尚祈後惠，用迄康年。《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祈晴疏文三首

温州教授

一

多稼在田，天忽作於淫雨；積陰成沴，海必多於大風。惟此邦凋瘵之餘生，倚大士神通而爲命。凡水溢旱乾之禱，如形聲影響之從。將告歲功，又窘陰雨。人心恟懼，田里怨咨。三日爲霖，儻濯枝而未已；大塊噫氣，將發屋之是憂。伏願哀憫衆生，扶持稔歲。降澍應時而消散，黑風不致於吹飄。庶憑佛力之神，以汔農夫之慶。

二

土膏初起，固惟甘雨之求；陰沴日繁，慮作良農之害。嘉種不容於萌蘖，平疇悉苦於浸淫。老穉號寒，里閭告病。春潦必夏旱，恐激成後日之災；東作則西成，尤懼厄三時之始。仰祈大士，哀憫衆生，掃除屏翳之妖，開導羲和之馭。坐令四野，咸樂深耕。

三

雨澤過多，農末皆病。雖陰霾之已散，尚蒸溽之未清。重以三日之霖，必爲千里之害。欲伸控禱，須仗慈悲。伏願斥逐雨師，驅除屏翳。起四郊之昏墊，俾萬物以昭蘇。《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謝晴疏文二首

温州教授

一

豐年可望，勿驚秋雨之霖霖；誠禱纔通，已見陰雲之解駁。斯民交喜，如佛現前。坐令吏責之少寬，益仰法慈之無礙。苗則興矣，變和氣於郊原；陽以暴之，了農功於鉅艾。顧感通之甚著，誓歸嚮以無忘。

二

雨師作孽，咸若墊昏；佛力應時，汔成開霽。初喜陰雨之頓解，獨憂冷氣之猶存，儻亟陳報謝之私，亦可示禱祠之驗。然而人心不厭，何敢自欺；神賜未終，豈容但已。洎再伸於忱悃，始大遂於初

心。爰率賓寮，歸依梵宇。萌芽甲拆，已陶風日之和；秋斂夏耘，更賴雨暘之若。《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開元寺迎請普覺觀音祈雨疏文

温州教授

旱魃爲妖，涉夏秋而未艾；祝融示警，憂暮夜之或驚。比連夕煖然而似春，冀一旦沛然而下雨。纔冥濛於少頃，復開霽以如初。民生不聊，吏責難追。是用祇迎瑞相，循行塵居。易巨剎以薰修，慰衆生之瞻禱。伏願命雨師而灑道，驅回祿以銷威。使千里望霓之人，快三日濯枝之澤。益彰感格，用謹歸依。《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祈雨雪疏文

温州教授

凋郡仰慈悲之蔭，迄用康年；隆冬爲春夏之祈，以興嗣歲。同雲未作，甘澤亦愆。隴麥鬱而不伸，河流咽而欲涸。人心方渴，又如望大旱之霓；農事雖閑，且將卜來歲之稼。伏願寒風交積，微霰先零。降雨而無浸灌之勞，雨雪而有霰霖之益。坐令焦槁，咸遂昭蘇。《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謝雨雪疏文

溫州教授

爐煙飄篆，方展於精祈；山雨隨車，已彰於妙感。飛霰間舞，寒氣頓回。雪不封條，但欲表豐年之瑞；雨必以夜，尤足見太平之期。既慰人心，敢忘佛力。歲云暮矣，更求三白之祥；天實爲之，用滿一方之意。《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觀音祈禳颶風疏文

溫州教授

隨感而應，久依大士之靈；先事而祈，欲保有秋之慶。竊以颶風爲害，累載而然；瀕海被傷，此邦特甚。餓莩尚嗟於填壑，驚心猶懼於傷弓。幸茲時雨而時暘，方冀多稔而多黍。占風有候，或云春雪以爲期；去秋匪遙，大恐暑雨之爲兆。亟投慈造，預弭巨災。伏願俯鑑忱誠，曲憐凋瘵。指麾海若，俾無發屋之虞；彈壓飛廉，不復鳴條之警。庶乎大稔，濟此垂成。《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一。

海神廟禳風供斛疏文

佛慈無礙，凡有感而必通；歲事將成，敢先期而致禱。惟此東嘉之千里，困於丙戌之一風。千疇鞠草野之墟，萬衆葬江魚之腹。積有冤滯，上奸陰陽。未蘇累歲之餘殃，重以去年之甚旱。飢羸轉壑，疫癘盈門。幸災數之已窮，喜農功之在望。然而人心易恐，里語相傳，謂初雪再見於初春，計颶母或生於今日。微風偃草，已懷拔木之憂；多稼在田，未保登場之慶。爲之吏者，其敢安乎？是用恭即靈祠，虔修釋教。設冥陽之法食，建嚴淨之道場。伏願諸佛證明，萬靈歆鑑。飽餒魂於清供，拔滯魄於幽途。風伯收威，無萬竅怒號之恐；海神助順，信兩潮來往之期。濟此豐登，同生歡喜。《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郡治祈雨供斛疏文

一水一旱，固知定數之難逃；三沐三薰，尚賴覺慈之可告。竊以天災代有，所在皆然；歲事屢愆，此方特甚。丙戌溢海之變，死者不知其幾人；壬午颶風以來，今則已周於一紀。創痍未復，早暵旋臻。方良苗之在田，乃經月而不雨。連薨病暍，大澤揚塵。深慙郡政之不修，抑恐民風之能致。物

命至重，烹庖下及於細微；人道惡盈，服用日崇於浮侈。骨肉鬻訟，悖我彝倫；里閭穢言，甚於諍語。積有妖沴，上干太和。不然鄰境之應祈，何爲後我；況已四郊之蒙潤，獨未入郭。既靡神而不宗，亦閉閣而自責。廣延聖侶，列處公堂。慮僧衆之弗虔，束求戒潔；懼庖厨之不謹，別供伊蒲。有老比丘，發大誓願，爲衆生而請命，涓望日以陳儀。雖膏澤之漸通，仍初生之不負。設無遮清淨之法食，誦甚深微妙之密言。伏願諸佛證明，萬靈孚應。愚民宿業，隨懺悔以消除；厚夜幽魂，感馨香而飽滿。凡刀砧鑊無辜之物，與飢饉疾疫非命之流，悉仗勝緣，咸超惡趣。洗滌滯淹之氣，扇揚和暢之風。豈徒三日爲霖，得遂如坻如京之穡；庶幾千里有衆，永爲樂郊樂土之民。《攻媿先生文集》卷八

淨光祖佛謝雨疏文

永嘉禪機，不勞一宿；曹谿滴水，遍滿大千。頃深旱暵之憂，備舉祈禳之典。禮真身於公宇，彰妙感於海邦。雨師潤物以爲均，風伯收威而退聽。爰飭稻田衣之舊，用還宰堵波之居。願安故山，永福茲土。《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送蒲杓潭聖水供斛疏文

甘雨既多，已彰神賜；靈泉欲返，爰答願心。竊惟變通雖在於龍神，佑助亦憑於佛力。讀四句之法印，咸謹受持；值一縷之皂衣，得安恐怖。頃致旱乾之禱，未蒙膏潤之休。遣信士以啓行，許勝緣而有請。果垂應感，可保豐穰。雖衆水之既歸，貯一壺而獨後。虔修法供，上報陰功。伏願三界居歆，十方均足。受茲善利，益資潛躍之神；施此餘休，長使雨暘之若。《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普覺寺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方數千里之旱，爲害固多；自七八月之間，至今未已。眷茲海郡，屢有天災。雖今歲亢陽，不若他邦之已甚；而積年重困，益令疲俗之難堪。斥鹵之地已無可爲，沮洳之郊亦復告病。哀哉野老，望此晚禾；風又困之，苗無秀者。況復火驚輒止，猶恐朝暮之不虞；麥種難施，且憂春夏之無繼。頃求大士，曾發願心；爰即寶坊，恭修淨供。伏願萬靈響答，諸佛鑑知。冥陽歆無礙之齋羞，郊野蕩有生之沴氣。慈雲法雨，來蘇焦槁之餘；旱魃火神，屏逐要荒之外。尚祈妙利，普及含靈。《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海神廟禳風祈雨水陸疏文

田祖告功，正資三日之雨；飛廉作孽，忽具四方之風。恐懼弗勝，祈禳方謹。遽消拔木之暴，還作鳴條之和。敢即靈祠，恭陳法食。謝天地鬼神之大賜，廣冥陽水陸之鴻因。尚憑佛慈，俯徇人欲。收召和氣，洗旱魃之餘妖；霑作秋霖，慰農夫之渴望。《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獄空道場疏文三首

一

新漢代之章程，務令易避；驗周邦之圜圖，果見屢空。樂吾民畏法之心，體聖上好生之德。雖一旦喜清於淹繫，恐積年未免於滯冤。涓擇剛辰，汛除園土。易痛呼於梵唱，變苦海爲道場。仰諸佛之慈悲，憫衆生之愚暗。蠲宿愆於已往，悉與爲新；開障業於將來，庶幾不犯。

二

獄繫俱空，賴覺皇之明證；緇流皆集，喜妙果之圓成。爰率具僚，載祇故事。更假慈航之濟，永除罪罟之虞。同千里之風，期有司之不犯；尚一人之慶，庶比屋之可封。

三

繫囚相踵，十年不見於囹空；聖澤旁流，一旦喜聞於刑措。掃除狴犴，洗滌桁楊。集淨侶以咸來，建道場而致潔。梵音所發，盡超痼死之魂；佛會告圓，無復沈冤之氣。願終憑於妙果，遂永濟於凡夫。上符盛世之好生，下使斯民之遷善。《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全宋文卷六〇一六

樓 鑰 一二七

城中禳火道場疏文二首

一

鄮山甬水，素號樂邦；回祿祝融，忽爲妖孽。延燔良久，被害殊深。風烈焱馳，掃比屋百家之市；灰飛煙滅，失浮屠千尺之尖。萬衆驚號，一城震動。幸救焚之甚至，遂反火以無他。然而末俗訛傳，連朝小警。恐天災之未殄，非人力之可爲。願集衆緣，共圖勝事。招緇黃之淨侶，建晝夜之道場。廣設幡幢，周行闐闐。願見聞之喜捨，庶禳禴之立成。太陰施威，無復黔廬赭垣之患；畢方既逐，共爲曲突徙薪之謀。永銷焚煬之虞，一洗鬱攸之氣。

二

伏以四明樂土，萬室連薨。自從兵燬以來，無有火災之恐。仲冬云始，奇變可驚。俄劫火之洞然，況海風之助虐。民居邑室，遽化埃煤；寶塔戒壇，亦爲煨燼。固難逃於天數，願終賴於佛慈。爰建道場，併修齋懺。衆心備盡，緣事告成。火坑成池，長念觀音之力；祝融悔禍，無復畢方之妖。庶一變於清涼，當永消於熱腦。《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育王作潼川水陸疏文

水陸大齋，冥陽普供。報應不可筭數，功果何待贊揚。江浙近年，多用眉山蘇公之法；東南信士，罕見潼川楊氏之儀。窮究本原，具陳規範。自梁武帝謀於誌公和尚，取大一藏以有成；由秦莊襄現於英公禪師，隔二百年而復振。讀者無不起敬，行之未得其久。載惟玉几之幽深，不減金山之殊勝。況舍利光明之殿，方欲繕修；會全蜀雲水之流，俱來溫習。將以重午之吉，廣募四遠之人。積少成多，庶幾易舉；自今準昔，何媿前良。上碧落、下黃泉，皆蒙利益；盡虛空、徧法界，悉與證明。以其施用之餘，助此修營之費。各希喜捨，共結勝緣。

右語附

阿育王舍利寶塔，夙著靈光；梁武帝水陸大齋，久嚴法供。茲憑蜀道之衆，共演潼川之儀。勝事圓成，群情胥悅。三乘十地，普施慈悲；六道四生，咸蒙善利。仰祝聖上後天之筭，永爲東南集福之場。山海君王，併來擁衛；緇流道侶，毋怠焚修。《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持誦三經發願文

塵世七八十年，心歸三寶；毗盧五千餘卷，口誦一周。載惟般若之名金剛，彌陀之談淨土，觀音所說，救苦爲先。廣示衆生之津梁，尤爲萬善之機要。誓從今日，更發誠心。專持三經之言，咸足大藏之數。固知閻浮界內，總是空華；其如生死路頭，未明實諦。上則欲悟明於心地，次則欲修證於西方。冀諸佛之哀憐，使願王之滿足。遂超彼岸，免墮迷塗。盡此衰殘，永無退轉。《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一。

鵝湖已老住温州淨光疏

永嘉本色叢林，久矣上方之虛席；圓悟切親孫子，翕然大衆之傾心。某人孕西蜀之奇，傳東坡之裔。臨濟震雷喝，曾從四喝裏發聲；楊岐金剛圈，直向一圈中透過。人言舊鵝湖老，便是真獅子兒。不煩苦作三讓辭，及早爲出一隻手。正法眼要知落處，證道歌重與和來。江月松風，復見傳家之清白；河目海口，共看說法之精神。若能徹底爲人，是即名爲報國。《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丹丘同老住鴈山崇德疏

鴈蕩山中，峰峰秀絕；鹿園會下，箇箇風流。要得當場主人，須還這家兒子。某人禪峰甚峻，道價素高。振起門風，更覺祖翁顯煥；主張法眼，且是棒喝分明。一離竹坡舊居，坐使丹丘改觀。逢場作戲，易地皆然。吞蓬透圈，自是平生高了；拈槌豎佛，共看今日重新。《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皇甫道錄住玉隆宮疏

住青藜縹緲之宮，久演教門之秘；望錦帷逍遙之地，豈無里閭之思。況是旌陽故廬，且有洪崖舊迹。若非第一流人物，難追十二君家風。某人道價穹崇，神鋒俊整。子微宴坐，夙高絳闕之名；賀監隱居，宜得鏡湖之曲。進登瓊宇，密侍玉皇。受兩朝之異知，領左街之要職。倦遊上國，雅意西山。共期紫氣之來，少慰黃冠之望。福地雞棲之勝，宜訪真僊；遼東鶴御之歸，正須今日。看就靈丹之九轉，上裨睿筭之萬年。《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智門蒙老住台州瑞巖疏

輓峰古剎，與天台、鴈蕩相爲長雄；心聞正宗，視臨濟、黃龍不間今古。況有清朝之恩渥，重新空照之道場。若無當人，誰負大事？某人源流有自，器度不凡。禪機八面俱當，世事一絲不掛。海山孤絕，真成桃李不言；道價獨高，致使龍天推出。九臯鳴鶴，無意聞聲；一片閑雲，何心出岫。石牛兒含箇什麼，主人公莫受人瞞。會須拈起此段話頭，直與承當前輩家法。九重有命，四衆傾心。幾象軾之肯來，據猊床而舉唱。仰延睿筭，振起宗風。《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听老住台州寶嚴疏

祖師命脉，不斷如絲；古佛道場，幾成掃地。此際幸逢知己，不妨重爲開山。某人宗派是當，見地明白。飛來峰下，親傳佛照之燈；姑蘇臺邊，曾施臨濟之喝。有如梵刹，密在海邦。雖云久做十方，却是本無一物。未開當來正法眼，且從相試血肉團。呵雨罵風，自是叢林手段；量柴數米，先作粥飯主人。不須更陳三讓之辭，便好來贊九重之壽。《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雪庵瑾老住天童疏 一

太白名山，鬱乎天地淑靈之氣；吾皇宸翰，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是爲東南第一道場，中有江湖數百衲子。茲焉虛席，孰爲主盟？某人卓爾不群，老而益壯。動處如電翻碧落，本來似雪點紅爐。黃龍三關，家風不墜；永嘉一宿，出處是當。況承靈源正宗，真是心聞嫡子。龍湫百丈，重新諾矩羅道場；乳竇千巖，振起明覺師法席。鬼神推出，江漢漫游。寄言杯渡孫兒，莫駐雪庵老子。便把一條榔櫪，來看八面玲瓏。平等慈無三兩般，可謂去來自在；普化機出一頭地，却煩接納後來。舉揚諸祖之真詮，仰贊兩宮之睿筭。《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雪庵瑾老住天童疏 二

天童寶坊，甲于近郡；心聞嫡子，存者幾人。直須恁麼老師，來主此處法席。某人辯才無礙，性地真空。以雪名庵，非清非潔；如鏡鑑像，不將不迎。妙用全提，何妨呵佛罵祖；等閑拈出，自然敵聖驚群。認取乳峰舊游，來赴鄞江勤請。凡我里士，俱望足音。瑪瑙坡前，曾聞鐵艇歸去；玲瓏巖下，佇看錫杖飛來。《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真濟爰老住慶元湖心疏

善解一字，古佛便稱律師；抗折百家，南山遂超衆說。每恨寂寥既久，何幸老成出來。某人發菩提心，傳毗尼教。有忘己利物之志，開防非止惡之方。談不二門，久接四方之雲水；現大圓鏡，請坐十洲之伽藍。要令鍾鼓交音，直使湖山改觀。石橋映月，重新廣大津梁；柳岸搖風，顯出清涼境界。

《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雲老住育王疏

達磨師踏長蘆而渡江，久賴主盟之重；阿育王爲舍利而造塔，佇聞飛錫之臨。既是當仁，毋爲多遜。某人拙菴嫡子，佛日諸孫。得髓得皮，無負單傳之業；不觸不背，尚存奕世之風。一自鬼神推出以來，屢受人天作禮之供。香山頂上，擘開連理之枝；甘露巖頭，吸盡西江之水。既已得祖師大意，好來伴佛照老人。坐斷衲僧舌頭，正須慧力；接取禪門命脉，用報國恩。《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靈隱觀老奉敕住天童疏

海內名山，最說天童法席；禪林的派，須還臨濟當家。詔旨一頒，人心俱嚮。某人神鋒峻發，正令全提。西湖水不抵辯口瀾翻，比高峰未如道行孤聳。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舉揚。豈惟祖師粲可共作證明，直得衣冠巢許同伸勸請。呼猿洞口，任他萬壑爭流；宿鷺亭前，便看一錫飛下。《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呂妙嚴求僧疏

奉苾芻之教，于茲有年；裁稻田之衣，至今無計。結緣未就，索價愈高。冀承檀越施心，肯出一隻手；遂使河沙寶塔，能合百尺尖。盡此報身，仰資福利。《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西山行者求僧疏

山林修道，豈問是佛是僧；佛祖傳燈，但要得皮得髓。後來若非得度，沒世不號出家。須尋多寶如來，買箇護身符子。今日大長者特達，儻遂圓成；他時下版頭工夫，無非報效。《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陳如璧求僧疏

投身淨刹，于茲有年；厠迹緇流，未逢知己。若早得阿堵物，便可裁屈晌衣。願檀越之發心，盡色身而圖報。《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王妙容求僧疏

就夢說夢，總是迷途；傍家出家，漸離塵鎖。須仗衆檀越，成取大丈夫。今日百梁橋頭，儻遂全於僧相；他時三條椽下，當有契於祖心。荷德無窮，酌恩何限。《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温州北山隱清修造疏

同年翁處度邀予遊北山，歷覽勝處。舊有隱清堂、俯龜亭，蕪廢已久，同遊諸公諭延福主僧俾圖之。爲作數語，勸好事者。

東嘉素多勝地，名皆有傳；北山祇在近郊，人獨罕到。訪朱處士之遺迹，追蘇史君之舊游。惜當策杖之餘，獨無駐足之所。神龜下闔澄碧，宜有危亭；雙瀑來對隱清，但存荒址。欲爲匠石之費，自恨廣文之貧。會聞一壑之高人，共作數椽之佳處。後或來此，尚當賦之。《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開元觀修造疏

永嘉福地，滄海名城。七山上應於斗杓，一嶂旁連於華蓋。凡曰黃冠之宇，多依東麓之隅。惟開元之舊基，有星樹龍壇之猶在；由治平之下徙，致祝融回祿以挺災。幸賴前人，稍尋故步。襟帶城郭，權輿棟楹。適稔歲之在今，集衆緣而可復。費幾踰於鉅萬，得未及於二三。膽大於軀，雖若可笑；事成於志，夫豈辭勞。尚冀墮幘醉中，指困坐上。使雕甍刻桷，望如崑閬之間；而寂士清人，安於黃老之教。上以贊兩宮之萬壽，下以祈千里之百祥。願啓施心，共成勝處。《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台州棲霞觀建三清殿疏

中和卓菴，始著白雲之號；祥符立觀，遂賜棲霞之名。據郡之東北隅，閱時幾三百載。慨殿庭之甚隘，俾棟宇之增高。功非不加，事或有數。道旁卜築，信三年之不成；大厦忽傾，非一繩之可助。雖垂成至於輒壞，然不廢其何以興？況元始之像巋然獨存，信神明之力有以陰相。爰啓法輪之役，併崇僊闕之居。言念斤斧一揮，工徒四集，日有囊錢之費，室無纖粟之儲。遺照坐忘，難學赤城居士；建功立事，正須白水真人。獨幸吾州，適當樂歲。所冀指困於坐上，不妨墮幘於醉中。共捐蓄積之

餘，助成輪奐之美。永祈道蔭，加芘民生。《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化經幢疏

子城東南隅，古岸幽閒處，雖非道路之衝要，頗多暮夜之往來。虛言相驚，過者易恐。寒燈一炷，已破昏蒙；小屋數椽，用資休息。共軫納溝之念，欲推拯溺之仁。爰建法幢，備刊神呪。庶仰憑於佛力，用拔濟於迷途。惚兮恍兮，永除妖孽；居者行者，咸保平安。須募衆緣，助成善利。《攻媿先

生文集》卷八二。

臨安縣葬遺骸疏

葬野衣薪，乃上古之遺俗；掩骼埋胔，實先王之至恩。眷茲壯縣之區，密邇行都之側。耕田鑿井，帝力何加；送死養生，民心無憾。夫何隱地，多有遺骸。古戰場之風悲日曛，青海頭之天陰雨濕。視之慘目，過者動心。豈犁墓以爲田，因成暴露；抑兵殤之無主，弗得埋藏？行道僵尸，凶年餓殍，莫窮所本，祇益堪傷。致死而爲不仁，在有情而安忍；欲人之不得見，豈亡者之無知？是用廣募衆緣，共興義事。櫟櫟雖小，足以斂形；兆域因高，各令就次。集一方之淨侶，建無礙之道場。拔滯

魄於冥途，飽餒魂於清供。盪除氛穢，融化泰和。鬼有所歸，洛縣之哭聲自絕；神其來聽，王恉之陰德可知。凡曰見聞，同垂喜捨。《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慶元府砌街疏

譙樓巨麗，下臨九達之莊；雲屋參差，傍列萬家之市。行塵弗斷，古甃寢墮。不勝磽确之多，無復坦夷之舊。時焉久矣，過者病之。欲集衆緣，共成茲事。既往來之步穩，宜贊嘆而福生。隱以錐，樹以松，雖不及秦堤之盛；平如砥，直如矢，尚庶幾周道之行。《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環村建橋疏

合數百源，來從越嶠；沿十餘里，徑下他山。人懷病涉之憂，孰有知津之問？略約之設既阻於征途，杠梁之成又煩於歲役。共思累石，或可絕流。建橋富平，敢望杜征南之盛；濟人溱洧，庶無鄭子產之勞。仰幾仁心，共垂樂施。《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妙應院募隨年錢塑佛疏

彈指開八萬寶閣，當知無礙神通；枝草作丈六金身，何用有爲功德。若要莊嚴供養，却須相好光明。惟此精藍，舊無佛像。中尊方就，衆力未周。欲結萬人之緣，各施隨年之數。一文四字盡出善心，十箇伍雙俱成勝事。願垂喜捨，用保遐齡。《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奉化告成院造藏殿疏

奉川百里，僧刹相望；縣治東偏，佛廬尤勝。賜以告成之號，有如聞喜之名。當咸平中，有大檀越，改遷勝地，殿塔俱全。尚惜故基，榛蕪日甚。爰創興於寶藏，用增闢於新規。毗盧五千卷經，首尊四部；應真五百大士，併列諸天。營求累年，艱窘萬狀。適逢樂歲，歷叩高門。舊店重開，如童子聚沙之有漸；施心一發，笑龐公沉寶之無端。《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開元寺修造疏

甬水南隅，開元巨剎。層樓古甚，如靈光殿之獨存；老柏蒼然，有武侯廟之遐想。久之不葺，寢以弗支。廊廡於焉欹傾，丹雘爲之故暗。雖已各開於戶牖，未知剖破於藩籬。爰啓願心，當求檀施。矧惟寶所，舊寓文場。凡今日縉紳之賢，多異時韋布之士。上有將相公侯之盛，次爲言語侍從之臣。富貴鼎來，人物未艾。桑下之經，三宿猶有戀心；筆陣之掃，千軍豈忘來處？願垂喜捨，以倡衆緣。如使僧廬有再興之期，是爲佛法資外護之力。益增福祿，誓謹熏修。《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白水鑄鐘疏

青山深處，白水奧區。雖淨刹之莊嚴，惜古鐘之瑕璽。欲求良冶，須募勝緣。一聲出紫翠之間，萬衆警昏矇之病。集茲妙利，用祝遐齡。《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修董孝子廟疏

純孝著聞，實始董溪之孝子；英靈不泯，遂爲鄞水之靈神。廟食至今，民生知嚮。屬歲時之既久，致棟宇之寢隳。上雨旁風，見丹青之故暗；東廂西序，思輪奐之更新。下邑建祠，豐碑甚飭；城中庀役，衆志所同。然而費既不貲，力難自給。敢求喜捨，以助勝緣。揭虔妥靈，豈特爲一方祈福之地；化民成俗，抑將勸千里事親之人。《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慈溪崇壽觀修造疏

甬水名邦，羽流蓋寡；董溪勝處，琳宇將新。胎禽巢林以發其祥，玄武據地以定其趾。爲一方集福之地，夫豈偶然；須千金樂施之家，可與共此。雲棟雪脊，儻遂有成；霞褕星冠，敢忘圖報。《攻

建井亭疏

斥鹵之地，涌出甘泉；荆榛之區，化爲靈宇。總千門而會汲，盡四衆以傾依。不有寶坊，未稱偉觀。今欲莊嚴傑閣，崇飾扶欄。上供尊天，助良因於有永；下蔭寒井，濟衆渴於無窮。已得道人來奮空拳，豈無長者爲成茲事？指困墮幘，毋歉古人之高風；抱甕飲鹹，一洗海瀕之陋習。尚期他日粥飯之供，普接通途雲水之流。凡與勝緣，咸資福力。《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妙應院作塗田疏

伏以董溪佳處，妙應寶坊。問著香山路頭，十箇有五雙須從這裏去；堪笑奉川釋子，一錢無四字要結衆人緣。債主相煎，塗田無幾。不論己身飢飽，願得兄弟通行。空拳雖曰難成，此意終須有應。大家喜捨，不問少多；好事相逢，莫教蹉過。《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岳林寺作塗田疏

山號岳林，有短李公之題額；古稱彌勒，乃憨皮袋之道場。地在奉川，名聞寰宇。化身千百億衆，變現無窮；歷世三百餘年，流傳愈盛。惟我苾芻之侶，共圖粥飯之緣。眷此瀛壖，素多斥鹵。就營孤絕之處，可作膏腴之區。設隄防於濤浪之中，最爲難事；藝黍稷於蛟龍之窟，始是生涯。欲得海變桑田，除是錢流地上。爲憑化士，往募人豪。秋斂春耕，儻遂生成之計；左餐右粥，永無乏絕之憂。自今以始，福利有餘；當來下生，贊歎未已。《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修戒壇疏

學佛非戒，儀體不存；結戒無壇，勝心難發。故祇樹之院六十四，首建道場；而江淮之間三百餘，用弘教法。惟鄞川之寶所，實靈芝之故規。出地層基，本原一寺；藏珠覆釜，周繞三重。倣轉輪聖王果園之莊嚴，遵南山祖師圖經之制度。一方壯觀，四衆歸依。中更檀越之繕修，浸歷歲時之綿遠。丹青敝暗，棟宇傾欹。覩發願之舊文，啓募緣之洪誓。搏手無策，費錢不貲。未免營求，庶蒙布施。儻捐金幣，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永使苾芻，得依五戒十戒而受具足。善緣至大，福利無邊。

慈溪縣建夾田橋疏〔二〕

濟乘輿於溱洧，豈知爲路之端；建河橋於富平，真得惠民之實。惟茲近境，素有修梁。當濤波吞吐之衝，亦車馬往來之要。昔陳氏一時興起，歷歲月以寢隳；今董溪萬戶經營，庶工材之易集。支傾拄壞，終匪良圖；易舊從新，方爲久計。既共由於斯道，宜各啓於善心。不日而成，雖非鞭石滄海之役；平步而進，何殊插天蟠螭之雄。豈惟利四遠之行人，抑亦增一方之壯觀。《玫瑰先生文集》卷八二。

〔二〕慈溪縣：原作「茲溪縣」，徑改。

東湖二靈山鑄鐘建藏疏

一湖湛千頃之碧，真是涵虛；二靈立萬山之中，尤爲挺秀。韶國師留下公案，和菴主大振宗風。幸鄉衮特與主盟，有祠山來爲護法。鼎新棟宇，震耀林巒。念漁人捕取不減二千艘，而水族傷殘動以百萬計。含靈有性，脫命無門。今欲撞千石之鴻鐘，飛一輪之寶藏。消除業障，拔濟沉冤。願發施

心，共成勝事。當使千頭魚肉，覺劍輪之在空；三界光中，入華嚴之妙境。《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龍潭法海院起殿疏

鮎埼奧區，龍潭勝境。鬼神呵護，共稱寶藏之靈；山川翬翔，寢復佛廬之盛。丹青相照，棟宇重新。古殿獨傾，歷百年而愈甚；華棖載飭，非一木之可爲。況闔境於此而祈年，而精藍賴茲爲壯觀。願投巨寶，咸開倒廩之心；即戒良工，競致揮斤之力。幸蒙喜捨，立見崇成。《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象山棲霞觀起殿疏

棲霞吉壤，竝海靈壇。徐君房求養神之芝，經行自此；陶隱居留透瓶之井，遺像儼然。爲千年傳道之區，號一方植福之地。頃謀遷徙，寢致隳頽。坐使殊庭，鞠爲茂草。茲欲鼎新古迹，復建琳宮。將雲棟雪脊之煥然，庶星冠霞裾之萃止。願垂喜捨，以就勝緣。望島上之神僊，固知難遇；仰山中之宰相，或可希蹤。《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

黃州雪堂建思賢寺疏

代錢文季作

長公之隱，實在黃岡；東坡之名，本由白傳。望竹樓而不遠，築雪堂以定居。甘爲坡下老農夫，自謂樽前狂副使。武昌南岸，曾夢紅樓；故壘西邊，屢游赤壁。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日過乎前；四望後丘，北山微泉，時游其上。坐見再閏，若將終身；晚游四方，不忘此土。江山如故，歲月幾何，陳迹雖已就荒，行人無不加敬。頃因使節，欲結僧廬，此語一聞，衆心爭奮。文章具在，孰非沾丐於殘膏；翰墨尚多，所至流傳於遺蹟。先帝親爲之序贊，遠夷尤重其聲名。矧在吾曹，敢忘師表？從今創立，一新鐘鼓之音；自爾相承，永爲香火之奉。惟檀越之施如墉崇而櫛比，則先生之風愈山高而水長。庶幾萬口同詞，足爲一段奇事。《攻媿先生文集》卷八二。（以上四卷劉琳校點）（以上樓鑰文除單獨署名者外，均爲劉文剛校點）